少年少女(SF)科學幻想叢書 3

太空船醫生

H. 哈利遜著／李英茂譯／藍祥雲校訂



國語注音

太空船醫生

少年少女(SF)科學幻想叢書 3

SPACESHIP MEDIC

H. HARRIS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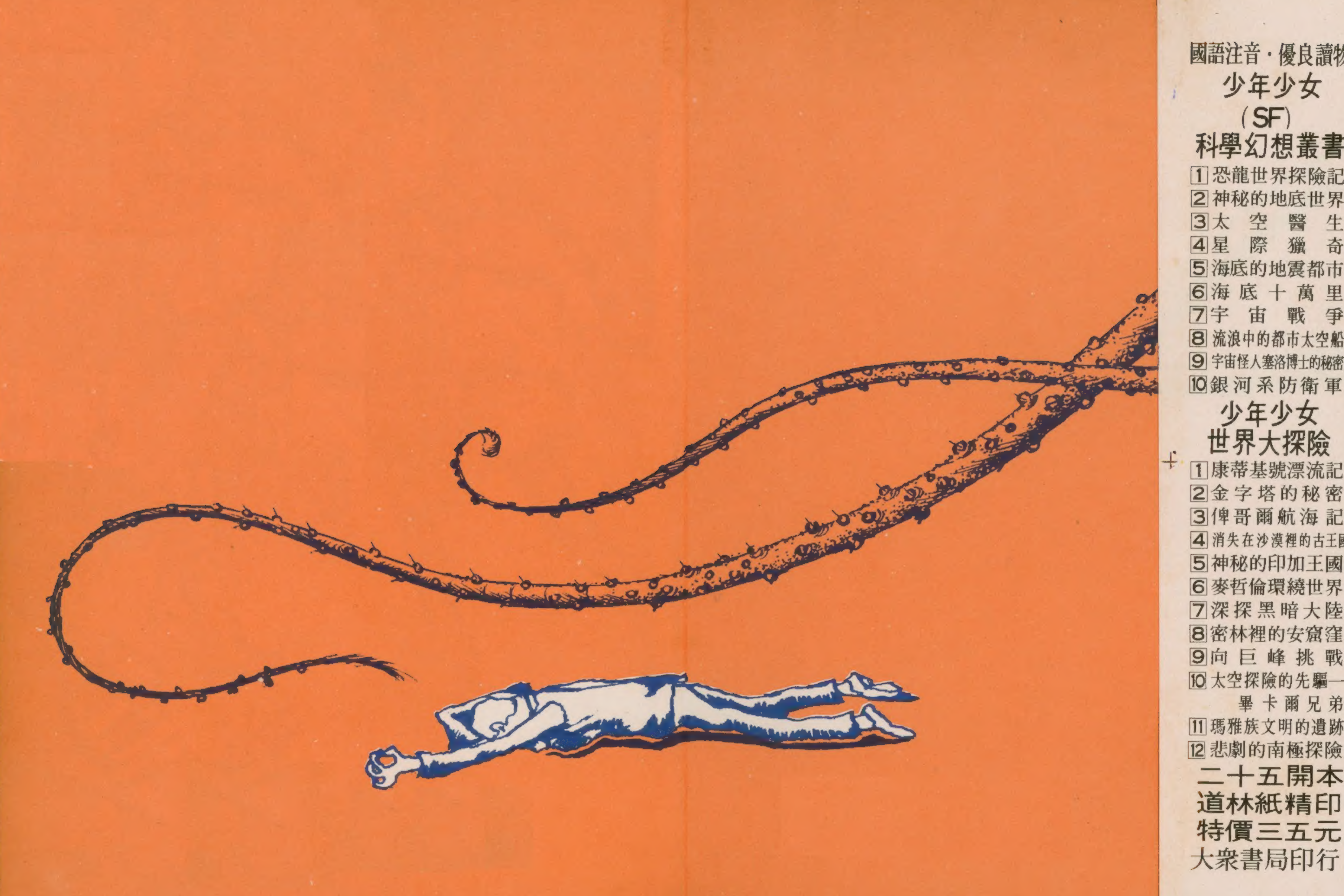
少年少女(SF)科學幻想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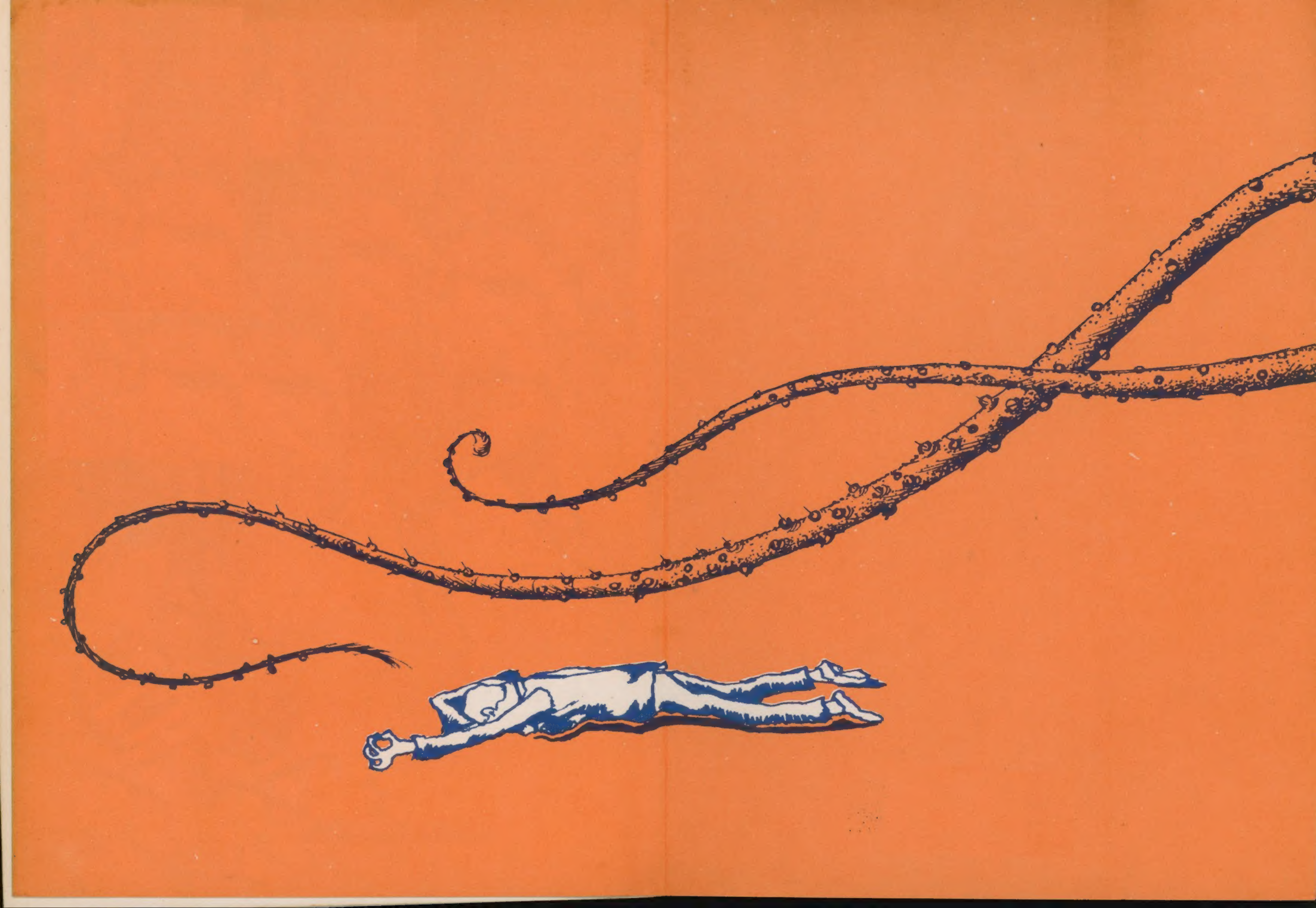
出版者□大衆書局□高雄市五福四路一四六號□郵政劃撥儲金帳戶四〇〇〇一號□電話（〇七）五五二七六六號□發行者：大衆書局□發行人□王餘德□本局業經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登記字號局版台業〇五四五號□印刷者□美光美術印刷廠□台南市塩埕七號

66. 12初版

譯者：李英茂

特價三十五元


國語注音·優良讀物
少年少女
(SF)
科學幻想叢書
1 恐龍世界探險記
2 神秘的地底世界
3 太空醫生
4 星際獵奇
5 海底的地震都市
6 海底十萬里
7 宇宙戰爭
8 流浪中的都市太空船
9 宇宙怪人塞洛博士的秘密
10 銀河系防衛軍
少年少女
世界大探險
1 康蒂基號漂流記
2 金字塔的秘密
3 俾哥爾航海記
4 消失在沙漠裡的古王國
5 神秘的印加王國
6 麥哲倫環繞世界
7 深探黑暗大陸
8 密林裡的安窩窪
9 向巨峰挑戰
10 太空探險的先驅—畢卡爾兄弟
11 瑪雅族文明的遺跡
12 悲劇的南極探險
二十五開本
道林紙精印
特價三五元
大衆書局印行





前言

在阿波羅太空船征服過月球的今天，人類想作行星間的太空旅行，已經不再是個夢想了。

不過，儘管機械如何地發達，而電腦如何地萬能，它們仍然非靠人類來操縱不可。尤其在發生任何危險的情況下，更需要有沈着而勇敢的人來應變。機械雖然不會害怕、慌張，可是它也不能具備像人類那種臨危不亂，犧牲奮鬥的精神。

本書中的人物唐，只不過是一位見習醫生而已。他對於太空船，可以說是門外漢。但是他竟然憑著毅力，一次又一次地克服了許多發生在身上的困難和危機。那精彩而絕妙的過程，屢次迫使讀者替他捏出冷汗；同時也被他的勇氣感動而拍手叫好。

相信讀完這此書以後，大家更能了解：不管怎樣，我們「人」—才是世界的主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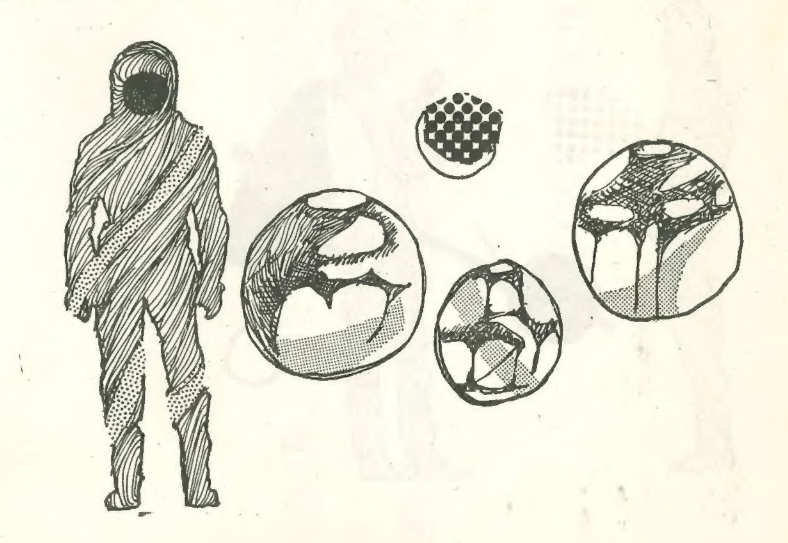
原作者 HARRY HARRISON

赫里・哈利遜，一九二五年生於美國康涅・其卡德州。

最初他在海外過著插圖畫家與新聞記者的生活，然而十年前回到美國。由於擔任過各種S・F（科學幻想小說）雜誌的編輯，以及在詩歌編選上的活躍後，便開始自寫S・F・他那高度的文學S・F・作品很受各方面的注目。目前他在史坦福大學和其他二、三處大學裏執教S・F。

目錄





太空船醫生

SPACESHIP MEDIC

隕石的撞擊

從月球到火星是一段很舒適的太空旅程。乘客們只要由火箭巴士轉乘約翰・凱布拉號—一艘行星間太空船，那麼以後的九十二天便可以盡情的吃、喝、說、笑等，過著舒暢的太空旅行了。

出發地球已經一個月了。這次航行也跟往常一樣，船內一百四十七名乘客全都在享受著第三十天的快樂航程。

隕石撞着太空船正是這個時候。幾乎命中了正中央。那束自動雷射光也阻止不了它。堅硬無比的船體也煞不住它的速度。隕石連貫了十八間船室後，終於停止在船中央部份的行李艙。結果，它打穿了控制室，破壞了主水槽，並且共殺害了柯岱船長等十二名士官和船員，及十六位乘客。

最惡劣的情況竟發生了。

這時，唐・傑斯上尉，躺在病床上，閱讀一本厚厚的醫學書。起先，他聽到床邊咔嗟咔嗟，因金屬片搖動而發出的聲音。不過輕微得引不起人家的注意。但緊跟著，當他忽然想到

它的意義時，像被木棍打到似地愣了一下。噯呀，搖動，怎會呢？在眞空中航行的太空船，決不會發生什麼衝擊和震動的。

當唐丟開書本猛跳下床的一刹那，船內警報系統隆隆地響起來。紅色警報燈像發瘋似地明滅著。接著錄音裝置上的聲音高尖地嚷叫：「緊急警報，緊急警報！船體開洞了。本船將要失去空氣。各個房間的自動門要關閉了。」

警笛剛響完，自動壁櫥也碰一聲開了。

「脫下衣服，再穿上衣服。」唐大聲地喊出作業規則的口訣。從前受訓，上這一堂課的時候，做夢也沒料到，今天竟會用在自己身上了。

唐脫下船內的服裝後，馬上跑向壁櫥前。緊急用的太空衣正掛在棚內衣鉤上。上下接連著的太空衣都依各人身材大小設計，製成貼身而合適。唐一面打開背面的拉鍊，一面又喃喃地復誦口訣。「頭，右脚，左脚，右手，左手，扣上。」他先彎著身子，把頭部頂入頭盔裡，然後就像踢球似地把右脚踢進衣服裏，左脚也同樣踢入後，接著穿右手，再穿左手。這時自動瓣自動把空氣送入太空衣內，使太空衣逐漸膨脹，幫助了穿着工作。

最後，他抓住用白字寫著「關閉」的紅把手，抽了一下。即刻見拉鍊由下而上蛇行狀地

自動拉上，連著頭盔完全縫閉起來。這樣從頭到尾還用不到十五秒鐘呢！

唐的頭盔，好像是一個圓形魚缸，只有鼻口處開了洞，是用金屬蓋套住的。當氣壓下降的時候，它便會自動關緊的。太空衣內還儲存著少量氧氣，以備緊急需用。

急救醫療器具也放在棚子裏面。唐一把抓起了它，跑到電腦打字機前。這台很像普通電動式的打字機，是連結在太空船的電腦上。唐急忙打出自己的編制號碼。這樣，電腦便知道唐的身份——一位太空船的醫務官，然後才會依照身份來判斷該提供那些情報。緊接著唐再打出下面的詢問。

什麼樣的緊急狀態呢？

瞬間回答並沒有超過一秒鐘。打字機馬上咔噠咔噠地響起來，把字打出在紙條上：

1Ø7—JN室外殼被打了個大洞。

此區域和其餘十七區域正處於無空氣狀態。

眞空區域和其他地區已經被分隔。

眞空狀態的區域如左：

1Ø7—JN

3 2 B

3 2 B 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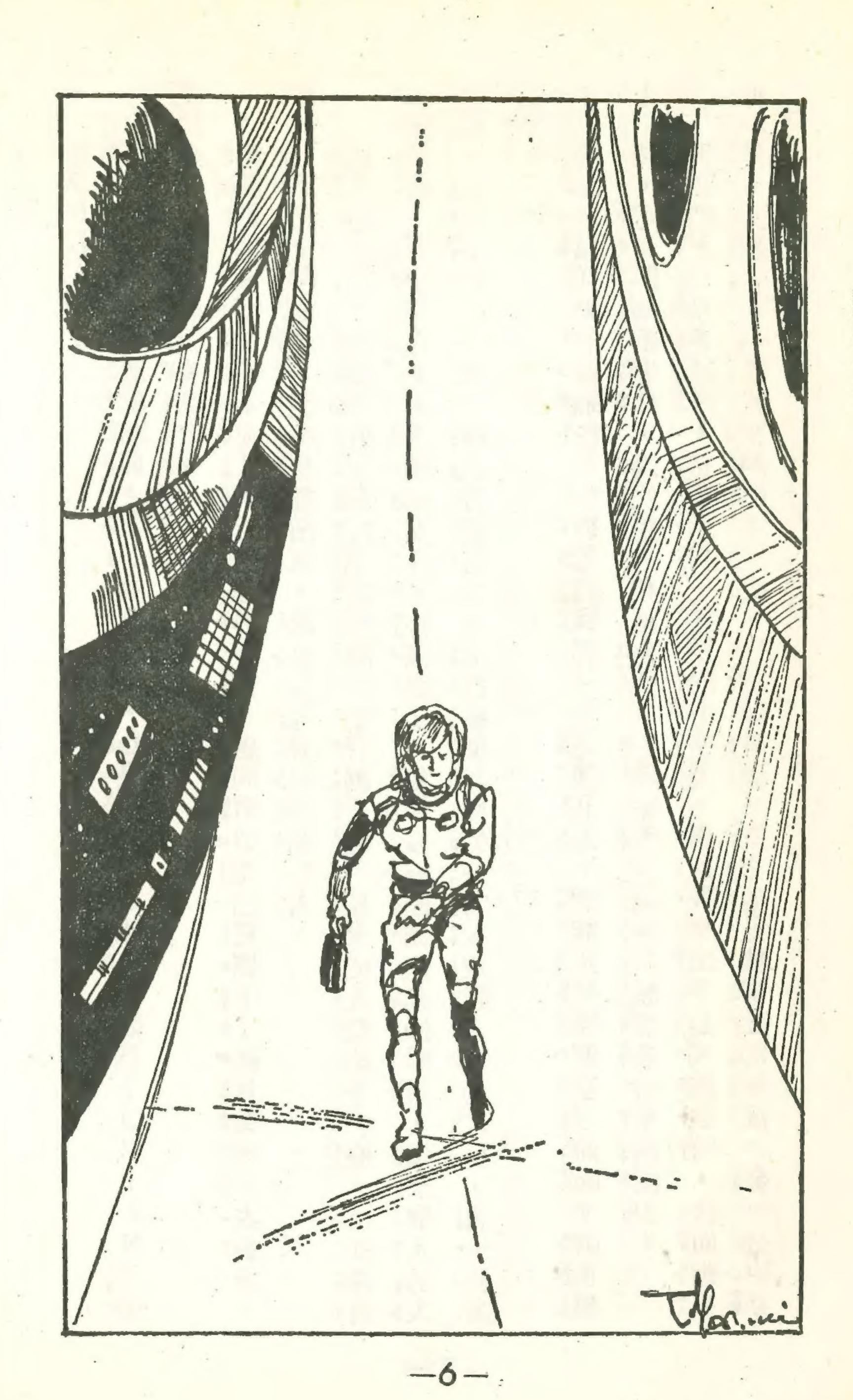
唐移步到太空艙透視圖前，看了看該圖後，心裏頓時難過起來。因爲1Ø7—JN便是控制室，是全船最重要地方。

電腦把損壞部位顯示完了。說時遲那時快，唐閃電似地已經撕下了紙片紮進左衣袋裡，再一把抓起了醫療箱，從病房裡出來，飛也似地奔向控制室去。

他邊跑邊想：電腦所列出的每個區域間一定有傷亡吧。如果能及時給予治療，也許還有人能獲救。那麼現在尤其重要的莫非是控制室了。如果沒有控制室和操縱員，這麼龐大的太空船，也只不過是一塊空轉的廢鐵而已。這艘船便盲目的飛向太空間，越過火星，消失於黑暗中。

前面看見從B甲板通往A甲板的通風梯。由這邊下去，便能走到控制室正前面。唐正想走下梯，可是門却緊關住。因爲這是個氣密門，它隨室內空氣的消滅而會自動關閉的。

現在門上正亮著綠燈。這表示另一邊室內有空氣。唐想要掏出手動式鑰匙時，後面跑來脚步聲，又聽到：「讓我來開吧！大夫。」的喊叫聲。原來他是機電士的梅度·金。金也穿



上跟唐同樣的太空衣。

當金把鑰匙插入鎖洞，門扉便徐徐滑開，等兩人進去之後又緊緊地關上。兩人都兩級一次的躍下了梯子。梯下的門也關著緊緊的，只見門旁紅燈閃閃亮著。

「空氣沒有了。」金沈重地說。

「非進去查看不可。」

「用你的鑰匙較好，大夫。我的並不適用眞空房間。」

通常行星間太空船，決不許浪費空氣。因此持有眞空鑰匙的人只限於極少數的士官而已。當唐把鑰匙插入，忽聽隆隆的馬達聲，接著門慢慢地滑開。同時立刻聽到另一種咻咻的聲音。空氣滲出門縫後聚成激流，開始奔向鄰室去。而隨著門縫漸大，聲音也越來越響，終於變成一股震耳欲聾的巨聲。

在稀薄的空氣中，頭盔前的自動蓋子，突然發出咔嗔咔嗔聲而蓋了下來。等到門扉開至等身寬之後，兩人便踏進去。

兩人所進去的地方是控制室的中央通路。這是個兩端被空氣門緊閉著的一個區間，而其對面就是船的控制室。但現在控制室的門却被打開了一半。原來，門扉卡住了柯岱船長的屍

體。

船長睜開著兩眼，又好像斜瞪著他們兩人，責備他們為什麼遲遲不來。唐避開了船長的視線(?)開門後便走進控制室裡。

室內眞是一片雜亂。單看門旁橫豎疊著的屍體，便不難想像當時悲劇的發生以及那恐怖的情形。頭一個最靠近出口的屍體，很可能是意外發生後掙扎到門口來的。不過這些人與其說自找逃生，不如說想給船長優先脫身。因為大家知道他是船裡面最重要的首腦了。有兩名船員，手指還緊緊卡住在門扉上。這足夠證明他們曾經努力以身防禦船長，免他被門夾住。其中的一位手上還拿著一把鑰匙打算開門鎖呢！

可惜，他們全都死了，顯然一切努力都徒然而無功。重疊橫臥的僵屍中有的竟掙扎而扭成油條狀。整個通信站被打得支離破碎。巨大的器材也歪斜而解了體，四面八方均散亂著熔化的金屬小片。

唐彎著腰去探視那個隕石貫穿過的洞口，大約有拳頭那麼大。洞外一片漆黑，但還能看到星影往後流動呢！轉頭再瞧對面牆壁，那裡也有許多處被隕石破損的明顯痕跡。

現在對於死人是無事奉待了，倒是應盡一切努力來拯救活人才對。正當唐轉身離去時，

電機士金又揮手作號，因此兩人又走到互相貼身的距離。唐問道：

「能不能在洞上補一塊金屬貼板？」

他們聲音可以經頭盔的震動，傳送給對方。

「唔，那簡單了吧，大夫。我們有種瞬間修復劑，能使它保持相當長的時間，足夠等到修復隊來。可是我想重要的並不在此呀。」

「嘿，你這是什麼意思？」

「請看屍體吧，數目太多了。平常，決不會這麼多人擠聚在控制室裡，而且他們制服上都綉有金線，都是高級士官！」

唐迅速地翻開屍體的臉。之後，兩人又碰觸頭盔開始交談，唐說：「船長一定跟所有高級士官聚此開會。」金默然點頭，他說：

「甲板的士官全來此，連二等輪機士也不例外。這麼一來，大夫。我們最好祈禱我們的一線生機吧。就是說，希望霍爾茲輪機長尚在人間。願他還活著留在綠燈區域。」

「喂，你，你難道說他已經……」

「是啊，大夫，萬一輪機長死了，或受傷的話，只剩下你是船裡唯一的士官了。那麼你

就非常太空船的最高首腦不可。」

請你接任船長

一位醫師在控制室裡是無術可施的。看到修復隊已經來到門口後，唐便立刻折回有空氣的區間。臨時空氣鎖是設在通風梯上面的門旁。他把門轉了半圈後便通過去。

現在空氣壓力又碰到胸前的觸瓣，頭盔前面的金屬罩於是瞬間打開。唐再度吸到艙內的空氣了。

他馬上靠近身旁的電視通話機，急忙查了號碼簿之後便撥叫修復隊。可是通話機沒有立即通話，而綠色燈却閃閃地亮起來。這是表示有人在講話，綠燈便是預備訊號，別處話一講完就會馬上接過來。

這一下，使唐猶如鍋上螞蟻，不停搖動身子焦急地等候，他萬萬沒料到，竟會搭上如此太空之旅！本來，像他剛踏出醫學院的見習生，照規定多半是在太空船當見習工作到一段時間。見習完了，再決定自己將來。通常，在各地方有很多缺等他們年青醫師去就職。在他們要決定自己前途以前，對於太空船這些方面的見識，是有益無害的。尤其讀了幾年書後，一

旦開放來過這種船上生活，可以說是一種相當有趣的。

哎呀樂趣!?可是現在，像這樣還能說樂趣嗎？他一邊凝視螢幕上自己尷尬的臉，一邊暗地裡苦笑起來。正在胡思亂想之際，電話聲突然響起來。

「喂，我是船醫傑斯。」小螢幕出現另一副驚慌失措的臉，他說：「大夫，請馬上來！重傷者正躺在32.B室外。其他傷患名單，等您到達後呈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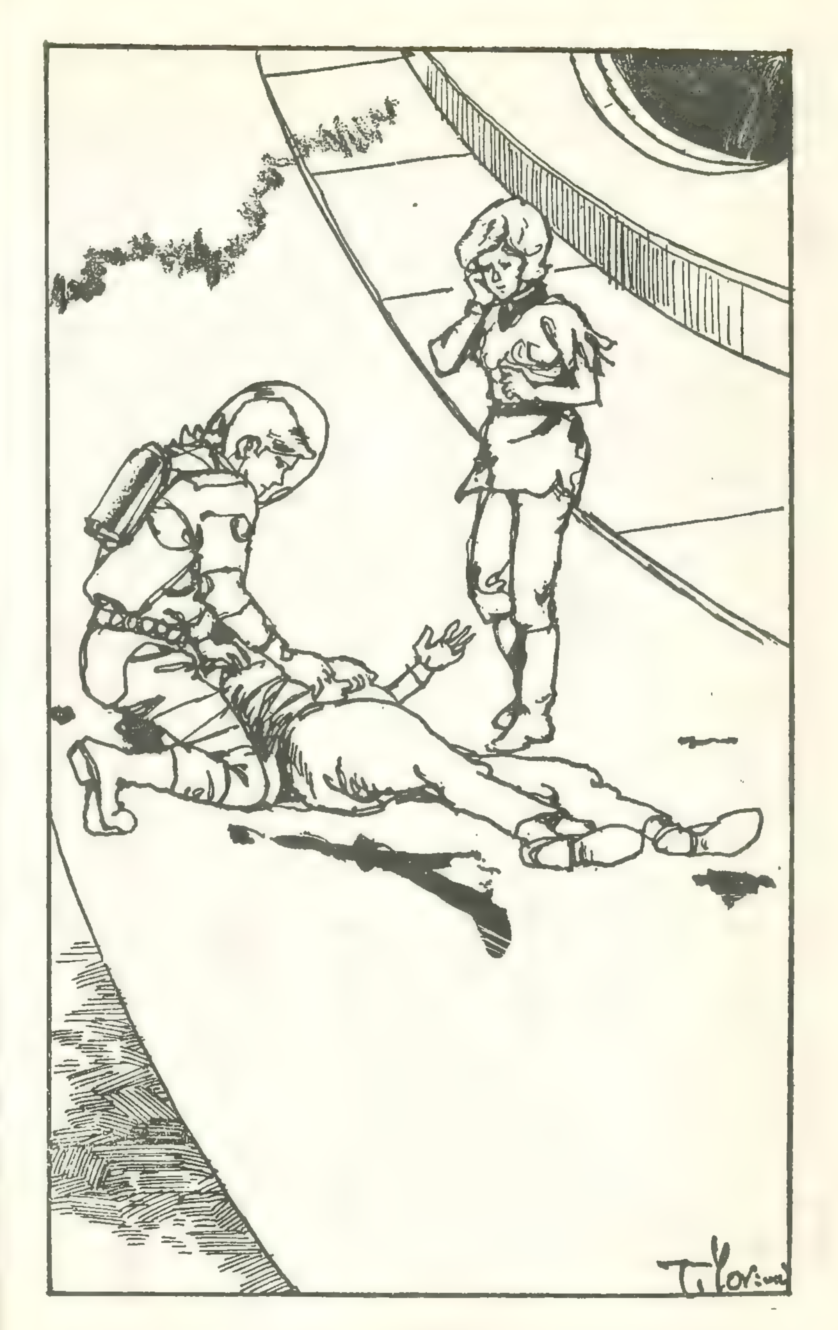
「知道了，馬上去。」話還沒說完，唐已經快步跑了出去。他非常明白，爭到的一分一秒甚至能決定一個人的生死。

一個灰頭髮的男人正躺在32.B室前的通道上，有一位少女彎腰蹲在他的身旁。少女一隻黃色衣袖被撕掉，露出白色的手腕。等到唐再走近時才知道，原來衣袖是被撕去代替繃帶，緊急包紮傷者的兩頰。鮮血滲透而染紅了繃帶。

「我沒有動他，只幫他止血。」

「很好！」唐說著，蹲下來開始診察。

最先，唐把自動診察器放在傷者的手腕上。自動皮帶滑了出來後把診察器束緊在手腕。量針開始在字盤上像抽筋似地跳動。看了針唐馬上知道了傷者血壓很低，脈搏微弱，體溫正



常等各項診察結果。這只是普通的休克，是意料中的症狀，所以唐看也不看傷口就拿出噴霧式皮下針筒，注射休克藥液。

然後解開那一條包紮著的袖子來看傷口，幸虧傷勢沒有少女所說那麼嚴重。也許從一個無經驗的少女眼光看，剪絨花的花朵般傷口和流血，足夠嚇壞了她，以爲碰着了一個瀕死鬼。唐又給傷口噴些泡沫藥。這種藥能使傷口瞬間凝固，通常是用在開刀時的止血上。

「好，萬事OK！你們在事情發生時，是不是在一起？你的傷呢？」唐問少女。

「不，我沒關係。當時我走下通道，就看到他躺在血泊中。我替他包傷及呼救後，抬頭來才看到牆上的那個。究竟它是那兒來的？」少女指著對面32.B室壁上的金屬塊。該室門上的紅燈仍在閃爍著呢！

「眞是倒霉運。可能他剛走到這兒時遇着了爆炸。那塊金屬便穿過了牆壁射中了他。」唐並沒有告訴她爆炸原因以及船內逐漸失去空氣的事情。那塊金屬可能是自動門關閉前因爆炸而射出來的。

鈴聲突然從擴音器裡鈴鈴地響出來，隔一會兒，有人邊咳嗽邊報告：「各位，我是輪機長霍爾茲。現在我不得不向各位旅客及船員報告本船被隕石命中的事情。」

少女聽了消息後，馬上變了臉色，掩著面，因恐怖而嘆息起來，唐慌忙地安慰著說：

「不要緊了，不會有危險的。雖然一部分地方被打穿了洞，可是已經又被堵住起來了。」

哎，霍爾茲雖然是個優秀的輪機士，可是他太不懂心理學了。他怎麼這樣輕率地報出災情，使大家陷入一片混亂，增加無謂的恐怖呢！

擴音器裡的聲音繼續著說：「根據修復隊報告，被穿洞的房間，已被堵住，並且開始修復。我現在鄭重命令！請各位乘客務須留在房間裡。無論你在何處，決不能離開你現在的位置，以免妨礙船員們的作業。報告完畢！」

一位穿太空衣的男人，扛著折疊式擔架跑過來說：「我是修復隊派來的，大夫。我也帶傳話來。」說完他便從褲袋裡掏出揉成球狀的紙條，交給了唐。那是附有已被報告過的所有傷患位置圖的電腦記錄單。唐先從圖裡找出最近距離的傷患。然後說：

「首先，非把這位傷患搬到病房不可。可是需要再一個人來幫忙，才能抬動擔架了……」

「我可以幫忙。」少女回答，唐先打量少女，心裏想：她看起來又年青又堅強，大概能

勝任這個工作吧。

「好吧，那麼請妳把他抬到病房去，然後留在那邊吧。」

「那我呢？」船員問道。

「請你扛回空的擔架再來幫忙好嗎？我會在89—HA室附近等你。」

89—HA室的男人已經死了。可是根據名單上報告，這裡還有一對老人夫婦呢！

其實，冰冷的眞空才是眞正兇手。它幾乎會把全部的人窒息而死。不過死裡逃生的人也並不是沒有。最後一間船室便是所謂幸運兒。因爲該室空氣外洩得較緩慢，所以有人便因此撿回了一條命，不過這些人對死亡人數的比例，眞是微不足道。唐給那些人施行一種休克療法，就在血管上點破一個小傷痕。隨後正替死裡逃生的人包紮凍傷的時候，擴音器又放出了聲音。

「傑斯上尉，請你也到控制室來，我們士官要開緊急會議。」唐懷著暗淡的心情想，這可能是一次人數最少的集會了。他回頭瞧病房裡的那些少數傷患，大家都安靜地躺著，有的人已經疲勞睡着了。只見一個年青船員在旁邊收拾擔架，唐叫那位船員說：

「拉麻，我去控制室的時間內，你能不能代我看守這裏呢？」

「沒有問題，船長。萬一有麻煩發生，我會叫你的。」

拉麻．庫森是輪機室的一員。可是他倒想做一個醫生。他把薪水的大部分儲蓄起來，準備將來回祖國印度讀醫學院。他沒有輪班的時候，大部分時間都在幫助唐，跟他學習醫務工作。

修復隊來報告說已經修好船體了。謝天謝地！唐邊說邊脫下太空衣。心裡想，更換艙內普通服裝前，好好兒來泡個澡吧！他折回剛來的路線，再走向控制室。

到這時，所有門扉好不容易地全開了。走下階梯到達A甲板邊的唐，這時覺得握住的欄杆冷冰冰的。金屬壁上的濕氣是由空氣中滲出來的。不過這些濕氣一下子就會被暖氣加溫變成水滴。所有屍體已被運出去，隕石貫穿的床上大洞已經用厚金屬板銲接好了。甲板上散亂的通信器材，表示有人曾設法修理過通信機。

起先唐以為只有自己一個在房間裡。後來聽到咳嗽聲才發現有人坐在太空船航海士的高背椅子上。一看原來是輪機長霍爾茲。

「請進來後把門關上吧！」霍爾茲抬頭望望唐。

「上尉請坐吧！我有很多事情必須跟你商量。」霍爾茲板著臉兒揮動著手裡拿的一大堆

紙片，唐坐了下來等待對方開口。沈默持續了一段不算短的時間。霍爾茲看了看公文，又沈思。他慢慢兒用指頭彈著它，好像知道答案藏在裡頭，但自己又見溜了似的，霍爾茲已經不太年青了，加上這一次的意外事變，更顯得老邁憔悴。他的下眼皮呈腫了一塊黑紫圈兒，下顎的肌肉也弛鬆下來。「一切都處在最惡劣的狀況下了！」霍爾茲終於開口說話。

「你究竟想說什麼呢？」唐抑制焦急的心情問道。因為霍爾茲是上級士官。此時此刻太空船的一切都要歸他指揮呢？霍爾茲似乎憤慨萬分地揮動著公文：

「請看這個吧！除了你我兩人外，所有的士官都死光了。這種事態怎麼可以發生呢？而且更糟的是那塊岩石竟毀掉我們的通訊系統。我們最需要的通信機現在完了！也許另用火力裝配能做一個代用品。可是電力太小，小得等於是零。任何航道上都沒有救助我們的船隻，加上我們的水量失掉了一半，這是多麼可怕的事呀！」

唐盡力想阻止他那種慘兮兮的話題。

「雖然我們處在惡劣的情況下。不過這還不能斷定是我們的末日。當然，船長等人的去世是一場悲劇。但是我們必須堅強起來，設法找出一條生路。我相信我能駕駛這條船，使他航行到目的。因為現在船還算上了軌道，正邁向目的地－火星。如能靠近火星的話也許有辦

法取得聯絡。這麼一來，住在那裡的太空航海士也會出來接應我們。再說本太空船構造堅固，且各區間均密閉著。所以，無論如何，我們要支持下去。你有什麼工作請儘量吩咐我吧！

」

唐微笑著，並再補充一句：

「一切會順利的，船長！」

「什麼船長？」霍爾茲瞪大了眼睛，站了起來。

「當然啊！你是上級士官，而且論階級當然也是你……。」但霍爾茲強烈地搖著頭說：

「不行，我只是個輪機長而已。核子爐和引擎才是我的工作。至於航行方面，我是一竅不通。而且我不能離開輪機室，如果你要稱人為船長，你自己才是最適當不過的。」

「可是，我只是個普通醫生。而且這是我的頭一次太空旅行，我想還是非你莫屬……」

「不要告訴我如何如何，倒是我要命令你了。再說我非留在輪機室不可，不能隨便離開走動。你現在要挑起重大責任，直到別的士官上船為止。船員們都知道自己本身的任務。相信他們會竭力輔助你。」

霍爾茲的激情突然轉弱下來，他那雙抱在胸前的手腕明顯地顫動著。霍爾茲繼續說明：

「你很年輕，相信你會找出完成任務的方法。像我就不行。也許你已知道：我即將要退休。本來這次是我最後一次旅行，有關原子能或引擎的事，我敢說是內行，並且我也清楚自己該在何處工作。」

霍爾茲猛挺起胸膛，直視著唐再補充說：

「不能不做這樣的收場，指揮權要歸你了！」

正當唐要提出抗議時，電腦技士波特開門進來。波特向船長席方向行禮後，便對兩位報告：

「觀測記錄拿來了。」霍爾茲立刻勸止說：

「請向唐．傑斯上尉報告吧！我要回輪機室了。我們已決定傑斯上尉做我們的船長。請向他報告吧！」說完便站起身留下脚步聲走了出去。

唐默然坐著。他想，他不能再把責任推回到輪機長的身上了。電腦技士波把一張紙條遞給唐說：

「大夫，這是觀測處每小時測得的航線修正記錄。是隕石撞擊後的頭一次記錄。」唐看

了紙上一大堆數字，莫名其妙地發起呆來。

「這些數字究竟是什麼意思？能不能幫我翻譯一下？」

「我也不大清楚，大夫。不過我曾跟太空航海士一起工作過。據他所說，他要在下一次輪班時再作航線的修正。其餘詳細的我仍然不懂，那塊隕石是命中旋轉中的機翼部分。它影響了我們船的質量和速度。當然船減速的程度微小得幾乎察覺不出來。船速仍然有『一重力』。不過航線稍爲偏離了中心，並且太空船也開始略作歲差運動。」

波的話中，除了「歲差運動」一詞外什麼也聽不懂。唐嘆了一口氣，無可奈何地把公文推回。

「波，能否說明詳細一點？如果你要我了解問題的話。」

電腦技士並沒有笑他，繼續說：

「太空船的主軸—換句話說，本船是靠原子噴流推進的。現在它雖然沿著航路進行中，可是有時必需修正它的路線。所謂歲差運動，即說太空船的左右搖擺運動。如果船體陷入在這種狀態，什麼修正都無法施行，並且，大夫，我們如果不早點設法修正航線，本船恐怕就會超出火星奔入永恒的太空深淵裡呢！

唐點了頭。這一下他了解了。不趕快想辦法就不能得救了。要很快地，而且能想出辦法來應變的人，非唐不行。霍爾茲如果眞的幫不了忙，那麼唐所能依賴的人物，在這個約翰・凱布拉號裡，可以說已經沒有了。唐悲愴地但也堅强地回答：

「好，知道了，波。我來想個辦法吧！不過我對你有個要求，既然要我挑重擔，請以後別再叫我大夫了好嗎？」

「是。」電腦技士立刻行了禮，說：

「我了解，船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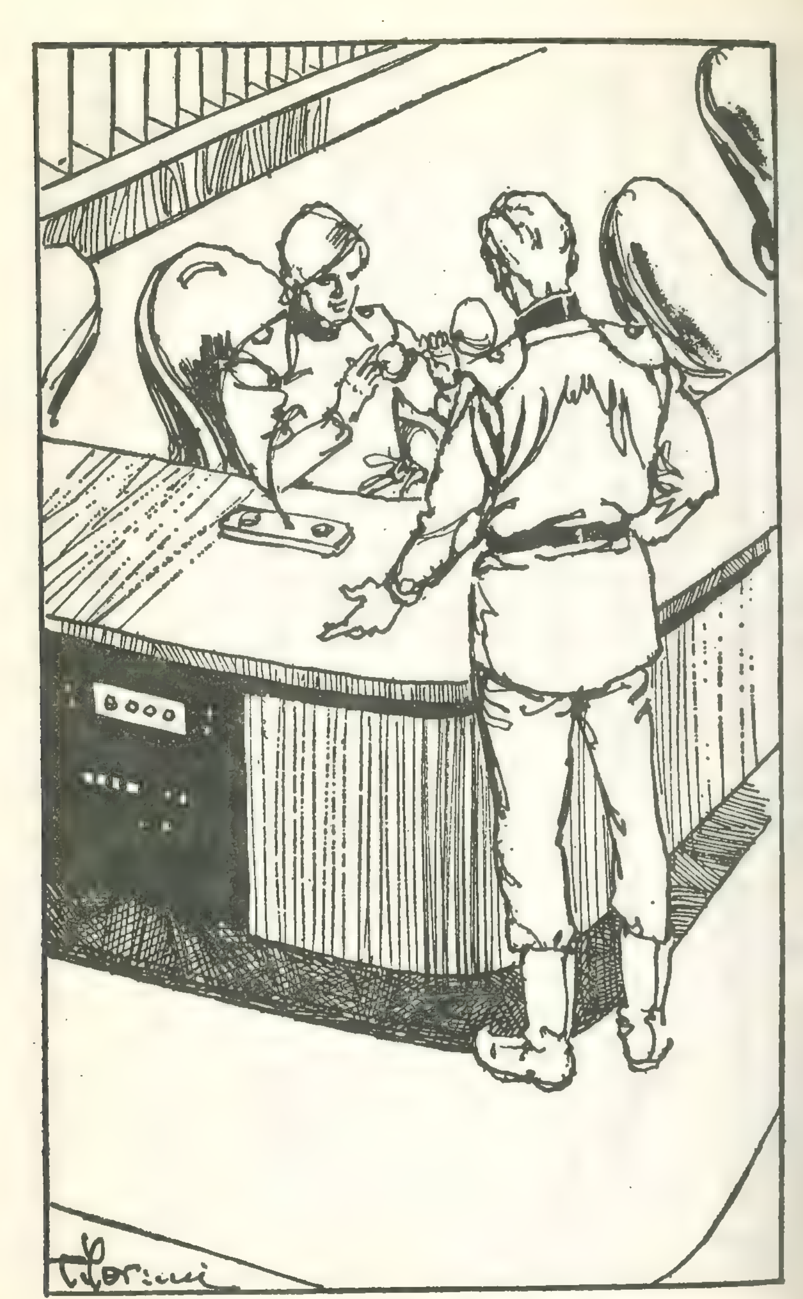
太陽的黑點

「您叫我嗎？」唐猛抬頭一看，克利加主任下士官站在門口，唐招手請他過來。

「請進吧，主任。半小時後要開會了。不過我有事情先請教你。因爲有關約翰・凱布拉號的各項問題，只有你才能詳細告訴我。」唐指著桌上太空船模型問道：

「我記得你是本船開航後就一直跟著它的，是不是？」

「是的，不但如此，我還是本船的建造人員之一啊！浮遊在地球上空的大約翰—我們都



稱它爲—大約翰—建造完竣後，我就被派上來太空服務的。我便搭乘這條船直到今天了。」

這位金髮藍眼又高個子的芬蘭人，眞猜不出有多大年紀。

「那麼，你是我所估計以外的人物了。你能否說明那些使電腦士憂慮的『歲差運動』以及船身的搖動嗎？」

克利加點了點頭，小心翼翼地把模型從台柱上拆了下來，然後放在自己的面前：

「我最好用大約翰被建造時所使用的說明方法來說明較爲妥當。這艘太空船好比是一個大鼓，鼓下面有一粒用瓦斯管懸掛住的籃球。」

「妙了，你的比擬法，使人一聽就不會忘記。」

「這個管子貫穿了大鼓的中央，上端微微露出外面，但下面却長長地伸出來。該籃球就是掛在這個管子的下端。球體裡面就是核子爐和引擎。另外球體被管子懸住的部分就是由核能絕緣體所構成的輪機室。而其餘部分均裝在大鼓的另一邊。如果太空船在軌道上航行，整個船體會繞著瓦斯管（又叫中央幹道管）旋轉的。」

「對，到這兒我也能了解。因爲那個鼓繞著大管子旋轉，因此便產生了離心力。同時甲板上也產生相當於『一重力』的力量。這樣我們才能像在地球上一樣，自由自在地走動。」

唐用指頭彈彈大鼓繼續說：

「A甲板是位於最外側的甲板，它跟別處的甲板一起不停地繞轉鼓的周圍。我們脚底的甲板便是太空船的外壁，從這裡走上一樓的階梯—事實上是走向旋轉的中心部份—我們便會到達B甲板。然後再走到C甲板……這裡只有貨物和倉庫，同時也就是說有重力的最後一個甲板。C甲板再上去便是船艙的中心部分了。那裡是一所無重力狀態的倉庫。我這樣講，相信錯不了多少吧！」

「一點沒錯。」克利加主任下士官，在刻板的臉上似乎微露一陣笑容，不過不是很明顯就是。唐用兩手轉動了大管子，太空船模型便不停地旋轉起來，桌上的燈光也照射在鼓上面

「太空船就像這樣團團自轉，同時又奔向代表火星的這一道光去了，對不對？」

「那不對了吧，推進用噴射氣流停止了以後，太空船便會轉動一百八十度方向，前後倒了過來。然後它才再針對火星方向噴出氣流。這裡，突出在鼓上管子的這個根部便是觀測站，它會指示出太空船所經過的方向。」

唐把模型前後倒置過來，凝視了一會兒：

「那麼，就像這樣把球部放在前面推進是不是—同時本體也要旋轉嗎？嗳呀，這麼一來

我就被搞昏了。到底是那裡不對勁呢？」主任下士官指點著說：

「旋轉中的幹道管一定要沿著船的航線上伸直。這樣前後引擎才能調整軌道上的速度，使船加快或減慢。同時船才能正確地邁向目標。如果想要變更航向，就要使用這個引擎—位在幹道管中央部側面—來調整。它本可以改變各種角度及方向。可是現在這些功能已經失靈了。」

「為什麼？」

「因為隕石影響了回轉軸。太空船已經不在軌道上了。而且還在繼續地偏差。雖然進行的速度極慢，不過已經左右搖晃，開始做歲差運動了。大約翰踉踉蹌蹌地在太空中前進。如果不設法停止它的搖晃，什麼修正都沒法兒做了。」

「照你說，除非修正航線，本船便無法到達火星了!?」

克利加板起深刻的臉緩緩地點頭。沈默的時間持續了一會兒後，聽到有人急促敲門。主任下士官走到門口開了門，看見電腦技士彭德站在外面：

「船長，現在是午前三時，我跟事務長來了。還有，霍爾茲輪機長說，他等一下也會來這兒。」

「好的，請進吧！輪機長不在，我們也可以開始了。」

這時兩人背後來了個陌生人，灰色的長頭髮，長而多的鬍鬚，以及古銅色的皮膚。大概是乘客了吧，不過他究竟來這兒要幹什麼呢？唐正想要發問時，他—事務長的勇凱特自己先向前走出來。勇是瑞士人，曾經受過旅館經理訓練。所以他雖然過了幾年的太空生活，可是仍然在舉動上顯現著那種豪華瀟洒的派頭。勇輕輕地行個禮後，指著身旁的男人說：

「船長，請原諒我的冒昧。因為我沒有事先請示，便擅自帶一位想介紹給您的人物來。這位是墨西哥大學的宇加德博士。他是世界最高權威的數學家之一。依我的構想——。」勇略轉低聲音說：「那些士官們去世了的現在，我相信宇博士會助我們一臂之力了……。」

事務長沒跟我商量就這樣獨斷獨行，眞是豈有此理，不過唐又想回來，自己也是半途和尙，並非名符其實的船長，所以他也只好說：

「謝謝，那是好辦法。照我們的情況來說，數學似乎是揭開問題的關鍵了。」

宇博士激烈地搖手否定：

「請不要過份期待吧。一個空幻的理論數學和駕駛太空船的實際問題，彼此太懸殊了。再說，我也沒什麼經驗……」唐打斷了他的話說：

「現在我們之中誰也沒有什麼經驗，大家只好暗中摸索了。所以我們一定要你來幫忙。我有一件事想拜託你，有關許多士官慘死及本船所面臨著惡劣境況，務請你保守秘密，絕對不要告訴任何旅客。」

宇博士馬上立正，把手貼緊在胸前：

「我願發誓，在我偉大的祖先靈前。」

唐先請大家坐下來，把自己所面臨的問題逐一說明出來。目前是已經得不到故士官們的航海知識了。想要修正航線，實在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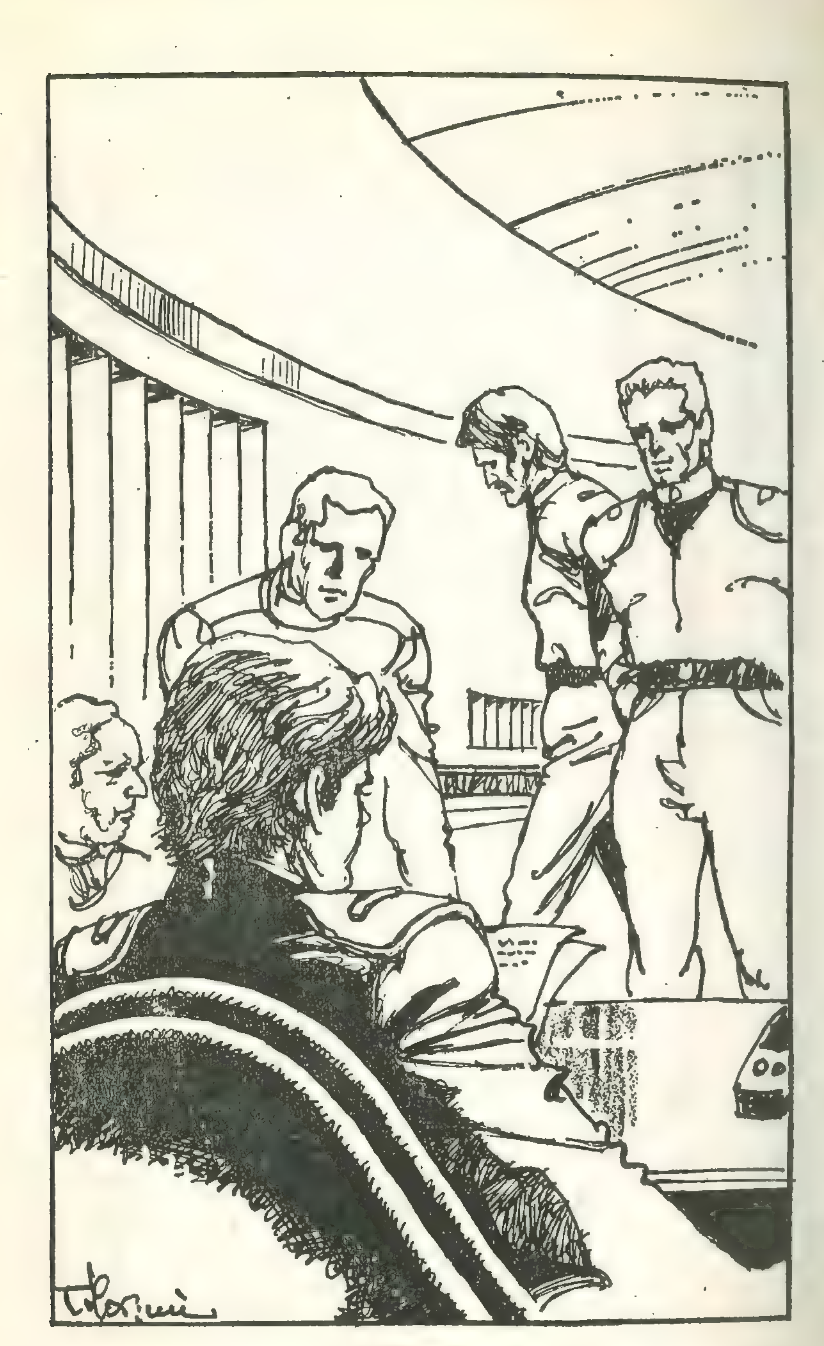
「這是我們的現況。情況並不妙，彭德，請問你平常是如何作航線修正呢？」

電腦士咬著嘴唇，毫無保握地掃視了周圍的人：

「說實在話，我也不太清楚。首先駕駛員把專供電腦用的數字遞給我。我只是審查那些數字是否照電腦方式以及規定編造。如果遇到有更複雜的問題，我就把它（數字）送入中央火星計算系統。那裡有更巨大型的電腦設備，可供給數學專家來解答各種問題。」

這時彭德忽然睜大了眼睛，似乎觸起了他的靈感。

「對了，這樣如何？我們用無線電發出急救訊號！」



唐悲觀地搖搖頭說：

「辦不到的，通信的主器材被毀掉了。雖然通信技士正在搶修中，可是幾時能修復，又能恢復多少電力，我們一點也沒把握。現在我們不能依賴外界的援救了。」

唐向著宇博士說：

「關於這個問題能不能討教？」

宇博士忽然站起來，他手插著腰，開始踱繞房間，然後皺起眉頭說：「不行……太困難了。以應用科學而說，它和理論數學完全是兩回事。也許太空旅行的力學及質量的基本理論不會那麼深奧。不過要拿它來應用的話……。」

「可是，如果跟電腦士彭德好好會談，再看看記錄以及方向的修正的話，能不能找出答案呢？」

「盡力而為吧，但我不能保證。」

「沒有關係，不管結果如何，請你都要報告出來。」

接著唐看看自己的備忘錄：

「還有一個，是我們目前所面臨的問題。本船船體被穿洞的時候，我們失去了大量的水

……。」

「糟糕，那我們會渴死了！」

宇博士又站了起來大驚喊叫。也許他因而連想到故鄉墨西哥的一片大沙漠了吧！

為了要恢復他的鎮靜，唐不得不以笑臉迎接：

「不，不致於那麼嚴重了，博士。真正的問題是在別地方，我們的太空船有飲水循環系統。即使人體排泄出來的水，也可以淨化後再使用。在這兒，一滴水都不許浪費。我們所失掉的水，並不是指那些飲水，而是指另供作用的水。這些水在船外二重外壁之間循環。當船體飛離地球的時候，這些水就保護我們，免被崩亞蓮帶與太陽放射熱所傷害。我們的船，現在已進入太陽熱的平靜地帶，所以即使失掉一大半水也是無大礙。但是我們必須呼吸，而那些水是過濾船內空氣上不可缺少的。因為水裡有培養著單細胞植物。這種植物可以把我們所呼出的二氧化碳變成氧。現在我們同時失去了水和大量的單細胞植物。並且短時間內又無法繁殖它。」

「有什麼好辦法沒有？」事務長問，唐回答說：

「雖然如此，我們總不能停止呼吸呀！不過我們可以停止浪費氧氣的燃燒。自從不導致

癌症的安全香烟被發明以後，吸烟的習慣又死灰復燃。我們必須禁止他們。最好把香烟、火柴通通沒收起來交給我。如果你能替我辦好這件事，那我一定感激不盡。」事務長點頭答應，說：

「我來試試看吧。」

「謝謝，那麼就麻煩你了。」

唐看了看備忘錄又皺起了眉頭：

「其次要做的，雖然是很悲痛的事，但這是非做不可的。我們必須把此次遇難者－所有乘客、士官、以及船員們的屍體，安置在無重力的船艙裡。可是據柯岱船長留在保險箱裡遺囑，他希望做太空葬。請問誰知道太空葬的方法呢？」

克利加主任下士官答道：

「是，我知道，如果交給我辦，即使一個人，我也要去準備。因為我已經服侍船長有九年之久了。」

唐正想回答時，桌上的電話又響起來。唐向主任下士官點頭示意後便拿起話筒：

「我是船長。」唐還不習慣使用『船長』一詞而顯得有點難為情，雖然沒有人會提出抗

議。唐聽了簡單的連絡後只說一句知道便把電話掛斷。他鎮定地說：

「剛才是通信士打來的。經過一陣努力後，他已經裝配好了受信器。我們大概可以收到火星中心站打來的訊號了。訊號很微弱，又受到太空線阻礙，幾乎要消失掉了。不過他們正在努力把訊號錄下來，並把它翻譯出來。據通信士說訊號重覆了又重覆，好像聽到了『危險』一詞和另外使用電信略號發出『太陽的黑點』等詞句？……」

「不，那不是電訊略號！」突然有人大聲喊。大家回頭一看，看到霍爾茲輪機長正站在門口。

「我也是為了要報告這個消息而來的，我也收聽到了訊號。各位，太陽暴風快要襲來了！」

霍爾茲輪機長全身發抖了一陣，又嘆了口氣。接著又說：「太陽暴風來的話，各位，我們就死定了。」

有人將會死！

全場嘩然一陣騷動，大家都站了起來，滿場混亂得像一巢蜂窩。緊張恐怖的叫聲此起彼

落。唐趕緊大喊制止：

「有什麼理由恐慌？我們連害怕的時間都沒有了。大家聽清楚！從現在起禁止一切的廢話。」

那些曾經受過嚴格訓練的船員們，聽到命令後頓時靜了下來，連宇博士也一齊閉上了嘴。唐站立著，用嚴厲的視線向周圍掃瞄了一下，因此大家又無可奈何地坐下來。只有霍爾茲一人站在門口。他綻開了嘴邊想要再說時，唐更因憤怒地顫抖著手指，厲聲叱道：

「霍爾茲輪機長，請把門關好坐下來吧。然後請你用最適合你的方法提出報告吧，不要裝出那種絕望的表情好嗎？」唐並不是刁難這位年長人。輪機長面紅耳赤地開始喃喃辯解。可是唐故意裝著聽不見似地說：

「我叫你坐下來呀！命令已非常清楚了。」

唐的怒氣已表現在他的聲音裡，霍爾茲猶豫了一下，終於從肩上抽掉整個兒力氣，然後關了門，渾身無力地倒在身旁的椅子上。當霍爾茲再度開口時，聲音已經轉變空虛而軟弱。他好像被打跨垮地自言自語：

「為什麼要抗爭？這是我最後一次旅行，對於我們全體來說，也是最後的旅行了，真是

……。」

「你的機器如何答法？」

唐插上了嘴。輪機長在講話途中斷氣似地垂下了頭。因為聲音轉低了許多，所以大家不得不聚神傾聽：

「太陽輻射熱……漸漸地、漸漸地升高起來。我很清楚它的厲害。太陽的黑點就是太陽暴風。然而我們對於太空船的防禦上卻是一籌莫展。」

事務長問他：「為何說這種消極的話？我們在過去也曾經毫不困難地避開太陽暴風了，不是嗎？為什麼現在就不行？」

「我來回答這個問題，可以嗎？」克利加主任下士官問，唐默然點頭示意。克利加主任下士官便開始說明：

「我們失去太多的水了——這是我們目前最頭痛的問題。裝在船上二重壁間的水，本可以把太陽暴風所帶來的熱粒子吸之殆盡。它的功能正如地球上的空氣一樣。但是，現在水已經失去了一半，也不再能夠完全防禦輻射熱了。根據火星聯絡中心發出的警告，這可能是最惡性的風暴了，因此我們更需要……。」

唐打斷了話，插嘴說：

「可是我們無論如何，非防禦不可。過去我們對於狂猛的風暴也做過特殊的防禦了，可不是嗎？」

「是的，船長。把船體的方向轉換過來，讓核子爐正對著太陽的方向，這麼一來，核子爐便位在輪機室與太陽的中間，可以保護乘客們。然後，再把所有的水輸送到向著太陽的一面。這樣，只要太空船保持著正確方向，我們就能獲得充分的保護。」

「有充分的水保持那種狀態嗎？」

唐再問。可是主任下士官仍然面不改色的回答：

「沒有的，船長。」

「不過，起碼輪機室是可以受到保護了吧？」

「是，正是如此。」

唐會心一笑：「好，這樣問題就解決一半了。緊急狀態期間，把乘客和船員們都關在輪機室就行了。事務長，這件事就交給你辦了。」輪機長很想抗議說太擁擠太難受。但遇到唐揮手制止。唐說：

「雖然太擁擠，但總不致於受傷了吧。這比起有殺害性的輻射熱好得多了，趕快設法安頓大家吧。首先要找出改變船方向的法子，我們不知道還剩多少時間，所以要儘快行動。彭德，你有什麼話要說嗎？」電腦士說：

「也許我可以效勞一些。我手裡留有上次風暴的電文錄音帶，如果把它放入電腦裡，一定能知道我們所要求出的時間。」

「那太棒了，趕快把它分析出來吧！」

「是的，船長。」彭德勉強壓制因立了功而興奮的情緒，從容地步出室外。現在，其餘人員也須要開始執行重要工作了。每人接受指示後，陸續離開房間回到自己的崗位，最後剩下來的唐忽然發現自己無事可作。如果受傷者有什麼變化，自動診察記錄器會經過唐皮帶上的警報器連絡他。其實唐可利用這個空檔來歇歇。但他的雙腳却不知不覺地走向門口。他出了通路後，便急步趕到附近的電梯。觀測站，唐正想去那裡，在電梯裡，唐用電話叫出控制室裡值班人員，告訴他自己的去處。電梯雖然說是上升，其實他是朝著那一條連結鼓與籃球的中央幹道管方向移動的。不久電梯停止，梯門開了。唐抓住了門邊，把身體壓在前方，他的身子頓時緩緩漂浮而懸掛在空中。他再抓住繫在中央幹道管上的伸縮把手，把自己的身體

拉到眺望台方向去。因為大鼓體不時地旋轉，使周圍各甲板產生離心力。可是這裡—幹道管的邊緣是離心力所不及的地方。所以人好像是水中的魚兒，能自由地在空中漂浮。

唐用手壓電鈕開了門後，便像游泳似地漂進魚缸般的觀測站。這裡雖然是常來過的地方，可是每當他來到這裡，從四面全玻璃的觀測窗望出去，看到周圍無數星影，一大片星川及銀河在眼前緩緩流轉時，他總是屏住了呼吸，觀賞這個簡直不能相信的天外天景觀。觀測站位在中央幹道管邊端的一個大圓型宇頂。因為太空裡沒有空氣，所以星光沒有折射或混濁現象，所以不會做眨眼似地閃爍。不但如此，千千萬萬每顆星都以它們本身的顏色和光亮來佈滿整個空間。為了那種太清澈、太絢麗的景色，使人幾乎忘記觀測站的玻璃罩，好像直接處身在太空中群星間，身體覺得有種飄飄欲仙的陶醉感。

這時，太陽僅位於另一側遙遠的角落，利用觀測站圓型屋頂的特殊裝置，我們能自動地把它的光線削弱。從那光度微弱的表面，唐眞不敢想像即將來臨的一場恐怖的熱暴風。他檢查了輻射熱計量表。表上的指針又略略上升，但還不致有什麼危險。根據霍爾茲說，它還會繼續的逐步上升呢？這一陣毀滅性的太陽粒子暴風，不知何時方來襲？又不知如何才能挽救大家的性命？唐握緊拳頭鎚打觀測站冰冷的外殼，他想如果我有絕望的時間，現在這個孤單



寂寞的一刻便是了。唐已覺得渾身無力，疲憊不堪了。他也是常人，不是沒有自卑感，其實眞想把這個重責任推卸給別人。

我太年青了，又只不過是一個見習醫生而已。可是現在已經沒有一個可依賴的人，責任只好挑在自己肩上。我自己曾受過要負生死之間責任的一種嚴格訓練，但想不到還要包括太空船長的任務，這是做夢也沒想到的。雖然這種任務也包含有關生死問題，可是醫學院裏從來沒上過這一堂課呀！想到此地，唐不由得苦笑起來。而後，那種激動的心情也隨著緩和下來。不管怎樣我要盡我所能達成任務，因爲這是擺在我面前唯一途徑了。

四周都被星河擁抱住的觀測站裡，突然響起來了尖銳地電話聲。唐拿起了話筒：「我是船長。」他對自己剛下好決定後的心情，使他很自然地說出話來。

「這裡是控制室。船長，電腦已經分析出火星計算中心打來的通信錄音帶。」

「好，暴風強度如何？又幾時到達此地呢？」

「強度在慧爾尺度上是八級能量。最高是十級。我從來沒有遇到過六級以上的強度……。」

「這麼說，這一次是最强烈了。它究竟幾時會來呢？」

「最早是一小時半後，也許會慢幾分鐘，但不會更遲了。」唐不知不覺把抑制在心裡的氣，靜靜地呼出來：

「好吧，知道了，我馬上去控制室。請你連絡一位名叫宇加德的乘客，叫他立刻到控制室。克利加主任下士官也請你做同樣的連絡。」

現在剩下的時間只有九十分。這些時間要留給太空船做方向變換，已是很不可能的難題了。但是無論如何非作不可！費盡了心機邊走邊想的唐不知不覺已來到控制室。在那裡他剛碰着激動得滿臉通紅的宇加德博士。

「船長，你要逼我作不可能的事情，而且還逼我立即做呢？」唐安詳地說：

「博士，風暴一小時半後就要來了，你光說這些有什麼用呢？」宇博士立卽變了臉色，而倒坐在椅子上：

「這麼說……哎，已經來不及了。」

「我不認爲如此，機器靠不住就要靠我們的直覺了。」

唐看克利加和值班人員受了很大的刺激後，故意裝出笑容說：

「除此以外，別無他法了。我希望你們不要只在那裏驚呆，你們都知道，現在一般民航

客機，幾乎全靠自動儀器飛行。但我相信你們也曾經用直覺駕駛過輕型飛機或直昇機吧。太空船也是同樣道理的！初期的太空飛行員，遇到自動儀器故障時，就靠無線電訊的指示來飛行。我們現在也將要學他們的方法了。克利加，請問你，如果要變換旋轉軸的方向，必須怎麼做呢？」

主任下士官，臉色更形暗淡地說：

「那也是要使用電腦呀！船長，駕駛員把資料和指示投入電腦後，就可坐在那裡等結果了。」

「我們有沒有候補的手動式駕駛裝置呢？」

「有是有，不過從來沒使用過。裝置就在那邊啊。」唐走近看看該裝置的轉盤和開關：

「能不能告訴我變更方向的方法？」

克利加主任走近了駕駛盤，打開螢幕電鈕。

「這裡有兩個電視畫面。一個是來自船首；另一個是船尾。這是船首的鏡頭。」克利加主任便指著一個螢幕，它的角落上出現隱約不定的太陽，是跟在觀測站所看的差不多。克利加繼續地說：

「裝有核子爐的球體上，還有一個噴射基座。如果起動它，給它一陣短而集中的噴爆，船體便能轉個大圈兒。等角度轉夠了，電腦就會控制基座，向反方向再噴氣，然後停止轉動。」

這時，唐不由得看了時鐘，但馬上又移開視線。他眞不敢面對現實去查看有多少剩餘的時間，因爲答案很簡單又太明顯了。他轉身告訴墨西哥數學家。

「宇博士，請你到這兒來好嗎？來加入會談吧。你聽過主任下士官的報告，想必已經了解問題的核心。太陽現在位在船首方向，相差我們所需的方向有一百八十度。換句話說位置剛好相反。如果起爆噴射，太空船便來個大轉彎。等到太陽改出現在船尾螢幕上的中央位置，那便是我們所希望的方向了。這個時候核子爐就剛好位在我們和太陽風暴中間。我們如果能及時再噴射反向氣體停止船的旋轉，就能保持正確方向了。怎麼樣，博士。我們的作業能不能像理論那樣恰到好處呢？」

宇博士板起深刻的表情思考了一會兒，然後在自己皮製册子裡速寫一些簡略方程式。他說：

「不太如意了。因爲第二噴射基座跟頭一個基座，其長度及推動力都不相等。如果要調

整它平衡的話……。」

「不必去顧慮細節了，博士，到底能還是不能？你只告訴我一句話就行了！」數學家遇到唐異乎尋常的叱聲頓時目瞪口呆。

「當然行了，有什麼不能的道理？跟電腦操縱一樣我們模仿它的方法來做就行了。只是用手作業不精密，太籠統就是了。」

「不管籠統不籠統，我們就因此能獲救呀！」

唐興奮地用力啪！一聲，把拳頭打在自己的手掌：

「好吧，大家馬上開始吧！以你的理論配上克利加主任的技術，相信必定能成功的。」

至此，唐才放了些心，敢再去看時鐘，可是當他看到時間剩餘得太少了，不由得呻吟似地叫起來，時間只剩四十五分，那個挾帶死灰的暴風馬上就來了！

「船長，事務長的勇凱特來電話了。」唐的焦慮被值班員的聲音打斷。值班員遞給話筒來。

「我是船長。」

「這裡是事務長。船長，乘客們正在騷動了，您能否到這兒來勸止他們？」

「現在不行，沒有時間了，不過我會儘早去輪機室想辦法解決就是了。」

事務長停了一下，聲音裡含有擔心似震動地再說：

「我有話奉告，其實乘客們不在輪機室，大家已擠到大餐廳來，吵著非跟船長或高級士官談判決不離去。」

「難道他們不曉得這樣盲目衝動會使大家丟命嗎？」事務長聲音忽然轉低弱，好像怕被偷聽似地：

「不，他們不太清楚。因爲我不想驚動他們，所以比較危急的部份，我故意講得含糊一點，還是請您來向他們說明眞相好嗎？」

唐很快地轉動一下腦筋。我是否應該先去？至此唐發現自己犯了一項錯誤—竟然忘了乘客們的存在。他把他們當作貨物或綿羊之類看待，好像把他們推在倉庫裡。我應該向他們解釋才對。總而言之必須吐露眞相，而且愈快愈好，因爲時間已經到了非常緊張的地步了。

「好，立刻去！」說著唐就切掉了電話。

「船長，這裡有個極爲重要的問題。」宇博士叫住正要離座的唐。

「什麼？」唐一面移步操縱台，一面問宇博士。

「照船尾情況的電視螢幕，太陽雖然在畫面上，但它始終搖擺不定，甚至要離開螢幕了。」宇繼續說：

「請看吧！就理論而言，我們也許用眼睛和手可以調整太空船的航向，可是事實並非完全如此。對於這樣巨大的太空船，用手動式操縱不比電腦自動操縱來得快又正確。雖然能轉移太陽到船尾方向的中心部位，但它始終想要離開。因此我們必須派一個人在場，不時地修正直到搖動停止，方向被保持為止。」

「這樣要費多少時間呢？」唐寄託一線希望，不過對於答案心裡已經懂得很清楚。

「最低估計也要好幾個鐘頭！因為這是極為精細而微妙的作業呀！」

「好幾小時！那就是說無論是誰，凡是被留在控制室的人，他滿身會淋浴到太陽死灰了！」

「正是如此……我們要選出一人。為了拯救大家，必須請他犧牲性命了。」

唐感覺眼前一片黑暗。他看了時間，剩下三十分鐘而已！哎，怎麼辦？不管想要做什麼事，已經沒有時間了！換句話說，現在船員及乘客們，都等於被判死刑了。

我願留下

「為了大家生存，我們必須犧牲一人。」聽到這句話宇博士便走上前來，他說：

「我願意留下來駕駛太空船。請你們都到輪機室去吧！」博士昂著頭，把手臂緊貼胸部，從這種姿勢可知博士說的是真心話。他為了太空船上所有人，願意犧牲自己的生命。唐對博士說：「謝謝你，不過我想不必了，博士。我相信大家能找出一個不犧牲任何人的好辦法。」

「那麼我問你，船長。如何去找呢？」

是啊！如何找法？唐在心裡自問後，又陷入一片絕望中。究竟如何來做才好呢？但接著他又振奮了一下。對，非有辦法不可，這個問題或許船員們比我懂得更多，我來請他們想個辦法吧。

「防熱衣行嗎？主任，穿著它能不能駕駛？」

克利加主任下士官搖了頭。

「沒有希望的。我們所帶來的防熱衣只能防禦低熱，而對於正要襲來的核子暴風，那簡

直像紙包火了。」

唐使勁兒抵擋瀰漫在室內的絕望氣氛。

「一定會有辦法的，比方說把預備用操縱器裝在輪機室等諸如此類的措施，這難道行不通嗎？」

「大概可以了吧，只要有充分的時間。因此那個預備操縱器還要接上很多很多的電線呢……」

「如果沒時間的話，只好另找辦法了。」唐廻看了四周，看看能不能發現什麼妙案。那個門扉……通往小浴室的門扉如何呢？唐開了它說：

「這裡怎樣？我們把電線拉到這兒來，只有幾公尺的距離而已。防止放射熱的器材也可以裝在這裡。例如鉛板，或者其他……。」

突然，一陣靈感閃入唐的腦海。對了，我終於領悟了。唐馬上回頭指主任下士官，把自己的構想說明出來：

「太空衣了！要是密閉的太空衣能不透漏空氣，那麼它不是同樣具有絕對的防水作用嗎？」

克利加撫摸著下巴：

「大概是吧。不過水對太空衣不太好啊！太空衣會生銹，而且——。」

「不會吧，只要有兩三個鐘頭就夠了。」看時間一刻刻地過去，心裡好著急的唐，毅然決然地下了命令：

「現在有事需要你辦了。請你把預備操縱器搬來這個浴室裡，好好接上電線吧！另外還要裝上電視轉播螢幕。如果怕水漏出門外的話，請找些防水材料來堵塞，然後再檢查太空衣的氧氣筒有沒有填滿足夠的氧氣。」唐走向門扉：

「要在浴室裡操縱了……在灌滿水的浴室裡呀！」

「可是船長，在水裡如何保護操縱裝備呢？」克利加主任下士官，從唐背後發了一問：

「請想個辦法吧。用塑膠袋包裝也可以呀！總而言之，我們必須做了！」他掃描一下時鐘，然後再說：

「二十分鐘要做完，我出去一下，馬上就回來。」

唐碰一聲開了門後，便拔腿往大餐廳而跑。乘客們可能急著要跟唐談判。可是時間幾乎沒有剩餘，不，根本就沒有了，我不能再作說明，或者跟他們空談理論。立刻要他們到輪機

室才行！」

途中經過一個電話台，唐停住腳步，馬上撥全線號碼，向船內各處一齊通話：

「我是船長，大家請聽，除了輪機室和駕駛室的實際操縱者外，全員請集合在大餐廳。立即集合！時間不得超過六十秒。」

兩道—電話聲和擴音器的立即回音交錯在一起，使唐的聲音變得又粗又啞。當唐跑到大餐廳時，船員們也正從各個入口湧進來，所有餐桌都被堆高在角落上，餐廳比吃飯時寬得像禮堂樣。中央只放一把椅子，椅子上坐著一位乘客。其餘的人便把他團團圍住。唐拉高了嗓子大聲叫道：

「各位，請聽清楚，我是傑斯上尉，是船長。很抱歉的是此時此刻無法詳細奉告。請各位全部立即移到輪機室去……」。這時，坐在椅子上的男人，突然站起身來，高聲的嚷道：

「我們不要聽你的！我希望船長到這兒來，向我們說明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唐馬上認出了對方的身份。布立古——一位退役將軍。他那茂盛的銀髮和嚴肅得像瞪人般的面孔，已經在報紙和電視上亮相過。布立古將軍有個固執的個性。他常常作自我主張，

故意和社會上的輿論背道而馳，唐不管將軍，單刀直入地說：

「各位可知道，本船遭遇了意外事故。船長死了，士官也幾乎死光了。現在我接替船長執行任務。」

乘客們頓時掀起一陣騷動和氣喘聲。唐繼續說：

「太陽放射性熱暴風，再過幾分鐘就要向本太空船襲來。然而目前輪機室便成爲我們避難唯一安全場所。大家請立刻離開這兒吧！」

聽了唐這麼一說，乘客們便開始往出口移動，但馬上又被將軍的叱聲遏止。

「你說得太含糊了，上尉。我一點兒都不懂，我所要求的是……。」

「喂，你們兩位！」唐指身旁的船員，命令他：

「把他硬拉到輪機室去吧！」

「你敢!?喂，你要聽我的……不容許向我暴行。」

將軍倒退身子，舉起拳頭做防身模樣。力大強健的兩個船員，從兩側一拳撲了上去。經過一陣騷動後，兩船員馬上夾帶著亂嚷亂叫的布立古拉了出去。乘客中有個留小鬍鬚的瘦子，想出來阻止他們。可是遇到另外船員的阻擋而不得不停步做罷。其餘乘客們嘴裡嘰嘰喳喳不

知說些什麼，蹣蹣跚跚地走了出來。

「也許大家會因恐懼過度而造成大騷動囉。」

事務長以最低聲音向唐說。

「我知道，不過現在是無暇詳細解釋。我只要讓大家迅速而安靜地走出這兒就是。」

接著，唐似乎打量般的眼神看了一遍餐廳。

「大概十名乘客可以配上一個船員吧。我先走了，請你到門口告訴船員們要率先帶領乘客。十名乘客加上一位船員編成一組，儘量安撫乘客們。通往中央幹道管子那裡有兩部電梯。請你們以組做單位輪流搭乘吧。」

「對，船長。這是很好的構想……。」但事務長還沒把話說完，唐就不見人影了。唐追上了在電梯口的布立古將軍和看守的兩船員。

「你這麼獨斷獨行，將來會後悔了……。」當唐一腳踏入電梯時，布立古便恨恨地瞪著唐。

「眞抱歉，將軍。但我是因爲別無他法，迫不得已才這樣做的。現在是緊急狀況下，沒有時間跟你解釋，請你多多包涵。」

「不，我不能饒恕你。因為麻煩是你引起的，我一定要收拾這件事情。有必要，甚至訴之於軍法會議。」

「那只好請便吧。」這時電梯已經停住，門也開了。唐和船員便抓住釘在梯牆上的橫桿。但布立古的雙脚已經離開床板，浮游在空中。

「請幫忙將軍吧！」唐這麼一叫，有經驗的太空飛行士們，很熟練地抓住將軍的手腕，一口氣拉到中央幹道管邊去。唐偶而也抓橫桿，跟在三人之後游步過去。他並不如兩飛行士，習慣於太空步。唐游到輪機室，厚門便緩緩地打開。在那裡他又看到跟將軍同樣板著臉的輪機長。

「你如果把乘客們帶進來，我們的工作不但將受阻礙，而且這是非常危險的。」霍爾茲不太高興地說。唐回答：

「這點我也知道了。不過很多船員會幫忙我們的。請把船員們分派到操縱台及其他危險的地方吧。大家也許擠得像沙丁魚，會感到不自在……。可是如此大家才能免於一死呢！」

頭一組乘客即將到達了，其中顯然有幾個人不能適應這種無重力狀態，在空中團團打轉兒。有一個老婦人緊張得面色蒼白。這種情形可不止她一人。有一個船員怕她因暈眩而嘔吐

，趕緊遞給她一個塑膠袋。

主要輪機裝置在對面牆壁邊緣，各個雪亮的駕駛盤並成一列。除此之外，室內大部份是空著。但是房間仍然不夠容納大家。因此大家只好漂浮在空中。趁大家尚未發牢騷，唐便捷足先登一步，溜了出去。等第二批乘客到達時，唐已經上了空電梯。而當脚底碰着底床的時候，他已經在A甲板了。他再用快步跑回控制室。目前一個大問題被解決了，乘客們暫時會平安無事的。可是後山總比前山大。更大的難題還擺在後頭呢。唐無意中看了錶，忽然地一陣戰慄呈現在腦海，全身也立即起了雞皮疙瘩。噯呀！剩下只有十三分鐘！十三分鐘後熱暴風就要來攻擊了。唐猛然加快了脚步。

「差不多完成了，船長。」

克利加主任下士官向唐做了報告。他蹲在駕駛盤邊。鉛板被鎔接，燙燒得焦成一片煙霧，電線從此延長，經過床面而消失在金屬壁的洞裡。克利加鎔接好最後一段後，直挺著身子做立正姿勢。

「相信一切會順利的。」說著主任便再走向浴室。

「依照你的吩咐，我在浴室裡裝好了兩個手動式駕駛裝置，並且用塑膠袋包好了它。防

水是最簡單的方法了。還有專照船尾情況的電視螢幕，我也裝妥了。」

兩人走過正在窗框上塗灰色黏體的男人身邊。這時克利加又說：

「這是西力康珪素樹脂強力膠，它會完全堵塞門窗間隙，使室內的水一滴不漏。等浴室裡的水面升高，剩餘的空氣便會從通風洞排出外面，現在太空衣也放在那邊了。船長，請讓我來擔任這一份工作吧！」

「謝謝你的幫忙。留給我們的時間只剩九分鐘了。其他船員也等工作完畢後馬上給撤離吧。我問你，留在這兒有沒有辦法認出放射熱的數值呢？」

克利加指著電視螢幕。這是由原駕駛裝置拆下來的一種電視式電話，同樣裝在塑膠袋裡頭。

「照映在電話螢幕上的太陽像下邊有數目字。這就是電腦報來的會爾測定式的放射熱率了。」

「1・4嗎，還不算高吧，——呀，呀！馬上跳升到2・1了。」

「這就是暴風的前兆了。這裡馬上就成為危險區域。船長，請快離開吧！」

留在最後頭的技師，把控制室的安全裝置都關上，現在室內只剩他們兩人，時間也只剩

下六分鐘！

「主任，請給我太空衣，然後你就馬上離開這裡，這是命令！」

「可是……。」

「沒有什麼可是的，要使這條太空船刼後餘生，你的技術遠比我的醫術重要得多了。我現在身爲指揮官，命令你退回輪機室！」

克利加並沒浪費時間跟唐頂嘴。他馬上幫唐穿上太空衣，拉緊拉鍊。唐抓起他的手腕看錶，還有兩分！唐像打架似地把克利加主任推出浴室，然後拼命推上塗滿强力膠的房門。主任下士官也和他內應外援地幫忙關上門。最後好不容易聽到「咔！」的關門聲和克利加遠離的脚步聲。

現在唐完全是孤獨了。他把厠所和淋浴用的水龍頭全打開。因爲有人已經事先塞好排水管，所以水瞬息間冲出水龍頭，落到洗手台，而馬上又瀉下床面。唐回頭看螢幕，太陽從中心位置略略偏了。因此唐就發動噴射引擎調整了畫面。然後再看看下邊的數字。

2・8

暴風正逐漸地逞兇。一會兒太陽又偏了。唐馬上作了反射作用，再把它調整到正中央。

照映在螢幕上的太陽——距離一億六千萬公里的球體，這時顯得很微小。眞看不出它有什麼威力，但是太陽熱風正瘋狂地傾出其六百萬度的超强燃燒瓦斯！究竟攝氏六百萬度是怎樣的熱度呢？高得使人無法領略，不過它的威力却可想而知。首先由太陽爆發產生電波，再產生X線，八分鐘以後，它們就到達地球。可是所謂電波和X線僅是一種警告性的先鋒部隊而已。緊跟在後才是一大群可怕的燃燒性布拉芝痲六熱浪。等會兒，高熱能陽子暴風就會湧來，這也是兇猛暴風來臨前的一種預兆。在這個高熱能陽子的數小時後面緊跟來的有一群低熱能陽子。這才是所謂暴風中心。這種可怕的加速度粒子，會把自己所經過地方的物質都全部毀滅並付之一炬……。

唐把視線從螢幕上的太陽跟逐漸上升的放射熱數字移開，看看屋裡的水。水深已經到達膝蓋上，可是他覺得水量增高得很慢，而數值反而很快地爬升到了3・2了。雖然太空船有金屬外壁做保護牆，不過那只能勉强維持最低限度的防禦力而已。這時唐便想及輪機室裡的人員。他眞擔心他們是不是很安全。頭盔側面本來有個通信電鈕。但是在這個被金屬壁隔絕的房間，等於是絕緣體，電波是不能跑進來的。所以太空衣裡雖有通信設備，仍是無濟於事的。加上在這種緊張慌忙的時候，誰會想到打船內電話呢？唐完全被外界切斷連絡了。水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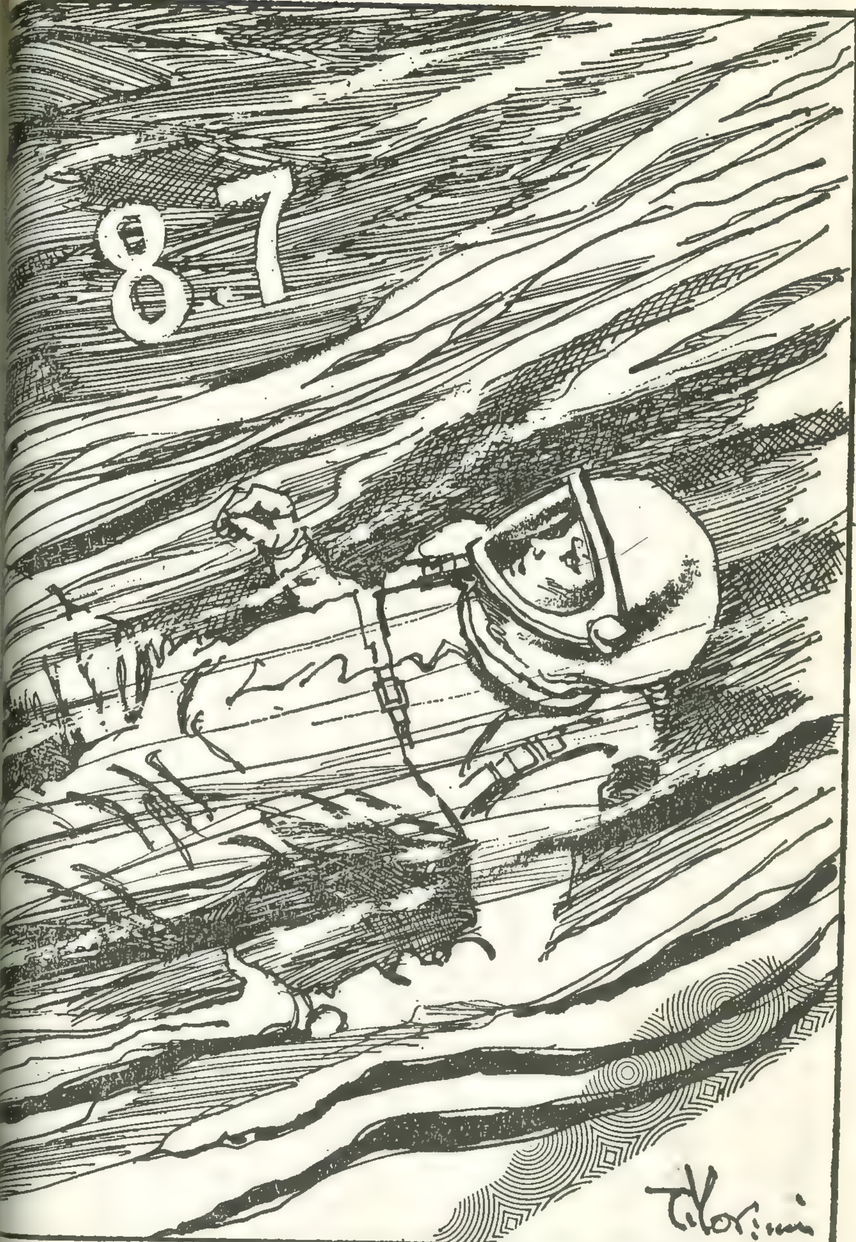
繼續緩緩的上升。然而螢幕上的數字也同樣跟著升高……從3．9至4．2……再到5．5！

熱暴風中心已經襲擊到太空船上了，唐放開駕駛舵，潛入水中。但是為了衣服裡有空氣，身子又想浮上水面，為了要把身子壓入水裡，他不得不勉強抓住水槽而貼身在底面，增加速度緩慢的水量只能勉強蓋住唐的身體。唐始終掙扎，不使自己浮出水面。總而言之，他一定要躲在水底。水增加速度實在太慢了。唐擔心，同時在猜想大約翰究竟偏了多少度？如果不修正航向，自己就是等於殺害同伴的兇手了。再說，自己究竟還要潛水多久？是否已經犯了離開駕駛台的危險？據克利加下士官說，航線偏到十度，還能保護輪機室。換句話說，螢幕上的太陽斜到角落，甚至到邊線也不會導致船內人的危險。究竟太陽偏斜到那裡要多久？這時水深好不容易增高到可以放下腰或半蹲半坐的姿勢來。透過頭上水泡嚕嚕上升的水面，勉強看到室內的電視輪廓。但還無法看到進一步的細情。他慢慢兒抬起了頭。螢幕逐漸接近在眼前，距離還不到三十公分呢！

無論如何非看螢幕不可。大家的生命正寄託在他的肩上。「現在了！」可是如果一露出水面，就等於沒命了！只要不把頭盔全部暴露的話也許還可以保持安全……。唐儘量側著頭

盔，緩緩抬頭，小心翼翼地……水面已靠近臉面……水面再靠近到頭盔前的透明罩上，可說只剩一層薄膜了。旋渦移開後的水面頓時清晰起來，電視螢幕及搖擺不定的駕駛舵，終於跑進唐的視線內。果然太陽離開了中心，數字偏到邊緣的一半地方。會爾尺度上的數字是8．7！水渦再度湧上來時，唐一口氣把身體沈下水底。會爾尺度最高數字是10，看樣子這是前所未見的太陽暴風了。水的深度仍然慢慢地上升，再看螢幕，數字為9．3，真是空前絕後！這時太陽像也落在邊緣。噯呀，一定要修正方向！這時水面又有了旋渦的騷動聲，唐抬頭，看到兩個塑膠袋漂到頭上，剛好是操縱舵！唐又慢慢地，細心地伸出帶著手套的手，把袋子挾在指頭間。接著把連有電線的舵把拉到水裡。抓緊了把手以後，唐再看看水面上的螢幕，他操縱水裡的舵，起動了噴射氣流。現在小心慢慢地做的話，要調整航線，保持船的正確方向是不太困難了。

「成功了！」唐興奮得叫起來，可是他的歡呼只在頭盔內反響著，徒增他的孤獨感而已，因此唐就不再呼叫了。危險跟緊張過了之後，唐突然感到一陣疲勞。但現在不是說疲勞的時候，即使真得很疲勞轟炸也得振作起來繼續監視儀器才行。只要泡在水中就能保持安全。大家的生命正操在他的一舉一動。水深繼續增高，超過了電視面達到了房頂，最後又從通風


87

洞流了出去。因此唐便把龍頭關起來。

最大的危機過去了，現在只要默默地注視畫面便行了。唐眨了眨眼睛，有細沙粒跑進眼睛。心想如果我能擦揉我的眼睛，那該多好……。

唐從不知不覺睡着中突然醒過來。哎，到底睡了多久呢？猛然一看太陽快碰到螢幕邊線了。唐急忙把它移回螢幕上十字線的接點處。現在數字還保持在8．7高度上。雖然比最高點降了一些，但仍然是個致命的數值。這個暴風到底要持續多久呢？相信已經過了好幾個鐘頭了吧！

唐此時開始擔心身上所帶的氧氣量。他現在所穿的是一件陌生的太空衣，這種衣服是他從未穿過的。他為了要找出正確鈕扣，只好在胸前暗中摸索各種控制裝置。好不容易碰到一個鈕扣後，忽然指針跳了出來。因為在水中，所以數字便出現在頭盔外側。結果唐發現氧氣已經用掉四分之三了，眼見這個嚴重事實，唐的睡神已跑到九霄雲外了。

唐一直在機械性的調整操縱裝置，來保持太空船的正確方向。因為各種不同的裝置逐一被修正，所以船的搖擺也逐漸地穩下來了。

8．6……數字雖然開始下降，可是下降得太慢。然而氧氣消耗的速度反而比它快，因

此唐開始注意自己的呼吸，他儘量節省氧氣的耗費。不過儘管如此，氧氣筒上的量錶針仍然一步一步走向『零』的地方。雖然他知道量針到達『零』後還會有剩餘氧氣，但是那些剩餘的總會有耗盡的一刻！到那時候該怎麼辦呢？難道要逼我選擇死亡的方式嗎？到底讓氧氣告罄窒息好呢？或跑出暴露放射熱死好？最糟糕的是氧氣用盡時，人體並沒有明顯察覺出。只是漸漸失去知覺和意識，最後終於一命嗚呼了。

7．6——等再降低一點，我就要測量氧氣的剩餘量了。而降到最低點的時候，我就非放出一些水……這樣才能拆下我的頭盔啊！

6．3——快了，氧氣筒上的錶針已指在『零』上，好像停在那裡已經很久了。

5．4——趕快拔掉水裏的排水栓啊！非趕快放出水不可……水……水……水……。

操縱舵終於從唐的手裡滑出來。唐接著便軟綿綿地浮在水中……。他，氧氣終於告罄暈了過去，現在他正邁向死亡之路。

火災發生！

「唔，好像在動了，是不是？」有人在問。

「我也看到了，大概恢復知覺了吧。」另一個人回答著。在朦朧中唐似乎認出說話者。但他還看不到他們的臉。過了一會兒，他才明白他們講的是有關自己的事情。經過一番掙扎與努力之後唐終於睜開了眼睛，他發現自己躺在病床上，而且還掛著氧氣罩。透過一層薄薄的塑膠膜，他模糊地看到霍爾茲輪機長和拉麻．庫森。他們都彎著腰，以關照的眼神注視著他。

「拉瑪，你終於擁有自己的病人了，是不是？」

開始說話的唐發現自己的聲音變成軟弱無力不禁吃了一驚，我到底在這兒做什麼呢？唐想要勉強站起來。

「這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一定失去知覺了……。」

「請鎮靜吧，船長。」

拉瑪一面溫和地說，一面用力扶唐回床上。

「一切進行得很順利。我們原先在輪機室收看放射熱數值，看到了數字降低了許多後，我跟主任下士官馬上穿了裝甲服，然後一齊到控制室。當時的數值已經降到可以穿太空衣的程度，眞是千鈞一髮！不過根據診療器，船長，你已經完全康復了！」

唐的腦筋仍然昏昏的的還沒有恢復思考的能力，他問：

「為什麼要來找我呢？怎麼知道我處在險境？」

「輪機室的電視收到了船尾部分的畫像。一度我們陷入了很危險的狀態，大家都以為船長操錯了方向。可是你終於成功的完成了任務。等到暴風即將平息時，又看到太陽已偏斜到螢幕右端，那時我們就到控制室找你。」

拉瑪說完便微笑：

「現在你相信了吧，我們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了……。」

但說時遲那時快，擴音器突然又播出緊急警報。紅色緊急燈也開始發出訊號，好像在嘲笑剛剛拉瑪所說『一切都順利』的話。

「火災警報！火災警報！64A區域失火了！」

唐想從床上起來，但他心有餘而力不足。但，身為船長的唐對於所發生的任何事情都要負起全責。他一定要找一位代理者替他處理這個緊急事態。

「霍爾茲輪機長，請你調查一下，並報告我要如何處理。拉瑪，你要帶急救箱跟著輪機長去．說不定又有人受傷了。哎！希望各種儀器不要再受損壞。」

剛剛走到門口的霍爾茲回過頭來哼了一個鼻聲：

「我的儀器當然沒什麼……。因爲64A是旅客的房間啊！」

唐已經筋疲力盡，他不希望再有什麼危險發生。可是他明白，這一次自己又非負起責任不可，雖然他連起身都覺得吃力，但他還是克制了自己，他先把氧氣開關切掉後靜靜地坐了一會兒，等體力恢復過來。火災無非是個嚴重的問題，可是還有更重要的難題急待解決。那就是太空船的航線。太陽暴風正在肆虐的時候，大家都忘記航線問題，如果不立即找出修正航線的辦法，可能會來不及……那麼太空船就會錯過火星，衝進無限遠的太空去。

鈴，鈴……。電話響了。唐伸出手，像拿鐵塊似勉強拿起聽筒。

「我是船長。」話很自然地脫口而出。『船長』這一詞對於他已是順理成章了。

克利加出現在小小螢幕上。

「船長，霍爾茲輪機長有沒有在那邊？剛才接到火災報告了……。」

「我知道了。霍爾茲輪機長正在處理火災，你在那裡？」

「我在控制室代理指揮啊。目前的報告說火勢已經波及A甲板邊來了，其他區域是否同樣遭受火災，或者黑烟只從64A室通風口擴散出去的，我們實在無法判斷了。─希望你准許

我們把通風口密閉，同時切斷它，使災害免於波及到別的區域。」

「好，准許你。如果有新消息，馬上連絡我吧。」

唐放下了電話筒，慢慢地站起來。身體還有種飄浮不定的感覺。可是唐顧不了那麼多，走到門口倚著把手，喘口氣後便開了門，然後慢慢地走到隔壁的藥房。陳列藥品的壁櫥是在盡頭的地方。到這兒，他覺得好些了。手指壓著認識板後，鎖便「碰」一聲開了。這種特殊的鎖只限於唐的指紋方能開啓。櫥裡存放著一種刺激劑——是能暫時抑制疲勞，維持體力的強化藥品。其實唐並不願意濫用這種藥品，因爲一旦藥效退了，會產生加倍的疲勞感。但他現在顧不了這些了。自行打了一針，當他正在收拾壁櫥的時候，電話聲響了。又是克利加打來的。出現在螢幕上的克利加表情顯得更暗淡。

「把通風口關閉停止通風後，乘客們都疏散了。然後我們已經派遣若干船員出去了。船長請你也來吧，因爲我們需要大夫了。」

「爲什麼呢？」

「有人吸進濃煙而中毒了。」

「好吧，馬上去！」

刺激劑開始發揮藥效，唐心情覺得好多了。他這一下輕鬆的走起路來好像有隨心所欲的感覺。拉瑪所帶去的急救箱裡也裝有氧氣。但說不定還需要大量的氧氣。唐從壁上取了氧氣筒與面罩後急速地出發。有個密閉A甲板的空氣扉幸好沒上鎖。唐走近把它打開。裡面刺鼻的煙霧彌漫整個屋裡。

64A室前的甲板上躺著一個人，拉瑪彎身給他套上氧氣罩，其實拉瑪本身也被濃煙所噎，手和臉上都沾滿油垢，他走近一看，倒臥的人原來是輪機長霍爾茲。拉瑪急急地咳著說：

「我……想要打破……門扉……煙霧彌漫了室內……恐怕有人在裡面……。」唐命令著說：

「不要再說了，你繼續使用氧氣罩，這裏交給我來辦吧。」

因為霍爾茲的症狀有些異樣，所以唐開始擔心。他馬上打開氧氣罩，用大姆指翻捲霍爾茲的眼皮診察。情形不太妙了。唐一手量脈搏，另一手則挿入急救箱，找出折疊式金屬注射器，然後在輪機長的頸上打了一針。在旁觀看的拉瑪，把氧氣罩拉到能說話的高度說：

「這是心臟刺激吧，這麼說輪機長便患上……。」

「對，是心臟病發作沒有錯。知道他心臟不好的人，應該是不多的。他本來打算過完這



次旅行後就要退休。」

「他的病況怎樣？」

「不太好。也可以說正處在最不好的症狀中。現在房間裡還有沒有人？」

「據我所看沒有別人了。後來煙霧又把我們捲進去了。」

有位船員手裡拿著仍在吐泡沫的重型滅火器走出來。

「滅火工作完了，船長。」

唐站起身迴看了一下災後的現場。燒焦的壁上還冒著餘烟，到處都漂著滅火藥劑的泡沫。床舖上還堆了兩大堆黑色破片。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呢？太空船的船體是用近乎百分之百的耐火器材建造的呀？」

「船體可能是如此，可是裡面所裝載的東西却不然了。有兩個裝滿衣服的行李也跟別的東西一齊被燒光了。」

「你想它是如何着火的嗎？」

該船員猶豫了一下後便伸出手說：

「我並不是要責備誰，可是啊船長，請看這個吧！這是我桌上撿到的。」

船員將手中淋濕的香烟放下。唐注視了一會兒，然後說：

「請把它交給克利加主任下士官，並且向他報告這裡所發生的一切。但是你要先連絡控制室，叫兩個人送擔架到這兒來。」

就在這時候，拉瑪突然尖叫：

「大夫，快來啊！他的脈搏亂跳動了。」

唐看了一下，就叫回船員：

「電話慢些打。請先幫忙這邊吧！我們必須抬他到病房裡。」

簡單的治療與藥品應該是沒有問題了。可是太空船上的醫療設備，比起行星站差了一截。比方說：這裡並沒有「鐵肺」，也沒有移植心臟時所必須的外科醫師團。可是唐仍然努力。拉瑪・庫森雖然不太服氣，可是他患了烟中毒，被强迫就床。現在小病房已經客滿了。二小時後，唐打電話到控制室索求報告。因爲唐是兼任大夫跟船指揮官。克利加報告說：

「已經調查過了。除了該船室外並無其他的火災。」

「氧氣量如何呢？」

「當然減少些了。不過目前沒有什麼重大的影響。我們從灰堆裡找到了香烟蒂。火災可

能是烟缸裡的烟蒂掉落在貨物上而引起的。」

唐想了想後問：

「這個太空船有沒有禁閉室？」

照映在螢幕上的克利加聽了這句話後，頓時目瞪口呆，但又馬上回答說：

「船長，84B室也許可以吧。因爲它如果由外面上鎖，裡面的人是絕對打不開的。據說以前也曾經被當做禁閉室使用過的。」

「好的，現在請你去找出火首來！不管是男是女，把他（她）關起來吧！我們必須懲罰違規之徒，讓他們了解我們的處境。因爲如果他們當初遵守有關抽烟規則的話，就不會發生這件事了。」

「不過船長。你如果知道火首是誰的話，你一定……。」

「我不管是誰！這是命令，主任。」

「知道了，我馬上去處理。不過請問你，霍爾茲輪機長的病情如何？聽說他吸了滿腔的烟霧？」

「霍爾茲輪機長已經死了。但是請你暫時保守這個秘密。我還不想告訴大家這個消息。」

非修正方向不可

刺激劑的藥效開始減退了。唐呈現軟弱無力的疲勞狀態，同時思考力也遲鈍起來。他無精打彩的掃瞄了士官室那些憂愁面孔的人。要不是身體不舒服，唐一定看了那些人的樣子會苦笑起來。一艘行星間太空船大約翰的士官們，竟然只留下幾個門外漢！這些門外漢裡面第一位是從來沒踏過太空船的見習醫生，竟然被調升爲船長。其次是唯一的主任下士官，已經升爲大副。目前他已是本船最重要的人物了。第三位是普通市民的數學家，擔任本船的技術顧問。他也許稱得上數學天才，可是偶而也會犯上大錯誤，可以說是一個靠不住的天才。最後一位是始終膽小而怕事的二等核能技士。這位先生竟然搖身一變，成爲輪機室總負責人。

唐倒了第二杯咖啡，儘量想控制情緒，勉強裝出笑容，看了二等核能技士說：

「朱不佈斯基，恭喜你。你已經是這個大約翰的代理輪機長了。」

朱不佈斯基是個金髮矮小的人。兩隻耳朵活像啤酒杯的把柄，很滑稽地長在頭部兩側。除此之外並沒有什麼特徵。朱不佈斯基神經兮兮地咬著下唇說：

「不行，船長。我只是擔任核能引擎，而且只不過是奉命行事而已……。」

唐馬上阻止他而說：

「那麼你就服從命令吧。你既然了解本身任務，那你就是唯一有資格管理輪機室的人了。我要你完成這個任務。」

朱不佈斯基默默點頭行禮，接下這個任務。唐為人謙誠，為了大約翰和乘客們不得不用命令方式，他望了望大家後便開口：

「諸位，現在我把處境簡單向大家說明一下。太陽暴風已經過去了，可是氧氣問題呢？到目前為止不會有多大危險。因為當時我們留失了水時，同時也失去了大量的植物單細胞，以致船內氧氣濃度降低。不過因為它下降速度極緩慢，尚未到達危險基線，所以我們暫時不必擔心這個問題。現在最急待解決的便是本船的航線問題。航線修正已經遲了很多。如果一直保持現有方向，我們就會偏離火星高達數百萬公里—宇加德博士，關於這方面，能不能聽你的高見？」

黑頭髮的數學家宇加德博士，正陷入憂鬱心情中。他的額上聚集了許多皺紋，嘴巴兩側更劃上一條鑿深的大皺線。宇加德博士裝出無可奈何的樣子，他說：

「究竟叫我說什麼才好？撒謊有用嗎？我已盡了全力……。然而如此，事情仍然有其缺欠，不夠完美的地方。要航行這條大太空船，理論上是簡單的。計算本身也沒什麼問題。但是遇到實際問題，我就力不從心了。我現在正在研究有關的書籍，不過這要費很長的時間。除此之外我還要學習如何使用電腦及輸入資料的正確計算方法……。」

宇加德博士又收縮著肩膀做出寒酸相。唐抑制著自己的感情鎮靜地問出：

「你需要多長時間，才能完成呢？」

「幾星期，幾個月……請原諒，我是無法明確告訴你。總之，我一定會繼續研究下去的。」

唐認為這樣很不妥，於是他提高聲量說：

「那麼，我想你還是先考慮通信器的問題比較好。通信士司巴克斯和電技士梅．金兩人已從倉庫裡搬出預備器材正在做緊急修復。裝配好的受信器，其效果應該比從前要好些。但目前仍有削弱通信力的太陽黑點在干擾。這種干擾同時也會影響通信功能。然而我們還沒有抵抗電波干擾的能力。以上是我們目前所知道，以及所努力的情報了。大家還有什麼提案沒有？」

「我有兩個，船長。」

「那兩個呢，克利加。」

「船長……就是有關前船長柯岱的太空葬。我們為了一時的忙亂，幾乎把他忽略了。」

「如果你能擔任準備工作，我們就儘早舉行吧。」

「一切都準備好了，現在只有等待船長的命令了。」

「那麼這個會開完後舉行吧。另一個問題是什麼？」

「關於禁閉室的囚犯問題了。他向我們提出抗議了，不過願意和你會談。」

「唔，縱火犯！我幾乎把他忘了。他是誰？」

「他是馬許．布立古將軍。」

「早就應該知道是他。反正錯不了什麼事的。將軍已在禁閉室，以後也打算請他繼續居留在那兒。慢慢找個時間會談吧。」

沒有其他質問，唐便散會了，柯岱船長的太空葬，決定一小時後舉行。消息已向大約翰各處傳播出去。

唐躺在床棚，一直到太空葬的開始十五分鐘前時。他想睡，但總是無法入眠，一想到現在的情況時，就得不到片刻的休息。雖然情況已非當初垂危，不過唐仍然想把船長——這個己所不欲的職務，推移到別人的身上。唐確實努力了——但是周圍的情況還是一樣，也許當初大約翰被隕石撞毀時就應該聽天由命了……換句話，我們都已經沒有希望了……為什麼不面對事實承認失敗呢？現在我們好比作困獸之鬥，愈掙扎愈糟糕了。

突然警報器的尖銳聲打斷了唐的幻想。他正進入朦朧的睡眠狀態。他想要藉身體的活動來驅逐沈重的心情，可是遲遲擺脫不掉。首先他淋著燙身的熱水浴，緊接著再浴冷水。結果好像有了一點效果。身體的水分被舒適的暖風烘乾。等到完全乾了之後唐便穿上禮服，走向A甲板的業務用空氣鎖。甲板上已集合好了全體人員等候船長的來臨。唐向克利加還禮。克利加主任下士官就報告：

「全部集合好了，船長。儀隊已經準備好了。其餘船員都整好隊。所有監視站均有一位輪班人員當班。」

克利加掏出一本標有十字架的黑皮書，然後以唯有唐能聽得到的聲音說話：

「我要當司儀，不會耽擱時間的。當我向全體喊立正，脫帽以後，請你讀這一段有關太

空船規程的部份吧。」

「知道了，請開始吧，主任。」

這是一場簡單樸素扣人心弦的儀式。這種儀式無疑是模仿昔日的海葬禮。除去最低輪值人員，太空船船員約四十人整隊在甲板上觀禮，在全員的注目中覆蓋著旗子的船長遺體隨著規律的鼓聲一步一步地向前運去。只有少數被嚴選出來的乘客才獲准參加葬禮。其實乘客們本身也不太喜歡觀禮。也許是他們在輪機室避難時親身體驗到『死亡』的恐懼吧。

六名船員把遺體抬到圓形的空氣鎖旁，然後把它輕輕放在甲板上。

「脫帽！」主任下士官喊了一聲，船員們打開頭盔扣的響聲此起彼落。唐把頭盔抱在腋下邁前幾步，然後朗讀著：

「現在我們將把約翰．凱布拉號的司令官——一位曾在這個茫然太空大海航行的柯岱船長，寄託在太空的一片深海裡……。」

儀式很快就結束了。可是唐卻發現他朗讀了一篇非常有意義的文章。

柯岱船長曾經指揮過歷史上最大的太空船。他所航行的路線並非以百公里算，而是以數百萬公里單位來計算的。柯岱船長死於意外事件，可是太空船和船員卻能刧後餘生。船員們



的天職是與船長同甘共苦，其任務必須執行到最後的一秒鐘。現在唐——地球上美利堅合衆國的一名醫生杜瑙多·傑斯也成爲他們之中的一份子了！當唐搭上大約翰時，萬萬也沒想到今天他所負的責任以及對同伴們的愛。但是現在唐恍然大悟了！當朗讀完之後，唐抬起頭來望望船員們，而他發現船員們也用同樣的眼光回看他。這一刻，眞是使他終生難忘的場面！

「復帽，儀隊向前！」

馬達開始嗡嗡轉動，接著聽到沾機油金屬相碰的聲音。然後空氣鎖的內側緩緩升上來。儀隊向前走來，他們抬起船長的遺體走下階梯，把遺體先放在空氣鎖房床板上。這個床板也就是外側板。儀隊把藍白色的地球旗又捧著回來。內側門於是又開始關閉。馬達幫浦再吼著把空氣鎖房裡的空氣排出來。

「船長，請開外側的空氣鎖吧。」

克利加說著就靠近計器盤。唐站在克利加身旁等待準備完成的信號燈。

燈亮了！唐便馬上押了電鈕。外側空氣鎖的門不聲不響地在眞空中打開。柯岱船長的遺體便因爲太空船回轉所產生的離心力被彈出船外，飄入遙遠的太空裡去了。

「解散！」唐喊了一聲後便向後轉，然後帶著一身疲勞走向自己的房間。他走不到十步

時，聽到有人從後面追來的腳步聲。

「船長，能不能到控制室一下？」叫的是通信士司巴克斯。他手和臉塗滿了油污，眼皮下也留下一道疲勞造成的痣斑。他可能不眠不休地工作著。他也許還記得船長的嚴密交代，不在乘客面前透露事故，所以默默地跟到控制室。等門一關好，司巴克斯立即報告說：

「我們終於把通信機裝配成功了。」

「哇，太好了！那麼馬上叫出火星連絡中心吧！」

通信機在背後嘰哩咕嚕地響著。自從火星連絡中心配合本船波長發送錄音電波後，我們便把受信音轉低。火星連絡中心仍然一次又一次地反覆呼叫：

「凱布拉號，你們的預定通信怎麼了？請立即回答！」

司巴克斯馬上提高受信機音量，以便了解這裡的發信是否被收到。

「雖然不算頂好，可是相信能順利發信了。」

電技士梅·金便如此說。

「好像電力太弱了些。」

司巴克斯看了展置在眼前桌上的零件後就這麼講。桌上有雷達配換零件，有士官室H I

FI播音裝置用增幅器，也有電子烤熱器零件。電線和導管縱橫交錯，配結得很複雜，有一條粗電線延伸到電源室。唐問道：

「真的能發出信號嗎？」

「絕對沒有問題的！」

說著司巴克斯就細心地繼續調整變量蓄電器。

「我已把它配合在我們的受信波長上，所以我們發出的訊號，在受信區域內一定會被收到的。」

司巴克斯輕輕敲了麥克風，便小聲說了幾句。結果他的聲音完全壓制火星來的通信，擴大一片嗡嗡巨響後，再從受信器回流出來。

「唔，好像很強囉！」

「對，可是這僅發送到三十公尺遠的距離而已，究竟到火星有幾百萬公里呢？」

司巴克斯說：

「可是那邊（火星）有非常強力的受信機呀！有超強級天線的火星站。要收我們的訊號當然沒有問題了。」

唐最後再說：

「好了，好了，會不會成功，咱們試試看吧！」

這時克利加和宇加德博士以及事務長的勇凱特也都先後到達了。可能是通信機的消息走漏了吧。

司巴克斯正在拼命的調整電波。然後一次又一次地試驗信號，直到滿意爲止。最後他把電力切換最高量後便拿起麥克風試試，然後打開發信電鈕。開始呼叫：

「這裡是約翰。凱布拉號。火星連絡中心，請……請回答。火星連絡中心……有沒有聽到，請……。」

司巴克斯用清晰的語調，耐心地重覆又重覆。回流聲傳播了滿室。最後司巴克斯終於切掉了電力，把背深深地靠在椅子上。通信機裡所收到的火星通訊，仍然沒有改變。唐上前問道：

「訊號沒有到達嗎？」

「不要言之過早吧，船長。距離這麼遠，信號需要數分鐘後才能到達。然而對方發出的信號，也同樣要費數分鐘的時間呀！」

司巴克斯說完，又面向發信機，開始發送呼喚信號了。火星上的錄音通信仍無改變。壁上時鐘的紅色秒針緩慢地迴轉著。

過了數分了。室內靜靜地，沒有一人敢發問。但是這種沈默徒增大家的焦慮。最後司巴克斯終於放下了麥克風切掉電源，然後回過頭來。他的臉上冒出了許多冷汗。

「抱歉得很，船長，好像失敗了，雖然我們的信號發出去了——只是電力沒有能達到火星那麼強。因為我們的電波不能完全通過太陽暴風的殘餘雜音區……。」

說時遲那時快，忽然錄音通信『咔嗟』一聲停下來。然後傳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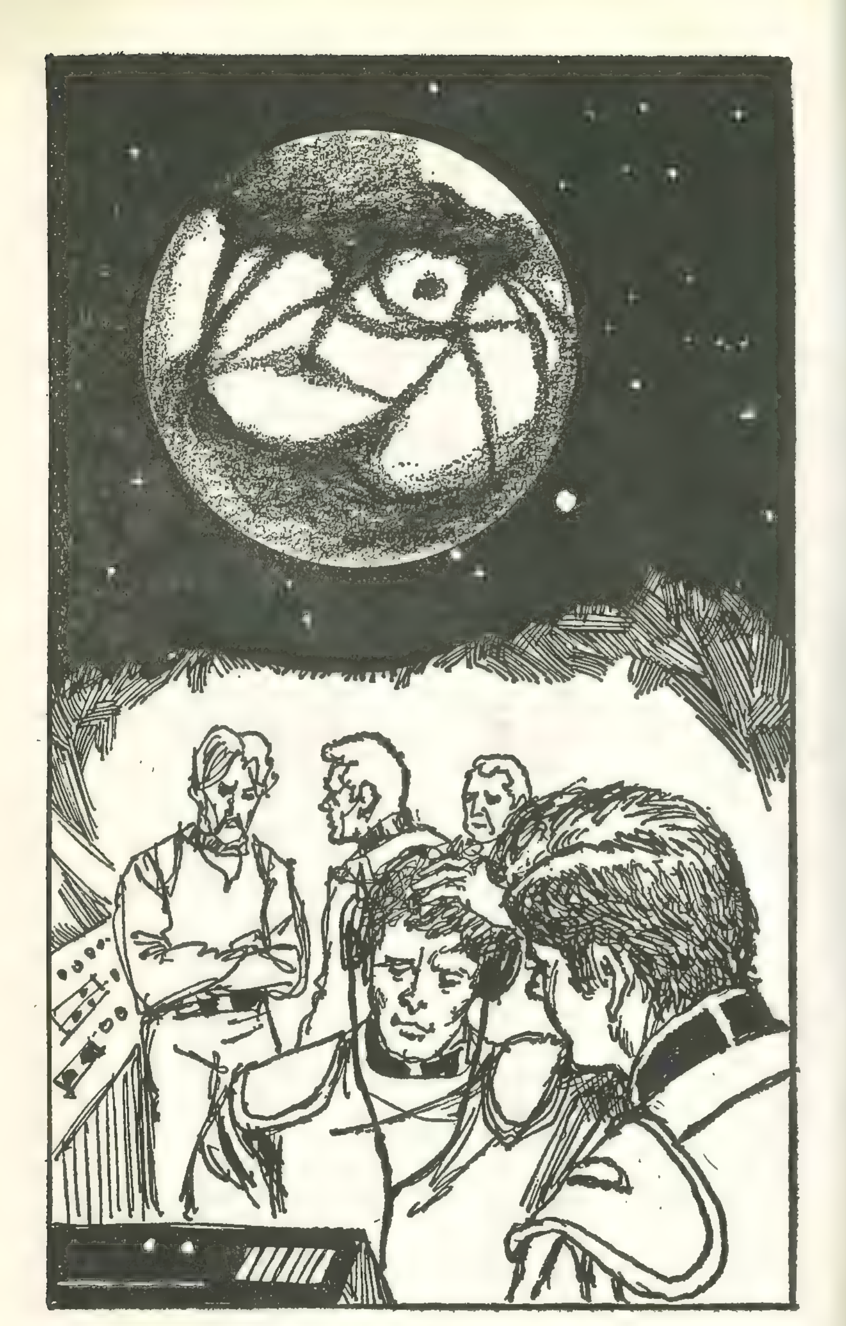
「約翰．凱布拉號——你們是否在發信號？我們收到了你們波長的信號了。可是無法判讀。是否在發信呢？再說一遍——你們有沒有聽到這邊的聲音？這裡是火星連絡中心，正在叫喚約翰．凱布拉號。我們雖然收到你們極微弱的信號，可惜無法判讀了……。」

「這都是太陽暴風跟低電力所造成的原因。」

司巴克斯說明，唐却安慰他說：

「你已經盡了力了，沒有人會責備你的。」

可是話又說回來，這樣也是無濟於事。現在，如果我們無法和火星取得連絡的話，我們全



等於死路一條！

妙計

船員們都陷入一片絕望之中。他們的心已經離開了通信機。唯有唐一人，默然守著那部不中用的通信機。他猶未死心地直瞪著機械，好像要用堅強的意志硬要發動它。我們一定要想出解決的辦法才行。因為這一部機械是留給我們的唯一希望了。

「有沒有辦法增加發信電量呢？」

唐開口問，司巴克斯搖搖頭說：

「它已經給所有的電路增加百分之四十的負擔了。現在勉強不走火的狀態。如你所見，我們每五分鐘就切斷一次電流，如果盲目地繼續加上，恐怕開關一開，電容器就會爆炸了。」

「有沒有加強電容器的方法呢？」

「沒有辦法的。製造這個電容器，眞叫我和金費盡了心智，我從四處搜集一大堆廢物從中取材，再花上很久的時間才製成這個最高量電容器，不過我想：等我們更接近火星，感度

必定會提高。那麼不久火星站也必定能收聽我們的信號了吧。」

「我想『不久』並不是理想的語詞了吧。」

宇加德插嘴說，宇加德突然出現在通信器旁邊來。他好像在課堂上講課似的背著兩手搖著身子繼續說：

「各位，遺憾得很，雖然我不得不承認自己不夠資格當航海士，可是相信我可以做測定軌道的工作。簡單地說我曾經發揮所有智力，從已故航海士所遺留的最後測定數字上算出一個問題來了。我們的航線偏差，時間愈久，偏差也就會愈大，同時修正工作也愈困難。

現在讓我來作一個比喻吧。首先請你們想想：有一個球在一處斜坡上滾動的情景。如果球滾得正，它就會對準坡下預先插好的棒子碰個正着。但是如果我們在途中輕輕給球敲了一下，球就會偏出正中的路線。如果再敲回它，那麼它偏差的路線就會被矯正過來，結果還是會碰上棒子的。當然我們看每次球偏了，就趕緊敲它，修正它。如果不隨時給予糾正，球就會離開正中路線，有時甚至會偏出好幾公尺。到那時候，儘管你如何敲，也很難恢復正確路線了。相信各位已經明白我的比喻，這個球便是指我們的大約翰，而棒子就是指火星了。

我們已經躭誤了很多。如果長此下去，就無法修正航線，使大約翰恢復正軌了。總而言

之要想辦法和火星取得連絡，並且愈快愈好。」

聽了這段話，大家便沈默下來，不願再說了。緊張沈悶的氣氛又彌漫了控制室。最後司巴克斯實在忍不住，他把身子向後挺直成弓形，開始望著每一個人，然後做自我防禦似地大聲喊道：

「請不要瞪著看我好嗎？我已經收集了零件，盡我所能。我製作了無線通信機，並且在各位面前把它發動過，我的工作已經達到能力範圍外了。我不能再做超過我能力的事了。你們要知道，這是一部具有變調週波數的高級無線電通信機……。並不是普通，只能做發信號的雷達機。換句話說這不是簡單的人人都會製成的通信機，現在我已經盡力而為了……。」

就在這時，唐突然抓住司巴克斯的肩膀，因抓得太緊幾乎把指頭壓入肌肉裡。唐興奮地問說：

「你剛才講雷達如何如何……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了？」看到司巴克斯受驚的表情，唐便鬆開了手。

「這沒什麼了，船長。是跟我們無關緊要的事。我說如果只要發出信號的話，我們就能

加到兩倍的發信電量了。不過這是一種很麻煩的方法，一定要先把信號變調後才能發出去，不然火星收到的只是空電而已。他們只知道我們的地點，其餘詳情便不得而知了。」

唐否定著說：

「不，不對！他們應該能更進一步地知道些什麼了。」

說完，唐興奮得一面握拳連打手心，一面則邁起快步，在室內打圈兒。

「一定能做些什麼了。……對了，我想起來！我曾經在書本裡讀過：古代有一種無線電通信方法，好像叫做『略號』的……。」

司巴克斯回答：

「有的，那是二百多年前，我們的祖先所使用過的極原始的通信法。我在通信學校學過的。人類還不能用語言直接通信的時期，他們就是用那種『略號』來互相通信。他們利用自己所規定的符號表『點』和『線』ㄉㄨ、ㄉㄨ——ㄉㄨ、ㄉㄨ、ㄉㄨ——大概是這樣打吧。每一個字都有它本身的符號。然後收到信號的對方再把它譯成文字。可是，我們是沒有辦法如此做了……。」

「為什麼不能做呢？」

司巴克斯本想付之一笑，可是看到唐過於認真的表情，又急忙收回笑臉，他說：

「因為，那個……這裡沒人知道略號。即使有人知道，且把略號打出去，對方也無法解讀出來。如果這種方法能行得通，噯，那該是多麼棒！可是……。」

「不能『可是』呀！總而言之要試試看。我如果給你通信文，你能否用忽長忽短的略號發信呢？」

「我想我會的，先改裝接觸鈕和斷觸鈕，把它忽開忽關。不然的話也可以把它錄音在帶上……可能後者比較簡便——再把信號用繼電器操作出去就是了。」

「好，我們決定這麼辦吧！我儘快給你電文，請你去改裝電器吧！克利加，請你馬上跟我來。」

克利加主任下士官默默跟到走廊來，他一走到走廊上便嘆出一口悶在心裏的氣，他問：

「船長，如你不妨，能不能告訴我，你的想法？」

克利加好像很覺得莫名其妙，因此唐差一點就噴笑出來。

「那還不簡單嗎？我們先要到圖書室去，那裡我們一定能查出由ㄉㄨ、ㄉㄨ——綴成的通信文體了，萬一不在書架上，便在圖書室的記憶裝置裡吧！」

往後的工作可以說一路順風。圖書室裡大部份是供給乘客娛樂用的小說類。因此唐便去查百科全書的索引。他在第「CA—CU」卷裡找出「略號」大項。唐又逐步找過三、四個小項後，終於找到了「國際略號」一個小項目，項目後面還有附記「略號法」。

「找到了！」

說著，唐便在**ABC**字母末尾指出了用•—各種組合法的一覽表。唐用指頭押下印刷鈕，把它取出後便說：

「來吧，用這個方法來試一試，看能否發出通信。」

回到控制室後，數學家宇加德博士提出一個解決方法。

「要使用電腦，最好給它指示才好。那個笨機械生來就被註定要作此工作的。如果你允許，我就可以策劃，叫它把通信文改成『略號』，這麼一來，電腦便在通信機的錄音帶上正確地記錄略號。如果把通信文照這樣發出去，相信能使對方了解。不過發文前必須連續打ㄉㄨ，ㄉㄨ、ㄉㄨ、ㄉㄨ……從一打到十。表示我們的電波並非一些無意義的雜音。同時讓對方知道這是人為而有規則的電波。他們依據這個線索，相信會查出我們發生什麼事，我想應該沒有問題的了。」

唐也說：

「對，博士。這是非常好的方法。等把數字發報後，再發出簡單電文，看看對方是否收聽到？如果他們了解符號的意思，我們就再發出更詳細的電文。同時告知對方，我們能收聽他們的通信文，而自己却只能用符號回答。」

說著，唐向大家吩咐：

「請你們儘快去調整發信系統吧。我這就去病房看傷患了。你們如果準備好，打電話告訴我！」

唐在病房裡給傷患治療後，告訴他們隔天來換一次藥。然後又走出病房跑回士官室。電話又響起來，於是唐不得不立刻又從大夫轉變成船長。發信準備已經完全做好了。

「試驗結果非常良好。」

唐進來時司巴克斯剛好在轉動開關。ㄉㄨ・ㄉㄨ　─・ㄉㄨ　ㄉㄨ　─，緩慢的聲音從擴音器裡傳出來。

「我把這個開關接上了電回路，促使錄音帶轉動。天線的電波強度已經增加為原來的兩倍了。」



「開始發信吧！」

唐說著便坐在控制盤前的船長椅子。事務長勇凱特端來咖啡。司巴克斯回轉錄音帶作需要的調整。錄音卷開始轉了，通信略號便向太空中開始播了出去。受信機仍然反覆著火星打來的舊錄音式電文。司巴克斯兩次逆轉錄音帶反覆了發信後才切掉發信機開關。

「現在只好等著了。」

司巴克斯說完。宇加德博士便急忙地在紙上不知道計算了些什麼。

「根據我的計算，照目前火星跟我們之間的距離而說，三十秒以內就應該有回信了。」

大家不約而同地看了時鐘的秒針，秒針像蝸牛爬樹般慢慢兒爬動，好不容易到達三十秒處……然而超過了……然後過了一分鐘，又到了一分三十秒！

宇加德博士把計算紙揉成一團。

「也許我計算錯了。錯誤的就是……。」

這時突然火星的單調通信錄音『咔噠』地停止了。正在辯解的宇加德博士也慌忙地閉上了嘴。大家立刻把視線集中在那個沈默下來的擴音器。過了幾秒鐘後，一個新的聲音朗朗地跑進來。

「約翰・凱布拉號，請……有沒有聽到這裡的聲音？我們正在收聽你們的波長所做的瞬間波動，如果沒有錯的話，請再打出五個瞬間波動吧。然後繼續重覆它。因為我們的受信能力有了變化……。」

「馬上打！」唐命令著。

司巴克斯依照指示馬上一次又一次地發出ㄉㄨ・ㄉㄨ—，ㄉㄨ、ㄉㄨ—的略號。訊號打完之後大家再度靜候回信。電波以同光速，每秒三十萬公里，費三十秒的時間到達火星。然後再以同等時間回信到這邊。現在這個來回短短幾十秒鐘，卻好像是永恒，大家又等得如何地心急！

「約翰・凱布拉號，我們確實收到你們的訊號了！」

說時遲那時快，一聲「哇！」的歡呼突然從控制室爆發出來！火星來的通信仍然繼續地說：

「……看樣子，你們的通信機故障了，根據現在收到的報告，你們是用『略號』通信。因此我們正在圖書室找略號表。如果能找到表解開訊號的話，就請把詳情報告過來吧！記住！至少要重覆五遍。我們再說，因為我們的受信能力有問題，所以發信至少要重覆五次以上

。我們為了受信，隨時都在等候。祝你們好運！」

為了複雜的轉變手續，無法馬上發出訊號。所以唐便把這邊所發生的一切事情，用打字整理作出一篇說明通信文，放入了電腦裏。這篇通信文立刻被電腦組合成ㄉㄨ、ㄉㄨ」的符號錄進錄音帶上。然而另一個錄音帶上便被輸入新的記錄。相信火星上的電腦，分析這些資料後，會替我們計算必要的航線修正。發報士重覆地發信。然而時間一秒一秒地消逝，約翰・凱布拉號漸漸離開它的正確路線了。

大家緊張地等候火星的回答。可是這一次的回信並不是有關航線的修正指示，而奇怪的是他們在問油箱裡噴射燃料的剩餘量。這個回答也很快地發了出去。火星沒有馬上回信指示正確方向。時間又一分一分地過了。室內瀰漫著緊張焦慮的空氣，沈默了數分鐘後，好不容易通信送來了：

「約翰・凱布拉號，請。」

一個沙啞的聲音，雖然聲音勉强裝著樂觀些，但是仍然帶點憂慮的語調。

「這並不是最後一次肯定地回答。『數字』再度被放入電腦裡計算，應該會有結果的。不過說實在話……你們航行發生錯誤實在太久了。所以從現存的噴射燃料來看……想要

修正航線，不太容易了。……換句話說，你們的太空船，現正邁向太空的外側飛行中。」

方向修正好了

當大家被這可怕的消息嚇得目瞪口呆的時候，有人把門故意敲很大聲。衝進來的是空氣監視員。他行了禮後遞交出一張紙片給唐說：

「船長，我認為有需要把測定記錄給你過目一下。這是剛剛測定的最新記錄。」

唐接過紙片看了看後，仍然一無所知。

「對不起，請你告訴我這些數字的意義吧。」

空氣監視員逐一指著右側的數字，指頭最後停止在標紅圈的數目上。

「這些數字表示空氣中氧氣濃度的百分比。從隕石撞擊後，我們每五小時測定一次。雖然變化緩慢，但已經降到最低數字了。這可能是太陽暴風帶來的放射熱，使單細胞植物大量死亡的關係。這些單細胞植物除了隕石撞擊時跟著水流失一部分外，又再度地減少，所以才降到這麼低。」

「那是什麼意思呢？」

「簡單說，船內的人因爲呼吸作用，把氧氣變爲二氧化碳的總量比單細胞植物把二氧化碳變爲氧氣的總量還要多的意思。換句話說，我們能呼吸的空氣越來越稀薄了。」

唐忽然全身感到一陣顫抖。目前需要解決，且迫不及待的問題實在太多了。唐問他：

「距離危險期還有多少時間？」

「至少還有幾天吧。但是我們必須立刻找出對策，不然……。」

「立刻是不可能吧。不過我儘早去空氣調節室就是了，誰是那邊的負責人呢？」

乍看之下只不過是二十歲光景的該船員，裝著一副困窘的表情說：

「這個……亨上尉去世了，所以照理，應該是由我負責的。」

「你的名字是？」

「范先——是空氣監視員，三等兵的范先。」

「好吧，范先。從現在起你是代理空氣調節士官。我們的生命都記託在你囉！請你好好完成任務吧！」

「是，船長。」

范先馬上立正敬禮。看到精神飽滿的范先背影，唐堅信，這位青年一定會完成他的任務



。唐的腦海又恢復到火星通信的念頭。這件眞是使人覺得絕望。他問克利加：

「我們讓火星一直擔心的噴射燃料是什麼呢？我眞不希望被人認爲很幼稚，只因爲學醫的，一時無法識別太空船的種種。我總以爲大約翰是靠核能引擎來發動的。」

「沒有錯呀，船長。可是它同時也需要噴射燃料。火箭的推動並不是靠機械轉動的力量；而實在是靠某種物質的噴射力。無論此噴射是何種物質都叫做噴射燃料。比方說化學火箭的話，燃料瓦斯便是等於噴射燃料。瓦斯往某方向噴射，火箭便往反方向推動。噴射愈多，產生的反動力也愈大，火箭便推進得更快。另外噴射火力加强，同時可以增加加速度。

核能太空船大約翰也以同樣道理推動的。我們的噴射燃料是由一種被打碎成極微細的西力康（珪素）粒子造成的。是用鋼鐵工廠裡的廢鐵屑在眞空狀態中氣化的粒子，須利用顯微鏡才看得出來的。這些粒子再用核能引擎加速成超高速。我們的太空船就是靠這個力量來推進的。」

唐點了點頭：

「聽起來好像很簡單……總而言之，我們現在雖然擁有藉核能引擎的作用發揮幾乎無限的能力，但是仍然沒有足夠燃料來修正我們的航線了，對不對。」

「正是如此，船長。平常我們都裝載多餘的燃料，可是修正航線所用的燃料便需要更多，我們這一次航線誤了太多了。」

唐振作精神問：

「能不能使用別的東西來代替噴射燃料呢？」

克利加對於唐的問題搖頭說：

「可惜沒有那種東西了。目前沒有別的物質能通過噴射器裡細小的孔道，而且核能引擎也只能配合這種噴射燃料來設計的。」

克利加說著便把臉轉開。這時唐才發現平時意志堅强的主任下士官也變得很消極，克利加無力的說：

「我們似乎已經窮途末路了。」

唐叱聲說：

「不能放棄希望呀！即使無法修正正確航線，也可以使它盡量靠近正軌啊！我們難道這個也做不到？」

「或許可以做，可是沒有用的。把全燃料孤注一擲，也許可以飛近航線，可是那樣我們

就沒有減速用的燃料。」

「不過，我們會因此更靠近火星了，對不對？我想火星附近一定有別的太空船，這麼一來，我們就有轉乘別船的機會。總之，我們不妨先問問火星連絡中心吧。」

等候火星的回答，眞使人焦急萬分，不過說實話大家也沒有抱著多大希望。

「我們正在藉電腦探尋一切可能性。不過到目前爲止還沒有找出有希望的線索。第一，我們尚未找到能來救援我們的行星間太空船。如果派連絡用的小型太空船，它因爲沒有長程繼航能力，所以無法接近本船。不過我想不要絕望，我們繼續奮鬥吧。」

室內又是一片沉悶氣氛，沒有一個人講話。這時突然宇加德破口而說：

「我似乎不能同意克利加主任下士官的看法，我不得不指正主任後面所說的那句話。」

宇加德站著埋頭思考了很久，他似乎一點也不察覺，從主任的『最後說明』後時間已超過了十五分鐘。

「我想一定有我們能做的事。我已經從各方面調查現況。以我的觀點，我認爲主任只看問題的一小部分而已。」

說著，宇加德便在室內開始踱來踱去。

「問題的核心是在修正我們的航線上，而並不是要尋找新的燃料。如果往這方面研究，相信問題會明朗化，而且找出答案也更容易了。」

「我還是不明白。」克利加說著迴望大家。宇加德綻開了笑容說：

「如果噴射燃料無法增加，何不相反地拿船體來配合現有燃料的工作量呢？」

忽然，唐也跟著含笑說：

「說得很對！減輕船體的重量不就是配合噴射燃料嗎？」

宇加德點頭補充後一些應注意的事項：

「能拋棄的東西都要事先磅它的重量。這件事可以命令電腦去處理。越快處理，機會也就越大了。」

唐馬上把筆記簿和筆抓來手邊，說：

「馬上開始吧。我們先把根本船航運和船員性命無關的一切東西都記錄起來。你們有什麼提案沒有？」

宇加德回答著：

「乘客的行李也不能例外。除了現穿的衣服外通通丟棄吧！」

事務長勇凱嘆了口氣說：

「你們將來被法院裁判的情景彷彿在眼前了。」

唐一面寫筆記一面說：

「恐怕兩樣都是掛有保險的東西吧，一邊是貨一邊是命……要選那一邊可不是很明顯嗎？也許貴重品和特殊物品可另當別論，其餘的東西請都丟棄吧。十五分鐘後大家在大餐廳集合，然後由我來說明好了。」

勇凱點了頭退出去。唐再看其餘的人。克利加用指頭逐步點數物品。

「餐桌、椅子、大盤、廚房裡的大部分。還有全部的冷凍和冷藏食物，因為我們拿緊急用乾糧來沾水吃就可以活命了……。」

「好辦法！還有誰要接著唸下去呢……。」

大家一旦把精神集中，工作進行得意外的順利。要拋棄物品的目錄，唐忙著一個個打「」在各項目上面。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被忽略了，唐問：

「『船貨』怎麼辦呢？」

克利加搖頭說：

「能夠的話，我也同意拋棄它了。重機械類、衣類等等很多可以不要的東西。可是這些『船貨』大都被裝在貨櫃裡，它為了能耐加速，一個個都被密封起來。如果是駁船式火箭的話，就有強力的插座機可以打開貨櫃。可惜本船沒有這種設備，也許我們可以另造代用品來推開它。可是起碼要費上兩天的時間哩。」

「那太費時間了。我想我們不要去動那些船貨，而來拋棄其餘全部的東西吧！」

當船員開始進行拋棄工作時，唐才舉起沈重的腳步走到餐廳去。餐廳裡會有什麼樣的場面等候他呢？他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果然如此，一百二十名乘客個個面帶險惡的表情在等著唐。在那裡，船員們已經開始打毀圓形桌子。為了控制那些噪音，讓大家能聽到報告，唐不得不拉高嗓子大聲喊。

唐開始說明：大家現所處的困境，及為了隕石的撞擊致使本船脫離了軌道，又為了救大家，不得不減輕本船的負荷量等等。當他說到要拋棄乘客們的東西時，乘客們便一齊發出不滿的噓聲。

「你沒有那種權利，我決不讓你胡亂搞！」

隨著一位老婦人責罵後，有很多人也異口同聲地喊：「對！對！」

唐等到怒吼聲平靜後，再開始說明：

「各位，如果你們覺得我專橫，我道歉。不過請你們了解，目前除此之外，沒有別的方法。你們知道我本來是個醫生。只因爲士官們全都去世了，不得不暫代船長的職務而已。可是我們已經跟火星中心一直保持連絡。如果不減輕船重，就永遠無法修正軌道，這是火星站下的結論哩。」

話說到這裡乘客們不滿的騷動仍在持續著，因此唐再度鎮定他們：

「安靜點！我是船長！我要命令：除了我剛才唸的物品外，其餘的請三十分鐘內全部拿來這裡！記住！你們的生命正跟這些東西有密切關係。」

嘴裡仍在喃喃不停的乘客們，終於無可奈何的離去了。如果這個時候來舉行投票表決，我一定沒有把握勝算，唐不由得苦笑起來。可是不管乘客喜歡不喜歡，我必須要救他們的生命。乘客中有個男性，等到大家離散了，最後走近來，他自我介紹說：

「船長，我叫卓衣爾，是布立古將軍的秘書。」

「嗯，找我有事嗎？」

卓衣爾對唐愛理不理的回答，裝出笑臉繼續說：

「是關於將軍的事，將軍盼望跟你會談，這是不是無理的要求？」

唐猶豫了一下，他忽然記起跟將軍約過會談的事。既然約定了，就早一點實行諾言吧。那麼就趁現在。

「知道了，好吧。一起走吧！」

「謝謝你，船長。相信將軍一定很高興。」

兩人先去控制室拿鑰匙後走向臨時禁閉室。看到兩人進去，將軍便從床棚下站了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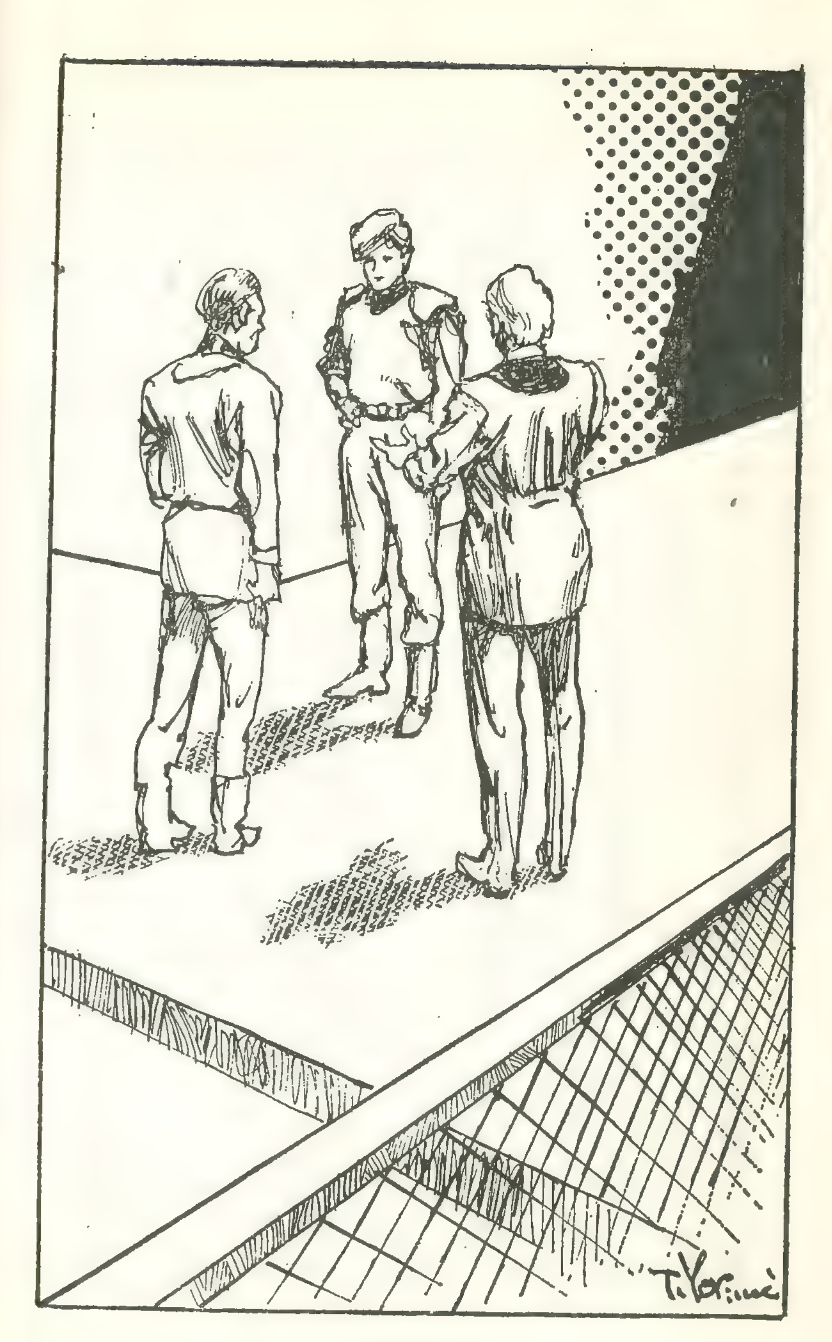
「謝謝你來，船長。」

「將軍，你有什麼話要告訴我嗎？」

「是，請撥幾分鐘給我吧。首先我願意道歉我在船室裡所惹的禍。當然我也遵照指示，繳出全部香烟……。我自己是個能下命令，同時也能聽命令的人，只是我忘了繳最後一包，因此情不自禁的把它抽了，想不到竟引起火災，因此我心裡覺得非常抱歉。」

「將軍，這對於我們眞是一件遺憾的事情。」

「大概是吧，話說回來，請問你究竟要把我囚禁到何時？我並不是對於刑罰不服。你的處置是很正確的。不過我想我已經受到充分的處罰了，不是嗎？」



唐想現在最需要每一位乘客的合作。如果拉攏將軍，可能有種種好處。再看將軍，不但憤怒平息了，並且似乎由衷地表示悔意。這麼一來，沒有必要再監禁他了。

「好吧，將軍。你可以出去吧。也許這並不是什麼刑罰，這只不過是調查火因的一種臨時措施而已。」

「那就謝謝你了。」

將軍最後冷淡地說。顯然跟剛才溫和的語氣完全兩樣。布立古將軍跟卓衣爾一起轉個身就出去了。目送他們出去的唐忽然又想起另一件事。對，那個調查火因的船員又怎麼說？他不是說灰燼裡面找出了更多的香烟嗎？找出不止一包的香烟？難道將軍是故意的？可是，算了吧！要是將軍為了獲釋而撒謊，也大不了什麼問題。因為事情已經過去了。唐決定把精神再集中在目前太空船上。當他走到通往A甲板的階梯時，眼睛忽然映入難以相信的奇觀。

這個甲板床是位於太空船的外壁，因此有處強化玻璃製成的大展望窗。在直徑三公尺的圓形窗外，清清楚楚地浮現出不會閃爍的一群群大而明亮的星星。

隨著太空船的回轉，看上去好像船不動而星星本身在緩慢移動了。除了出發和到達行星之外，從船裡望外的景色一路上均是這些燦爛美麗的鑽石群！

可是現在景色又不同了。一道明輝的太陽光正照著一大堆拋棄物。一件物體漸離漸遠，消失在太空中後，另一件物體接著又浮現出。減輕船體的工作正在進行。空氣鎖室呈現一片熱鬧景象，船員們的作業也乾淨俐落。平衡錐裝在空氣鎖外側門旁邊。它先測量並記錄被搬進來的拋棄物，然後把它們一個個搬入空氣鎖室，等貨物裝滿時門便被關上，室內空氣也被抽光。接著便打開側門，把所有貨物用離心力拋出太空中。然後空氣鎖室的門又被關上。工作就照這樣反覆下去。

正在監督作業的克利加主任下士官，看到唐來便走近向他報告：「目前做得還算不錯，船長。除了跟乘客們發生一些小摩擦以外，工作進行得很順利。」

「什麼小摩擦呢？」

主任看了看四周低聲說：

「船長，我是個比較現實的人。如果我認為事與自己生命相關，我決不採取喚起乘客良心那種軟弱消極的作法。乘客搬他們的東西來之後，我跟事務長等人便再度去搜查船室，在那裡我們找出了很多該丟而沒丟的東西。結果我們還是通通把它處理掉了。」

「好一個鐵面無私的人呀！主任，看樣子你也遲早會吃上官司的。不過請你放心，我一

定站在你那一邊。」

「謝謝船長。這裡的作業不久就完了。現在正在計算拋棄物的總重量，以做連絡火星的資料。」

「我再嚕嗦一遍，請你還是趕快做完吧。」

克利加默默點了頭之後又繼續回到工作崗位去。

當唐剛要轉身時，忽然一陣眩暈襲上來，使他差一點兒倒下去。唐急忙抓靠了牆壁，除非航線被修正，不然他無法放心休息。唐慢慢地走到控制室。往船長椅子倒下似地坐下。

「船長，有噴射情報進來了。」

唐在迷迷糊糊中聽到聲音，唐猛然抬頭醒來。報告的人是司巴克斯。唐稍看了司巴克斯拿在眼前的紙片說：

「對方怎麼說？」

「距噴射開始，還有十分鐘。主任和宇加德博士正在做噴射上的準備與調整。火星連絡中心對於航線的修正終於發出『頗有希望』的訊號了。」

「不要說『頗有希望』而願他們說『頗有成功』了。」

唐雖然心裡有點不滿，但馬上補上一句：

「眞謝謝你了司巴克斯！你……跟船員們……終於完成任務了。」

「但願如此。」

司巴克斯說完便離去。

其餘部分是靠機械作業。火星電腦先指示航線修正所必需的噴射量，這些數字立刻被輸入太空船的電腦系統。現在只是等著瞧了。駕駛盤上的指針表示出電腦正在促使核能引擎加高馬力，當馬力加到某點時噴射便開始。不過電腦不曾告訴我們噴射的那一刹那。大家在緊張氣氛下只好忍耐地等候。……當太空船忽然向橫傾斜的時候，他們知道這就是噴射的瞬間。唐興奮地說：

「來了，開始了，宇加德博士。要過多久我們才知道船已上了正確軌道呢？」

數學家皺起眉頭說：

「唔，讓我想想看。要正確地上軌道，最少也要一個鐘頭吧。只要我們向火星中心報告當時，他們的電腦就會立刻通知我們是否已上軌道。」

「船長，電話來了。」

。克利加喊著。唐接著打開電話器開關看眼前的螢幕，螢幕上出現拉麻．庫森憂慮的臉兒

「船長，能否勞駕你來病房？有個病患者發燒了，我眞不知道如何處理？」

「有沒有其他症狀？」

「我學你的方法，指壓他的腹部。除了普通疾病的現象外並沒有異狀。」

「好，知道了……不必擔心吧。普通輕微的傳染病大部分都有那種症狀的。你就保持現狀吧，我馬上就去。」

比起負太空船的全責，他寧可在醫療方面多費些心神。唐是位受過訓練的醫師，無論處在何種境況，他總是有把握處理它。可是一旦遇上太空船操作上的問題，他總覺得措手不及。

「主任，我去病房了。如果有什麼報告，請你打電話給我吧。」剛打開門，唐差一點就被代理空氣調節士官范先撞倒。疾疾衝進來的范先臉色蒼白，一副恐怖表情說：「眞抱歉，船長。我是來找你的，最好你我兩人來密談。」唐關上門看看左右，走廊上已經沒有人影。

「這裡已經沒別人了。到底是什麼事？」

「關於氧氣的事情，船長。氧氣的產生量又急劇地降下來。因爲氧氣和二氧化碳的互換率降低，所以目前我們只能吸取船內剩餘的氧氣而已。雖然我們有剷除二氧化碳的裝置，可以暫時不必擔心室內會充滿瓦斯。可是氧氣卻慢慢地……。」

「究竟多久以後，我們才會直接受到影響呢？」

「現在就受到影響了！不相信的話，請你跑跑看，馬上會呈現喘氣而難受的現象。不但如此，過了一、兩天以後，我們就……。」

「什麼！?」

「一、兩天後，我們就開始一個個地死了，船長。」

答案在眼前

「沒有什麼地方會疼嗎，布里斯先生？」

唐發問。他診斷病人的脖子和腋下。可是那裡並沒有重型傳染病症狀—淋巴腺腫。

「不，那裡也不疼。如果會疼，馬上會告訴你的。」

細長的臉，鉤形鼻子的布里斯看起來是一位個性很強的男人。



「我在這次旅行上投入了大批金錢。結果所過的日子跟『快樂假期』簡直離譜得相差十萬八千里。首先是隕石的撞擊；接著被迫吃乾燥無味的食物；加上行李也被搶走：而最後便落魄成這種慘兮兮的大病人。如果你們把船弄乾淨一點，相信我是不會染上這種疾病的。」

「那可不一定吧！我們為了防止病菌的傳染——甚至怕傳染到別的行星上，船內始終保持著像醫院裡那麼乾淨。我敢說這個病十之八九是你從地球帶來的。可能因為潛伏期過了，所以症狀顯現出來了。」

「現在我的病狀惡化到什麼程度呢？」

他的聲音已轉成消極、憂愁，體溫38度，脈搏和呼吸均正常。

「沒什麼大礙吧。這我可以保證。目前只是發燒而已，別的沒有變。不過我要把你留在病房幾天，為的是防禦疾病的傳染。我幫你打殺菌藥和解熱劑的針，請你不必擔心吧！」

唐正在準備注射藥時，電話響了。為了急著想接電話，他差點兒把注射器丟掉。

「我是船長。」

「終於成功了，船長。」

是克利加的聲音。平時冷靜的他這次卻很興奮地說：

「我們一分不差地搭上軌道了。不，說正確一點，火星來的報告說：我們再修正一點點就可以上正確的航線了。因為噴射燃料剩下不多，所以我們並沒有搭乘原定的制動軌道而改搭上捕獲軌道了。」

「那有什麼不同呢？」

「平常太空船是朝著火星的衛星弗波斯站前進。我們煞住速度後便搭在弗波斯的軌道上。可是現在本船已經沒有煞車用的剩餘燃料，所以只好直奔火星。我們必須注意的就是不要衝進大氣圈，而只推進到火星引力所及的距離就好。這樣我們的船才能順利駛入迴繞火星的軌道了。」

「這個消息實在太棒了，主任。我們要由衷地感謝你及全體人員。」

「現在真的一切都很順利了。」

唐把電話掛掉，於是他又想到另件事。很順利這句話也許言之過早。我們到達環繞火星的軌道時，萬一氧氣告罄了怎麼辦？如果大家窒息，可不是前功盡棄嗎？

唐給病人打完了針後，便爬到有空氣調節室的C甲板上去。C甲板上的所有器材都被拿去做船的修理和補給。所以現在這裡寂靜得像墳場一樣。有些門扉被打掉拿走了。倉庫裡已

經空無一切。多餘的機械也都從甲板上被剝走。唐走過這些荒涼的地方，便看到范先站在前面等候著：

「船長，這就是圖表，請你自己看看。」

唐雖然一頁一頁地翻看，可是因過度疲勞，表上的數字都看得模模糊糊。

「叫我看也無濟於事了。因為你是這方面的專家，所以請你說明說明吧。到底什麼原因使氧氣量減少呢？」

范先指著壁上的裝置。那是一處有照明的點檢用舷窗，窗裡看得見有種透明的藍色液體。

「那是單細胞植物。它是浮游在水裡的微小植物。它會把船內的二氧化碳轉變成氧氣。可是隕石撞擊時它跟著大量的水一齊流失。不僅如此，為了太陽暴風的襲擊，有更多的植物細胞不是死滅就是變異。所以我們已經沒有充分的單細胞植物來製造必需量的氧氣了。」

「有沒有希望使它繁殖呢？」

范先搖了頭說：

「我也曾經努力想除掉變異的部分，讓它們儘快分裂繁殖，可是增加的速度太慢了。儘

管投入很多營養素，也無法加速它的繁殖力。」

「好吧，我知道你的意思了。那麼別的裝置如何呢？」

唐回頭看那些大船室裡別的機械。

「這是用於作水的化學處理實驗，顯微鏡分析，自動模擬化的機械，而那邊的便是空氣處理裝置—要除掉空氣裡的汚染物以及二氧化碳的機械了。」

「那些東西有沒有什麼幫助？」

「多少是有的。可是那還是不夠。我們正在使機械全速轉動。它可以把二氧化碳分解成氧和碳。不過這是一種補充用的機械而已。當二氧化碳過剩的時候，只拿它來做短時間的代替罷了。」

唐振作起精神，拼命地思索。

「我記得我們有貯藏氧氣，那些氧氣夠不夠用？」

「不行，船長。它只能維持極少時間而已。即使全部派用，我們也維持不到半天了。」

「那麼到底我們要怎麼辦才好呢！」

「我也不知道如何才好！」

范先的臉已經因恐怖而變成蒼白。唐有點後悔自己問得太愚蠢。范先已經盡全力了，只是問題已超出他能力範圍，使他無法完成而已。

「好了，不用再擔心了，我們遲早總會想出辦法的。」

只管說可不簡單？可是究竟能做出什麼？在這個行星間太空深處，究竟那兒來找氧氣呢？再努力想吧！唐拼命地絞盡腦汁，結果什麼也沒想出來。不過不知怎樣，唐總是認為這個答案好像遠在天邊，近在眼前。眼前？眼前只有浮游在水中的微細植物而已。這些單細胞植物已經無法快速增加了……。他雖然不得不承認這個冷酷的事實，可是他仍然覺得其中一定有答案。可是，究竟，在那兒……？

突然，唐突然哈哈地大笑起來。

「有了，答案還是在我們的眼前呢？」

唐用力拍了范先的背。

「哪，范先，看看這裡吧——你看到什麼呢？」

「什麼嗎？……當然是單細胞植物呀，船長。」

「還有其他沒有？」

「沒有啊！只是單細胞植物浮游在水中……。」

「嘿，你最後說什麼？」

「水啊。」

「好，那麼我再問你，水是由什麼東西化合而成的？」

突然，范先也領悟到了，頓時他高興得不得了。

「氫……還有氧氣啊！」

「完全答對了，我們所需用的電力可以從核能引擎產生，電力可以說取之不盡。把電放入水裡，那麼這兩種元素便可被分解出來……。」

「把氫放出船外而留下氧來呼吸對不對？可是船長，我們也需用水啊，而且單細胞植物也並不是不需要的。」

「我並不打算把全部的水都用掉的。不過我想乘客們一定會提出抗議吧。太空船上的水始終不停地循環著，一滴都未曾浪費過。不過比起其他維持生命的物品，水是充實得多了。總之，我們決定留下最低限度的水量。把其餘的通通分解成氧氣。這樣也許會影響大家的日常生活，例如：身體不乾淨，或有口渴等不舒服現象，但是起碼呼吸是不成問題了。

「有什麼必要的裝置嗎？」
唐想馬上回答，但一陣疲勞感又湧上來，他軟軟地坐下來，然後折彎指頭開始數數。
「首先，我們要準備像浴槽般大的容器。不要蓋子，也不須要其他複雜的裝置。其次是直流電，這個用粗大的電線連結發電機便行了。最後還需要一些導電用的弱電解液。有鹽，或者含鹽的東西都可以派上來使用。」
「食用鹽如何？」
「那絕對不行，因為食用鹽的成份是鹽化鈉……換句話說，如果鈉混進了氧氣裡，就變成有毒的瓦斯，我們真不敢領教了。因此一定要找鹼性鹽才行！繁殖單細胞植物的營養素裡面，有沒有適當的物質呢？」
范先掏出補給表，開始找適當的品名。
「這一個如何？鎂是製造葉綠素所必需的物質了。因此船裡貯藏者鎂硫酸鹽……。」
「對，我們有瀉藥艾布森鹽！這是最適當的物質了。現在比較麻煩的就是如何製造大小適合的容器跟如何在溶解液裡連絡陰極的兩個問題了。陰極所產生的氫，直接放出船外就行。那麼另一端便會產生氧，我們把這些像水泡般湧出的氧，直接放出空氣中便行了。」

唐迅速地繪出略圖交給了范先。
「船長，我想這會成功的。我們可以利用擺在那邊內層舖玻璃的沈澱槽。先把它洗乾淨後，再把弱電解液攪拌進水裡就好了。可是我不大清楚各種配線和放出氫的方法了。」
「我會叫人幫你的。我們克利加主任一定知道辦法了。萬一他不會，他也知道誰會。反正我會叫他來就是了。」
結果克利加不但自己來，同時也叫司巴克斯和朱不佈斯基代理輪機長一起來。他們從已經被清理過的冷凍室拿出電線裝在甲板下面，然後再詳細的計算如何才能做必需量的通電。在這個工作進行當中，另一批人便從展望台拆下展望用的圓形玻璃，罩蓋在電分解裝置的陰極上面。再把導管從那裡延長到連結船外的排氣瓣。這個被改造過的瓣，只能排出氫却不能排出有用的電解液。
「準備好了！」司巴克斯最後喊一聲。
「好，把開關打開！」
唐自以為喊了個大聲，可是實際上他已經累得不能站起來。
克利加把粗大的開關壓下。朱不佈斯基便把變抗器的把手慢慢兒推轉。當電流通進浸漬

在容器裡的電極上時，立刻看到小泡泡發生在電極周圍。一會兒，電荷量逐漸地增加，泡沫也愈變愈大，然而滾盪上升到水面後就破了。唐彎著腰伏在泡沫上面，深深吸了一口氣。

「啊！太棒了！我們的問題似乎已經全解決了。」

純粹的氧氣把唐渾濁的頭腦清洗得一乾二淨。唐把臉靠近容器上氧氣最濃厚的地方。他眨眨眼睛鬆鬆氣想藉此把疲倦和緊張全都放出體外。因此連身旁的電話響了，也似乎沒有聽到。一直等到別人把聽筒遞給他以後才覺醒。

「唔，是我……。」

他一面說話，一面看螢幕上的拉瑪．庫森。

「船長，希望你能到病房來。這裡又有四個人染上跟上次那位病人完全相同的疾病。他們都在發燒。而且對於上次那位病人我們也不知道如何救治。他已經失去了意識，脈搏也跳得很慢。我們都無法再恢復他的知覺了！……」

怪病

唐告訴拉瑪最好去睡一下，他想獨個兒來處理這個問題。四名新患者都睡在病房裡，而

第一個患者普力斯被隔離起來。唐站在普力斯的床邊仔細聽患者沈重而緩慢的呼吸聲。他又注意擊在他身上的記錄裝置。症狀是很明顯的……不過這究竟表示何種意思呢？第一、脈搏……雖然慢卻有規則。第二、心臟……正常，沒有錯的。第三、體溫……竟然有三十八度八。打了退熱劑以後，仍然繼續上升。抗生物質及特效藥物都發揮不了作用。

到底是什麼原因呢？剛剛唐還自負說對於醫療工作要比太空船的操作更有把握。可是現在，面對這種奇怪的病狀，卻一點辦法也沒有了。然而他的身體已經累得很……。

勉強抑住呵欠後，唐走進了事務室，小心翼翼地洗了雙手和手腕，再把手放入超音波殺菌裡面，他一面從熱水瓶裡倒出熱咖啡來喝，一面努力想把各種事實整理，把它整理出成為有系統而具體化的結論。

除了收容原因不明的發燒病患外，有什麼別的事實呢？最嚴重患者普力斯的特徵，便是臉和下巴歪斜。這種症狀是小兒痲痺惡化時才會出現的。可是普力斯又沒有小兒痲痺的其他該有的症狀。到底這是什麼病呢？唐真像一隻撿到舊骨頭的狗兒，有些徬徨不定，不知如何處理？他又想，也許這是從未聽過的新病例。可是他馬上又否定，也許有些病會急劇轉變症狀；只是屬於稀罕的病例。總之，決不可能是完全新的疾病了。

可能是稀罕病例的一種吧。如果把醫學書籍一本本詳細查閱下去，一定會耗費好幾天時間，因此唐不得不縮小調查的範圍。普力斯可以說是唯一的線索了。因為某疾病的第一個染患者往往是把該病原體帶進來的人。唐把電話拉到身邊，然後打電話給事務長。

「勇凱，病房裡有個叫普力斯的乘客。我需要知道他的出身地跟乘本太空船前曾在何處等等。凡是有關他的資料，我全部都要。」

「請稍候吧，船長。你要等呢……或者我再打電話給你呢？」

「你再打來吧。我留在自己的房間。」唐說完放下聽筒時，看見拉瑪．庫森端了一個罩著白餐巾的盤子進來。

「船長，給你端飯來了。我想你這些時間一直都沒有進食過，所以我自作主張給你拿來了……。」

唐怎麼想也想不出上一次用餐的時間，不過他一點都沒有飢餓感，可能是太疲勞的關係吧。

「謝你了，可是我也不曉得能不能吃得下。我以前曾看過泡水的乾糧，營養雖然夠，但看起來真像潮濕的刨木屑，所以我現在不想吃了……。」

可是當拉瑪放下盤子拿開餐巾後，唐的說話聲便停了下來。他看到盤子上放著一大塊熱烘烘，正在冒蒸氣的牛排，他聞到還在咻咻作響的香味兒時，不由得嚥下口水。他的反射意識想順手拿起銀製的刀叉來切。但忽然間，他滿臉通紅，怒氣沖沖地瞪著拉瑪厲聲叱道：

「拉瑪！我不是命令過你嗎？我說過乾糧以外的食物要全部拋棄掉，包括我本身在內的全體人員。不管什麼人都不許濫用特權的！難道你要存心侮辱我！？……。」

拉瑪舉起兩手做防禦姿勢倒退了幾步，然後回答說：

「船長，絕對沒有這回事的。這是一件很單純的事，你且聽我說吧！首先，克利加主任發現某廚師正在偷烤這塊牛排。你知道主任是個有正義感，同時感情容易衝動的人。看他怒氣兇兇地處罰那個卑劣的廚師，眞夠厲害。其中給他最重的處罰便是讓他好好地烤完牛排後只讓他聞而不讓他吃。沒收起來的牛排，如果把它拋棄，未免太可惜了。所以後來大家滿場一致，決定把它獻給船長——一位最值得賞識這盤牛排的人。現在請你趁熱用餐吧。」

唐沈默了一會兒，接著便拿起了刀叉，他感激萬分，甚至用顫動的聲音說：

「本來我是最不喜歡這樣做的。不過，謝謝你了！請向大家轉告我的謝意吧。這眞是一份可口的牛排。」

電話聲在唐吃完了牛排，又將喝完最後一口咖啡時又響起來，是事務長打來的。

「船長，關於你要的資料已找到了。普力斯是一位從地球上芝加哥湖火箭上來的大芝加哥市民。他在這次旅行前，起碼有一年以上寸步未離開過該市了。這樣的資料夠不夠？」

「謝謝，那已經夠了。」

唐慢慢放下聽筒，糟糕，唯一的線索又斷了，大芝加哥市從未發生過什麼稀罕的傳染病。

「有什麼麻煩的事情嗎？」

拉瑪問他。唐發現自己的煩惱已經露出在表情以後便挺直了身子說：

「有一點，找不到線索了。我正在努力探求這些病人的症狀。不過我覺得這件事很棘手。老實說我也摸不清那裡不對勁。哪！拉瑪！因為你也志願將來做個醫師，所以你必需了解，醫師究竟也是個人－有血肉的普通人，不能像神仙般萬事都靈通了。

換句話說，我們都不是博學萬能，因此我們才需要有各方面各部門的專家。我現在正需要向這些專家求援了。請你留在這裡繼續工作吧。如果有什麼事情，可以打電話來控制室找我。」

唐覺得走廊延長了許多，是疲勞感增加的緣故。他在途中遇到了忘了名字的某乘客夫人。當兩人擦身而過時，唐輕輕向她行禮，可是夫人却很不客氣地哼了一個鼻音，唐尷尬地苦笑起來。他對於她心中埋怨的話似乎能聽得出來……。她一定是在心裡這麼罵他：行李竊賊，食物小偷，水小偷，討厭的假冒船長！

控制室裡只見克利加一人在那裡。克利加沈坐在航海士椅子裡，他交叉著手腕正在凝視著眼前各種指針和量表。克利加絕不是在勤務中貪睡的人，不過現在眞希望放他睡一覺。雖然經過唐再三的勸止，但克利加仍然伸直了一百八十公分的身子做立正姿勢。

「本船正在修正航線上航行中，一切都很順利。船長，空調室也來了報告說：船內的氧氣仍然保持著原定的成份。」

「輕鬆一點吧，主任。請坐吧！」

唐這時發現平時愛乾淨的克利加，現在却穿著皺皺的制服。他因勞累過度，眼眶下呈現一團紫圈兒。

「你已經多久沒有上床睡覺了？」

「不太清楚了。不過我覺得很好。我一點也不感到疲勞，我是個既不喝酒又不抽烟，每

天準九時就上床入睡的人了！」

「胡說！」

唐大嚇一聲，於是兩人便哈哈大笑起來。

「跟火星之間的有聲通信連絡上了沒有？」

「還沒有，不過我已經跟宇加德博士學會了用電腦把通信文改成錄音發聲的電子計算裝置，你如果要連絡，請把內容給我，我立即能打出來。」

「那就很簡單了。那麼，請你發信給火星，叫他們連絡地球，再叫倫敦聯診中心準備收受我們的通訊吧！因爲我極需要請教一些專家們的意見。」

「這麼說，是不是跟那些病患有關呢？」

「正是。我告訴你吧。因爲你是我的副官，不過請你嚴守秘密。最初那位病患，現在情形很嚴重，而且其他病人也逐步呈現同樣的症狀了。更糟糕的是，到目前爲止，仍然無法判斷究竟是什麼病。」

主任聽唐的訴苦後，默默地向著電腦鍵盤開始打通訊。等火星連絡地球，再連絡倫敦聯診中心可能要費一些時間了。

唐坐在船長椅，努力整理自己的思想。疾病，治療、症狀……一片一片地旋轉在腦海裡，但却無法構成一個有意義的結論……。

在模糊的意識裡，不知經過了多久。唐被喊了幾次又被搖了幾次後，方從沈睡中醒了過來。勉强打開瞌住的眼皮，看到主任站在面前伏看著他。

「船長，聯診中心已經進入受信狀態了。」

「我睡了多久了？」

「大約四個小時了。首先去查病房，因爲病房很平靜用不着打擾船長，所以我們就讓你好好睡了。」

「謝了，主任……睡眠對於目前的我好像是很需要的。」

唐看了看四周，看到司巴克斯正在調整臨時裝配的發信器。

「那麼，現在請把我的話發信出去吧。」

唐開始敍述有關該怪病的症狀，患病者等所有醫學上的各項資料。然後再報告病患的姓名、住址等，以便請求調查他們在地球上的醫療記錄。說完了話，唐就打了個大呵欠、伸伸懶腰。司巴克斯把唐的報告立刻改成略號輸入發信器。

「我來洗臉吧。等回信，恐怕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吧。並且我會順便叫人端咖啡給你。」

自從隕石撞擊，發生一連串的意外事件以來，唐覺得現在是心情最佳、最舒服的時候了。眠也補好，而且也沒有迫切的緊急狀態。至於怪病問題，已盡了努力，而有別人也正共擔責任。過去他是孤軍奮鬥，不過現在他有地球上無數醫學資料做他的後盾了。

火星中心又來電轉告倫敦方面要求更多的資料。於是唐又把自己知道的所有情報再度發送出去。病房方面又來了一次平靜無異狀的報告後，唐才開始眞正地放鬆了心情。他隨手拿了杯子，喝了一口咖啡。心裡回想，不知道過了幾天了，好不容易恢復這樣舒暢的心情。所以當姍姍來遲的診斷中心把回信送到的時候，唐已經樂得沒有心情去聽那種消息了。

「約翰．凱布拉號，請聽。這裡是火星中心。我們收到倫敦聯診中心要給傑斯大夫的通信。通信的內容是這樣——『非常抱歉，我們找不到相當於你所描述的疾病。因爲這可能是極爲怪異的病，所以希望你能留詳細而正確的診療記錄。』」

什麼怪異的病！唐不由得跳了起來。強化纖維玻璃杯從他手中滑出，一面洒下咖啡一面滾落到甲板上。他又碰上了絕望的釘子了。外援眞靠不住，又要靠自己來解決這個問題了。

唐又呈現出比從前更深的孤獨感。

「好像情形不太妙了，是不是？」

克利加問唐，唐苦悶似地回答：

「不太妙？你說得太客氣了。不知何故，他們似乎無法探求出這種擾人的熱病了。」

「如果它是熱病，我想不必太擔心了吧。我們再過幾天就會到達火星的環繞軌道，那時火星中心便會派更多的醫師來了。」

「但願是普通熱病……。」

電話聲又響。唐停止說話，克利加拿出聽筒：

「是拉瑪從病房打來的，要請船長馬上去。」

「他有沒有說理由？」

克利加看了看控制室裡其他人員後，終於坦率地說：

「是的，聽說普力斯已經死了。」

造反

「已經沒有什麼事替他再做了，船長。」拉瑪說。

「話雖這麼講，可是……。」

唐想要開口，總是找不出話來。還是拉瑪說得對的。拉瑪拉起被單蓋上死者的臉部，而唐始終側著頭想要避開現實。但這是不可能的，兩人都已盡了力了。論輸血、冷水擦身、心臟刺激、以及打興奮劑，那一樣沒嘗試過？但是卻沒有一樣有效。如今普力斯就這麼簡單地死了，有如切掉電燈的開關，生命線忽然斷了。儘管醫學如何地發達，也無法使死人復活。

拉瑪低沈地說：

「恕我遲報，船長。我們又有新患者了。當你在這裡治療的時候，我已經把他們收容起來。倫敦說這是什麼病呢？有沒有防止它的辦法？」

唐搖搖頭。然後想起，為了竭心挽救普力斯一命，竟忘了告訴拉瑪有關倫敦來的最後消息。

「他們也不知道是什麼病。所以有關這個病的治療，我們又變成孤軍無援了。」

「可是，他們沒有不知道的理由呀！」

拉瑪很斷然地說。因為拉瑪對於醫學的無限威力，抱有近乎信仰的崇敬。

「他們應該精通萬病，不是嗎？那麼爲什麼不知道這個病呢？」

「他們唯有此病一無所知。」

「那眞是豈有此理了，除非是新的病例。」

「就是了，可能就是新病例。不過這已經是無關緊要的，因爲我們已經得不到外面的幫助。所以我們只好自己來防止它。首先我們要由阻止病的傳染着手。然後再調查與病人接觸過的人。能夠的話也應考慮隔離他們。」

「要在太空船裡辦這件事，可不簡單啊！」

「是不簡單吧。也許辦不到。不過至少要試試看。我去控制一下，馬上回來。」

由於唐先行用電話連絡，所以當他進去控制室時，大家都已經在那裡等候。通信室的司巴克斯、輪機室的朱不佈斯基，還有事務長和克利加。主任臉上留有半邊的鬍鬚。可能是在刮鬍子的時候，剛好接到火星通訊的緣故吧。

「輕鬆一點，大家請坐吧！」

唐說著正拿不定主意要如何向大家開口說話？『開門見山』……只好坦誠地說吧。相信大家都是受過訓練，臨危不亂的太空飛行士，他們是不怕任何困難的。

「各位我們收容在病房裡的病人，有逐漸增加的趨勢，而且最初的病人已經不治而死了。老實講，還沒有人知道這種怪病以及它的危險性。因此我打算把病房和控制室隔離起來。相信我自己也染上此病了。照理應該留在病房裡，但是我必需留在控制室來指揮全船。我對於你們也許有感染的危險，不過我要求你們委屈點，繼續留在你們的崗位上工作。」

「無所謂了，船長。沒有別的辦法，就只好如此吧。」

克利加好像代表全員的語氣說：

「那麼我們要怎樣隔離呢？」

「首先我們要隔離病房。那裡有輸水管。如再補給幾包乾糧給他們，吃的問題便解決了。然後儘快再把乘客移到船的另一端，並且隔離遠一點。這一次可能他們又會發牢騷了。不過我們也該習慣他們的牢騷。最後我們要設第二隔離室來收容曾經接觸過病人的乘客。同室者、太太、朋友等雖然我們不詳細感染的路線，不過早一分鐘隔離，相信就能防禦它繼續蔓延。事務長，你現在有沒有帶乘客名單？」

事務長點頭拍拍身旁的公文夾。

「好，那麼咱們開始工作吧。我唸病人的姓名和船室號碼，你就給它們打個記號吧。」

現在，最初發覺到線索和其中的關係的，是兼任過大約翰建造工程的克利加主任下士官。當唐正在唸乘客們的姓名以及船室號碼時，站在駕駛盤前的克利加忽然抬起頭來。他的表情，最初是苦皺著眉頭。可是當他聽到號碼逐一唸過去以後，他的表情愈變愈緊張，他好像嗅到線索的警犬，偷偷而迅速地走到壁櫥前。他找了圖冊，翻開一張大藍圖，把它展開在桌上，聚精會神地凝視著它。

「船長，請你來看這個好不好？」

唐走過來看藍圖。原來那是太空船某部位的斷面圖。

「有什麼發現嗎？」

唐發問。這時，主任用粗大的指頭輕輕敲了圖以後，拿出了一枝紅鉛筆來。

「這些都是被隕石穿破的船室，是曾經暴露在太空後再被修復密閉，輸入空氣的房間。」

克利加用紅筆把那些船室一個一個地圈起來，然後大聲地喊叫：

「勇凱！請你再唸一遍病人的船室號碼好不好？」每當號碼被重覆唸出來，克利加就更斷定似地敲打圖上的船室。唐更以驚訝而不可思議的表情凝視圖面，等唸完了號碼便抬頭望

著主任。

「你是不是要暗示什麼……。」

「不，這不是暗示，船長。我是在指出事實啊。」

克利加以深刻的表情回答。

「可是，究竟有什麼事實呢？雖然染上熱病的人確實都出自被隕石穿洞的區域，而他們都是沒有被隕石直接撞擊的幸運者。可是這有什麼特殊意義呢？我想這只不過是一種巧合而已。」

「我並不相信巧合，船長。尤其在這種很多人被捲入問題的時候，更不能說『巧合』。也許有一個或兩個的巧合，但是現在是全部的，一個都沒有例外的呀！」

唐笑著說：

「還是巧合吧。然而你卻在故意暗示隕石和疾病之間有某種關係……。」

「事實上是有關係的。」

「絕對沒有這回事！」

唐一面來回踱步，一面高聲反駁。

其餘的人均默然不作聲。

「被穿洞的區域，當然空氣也漏光，溫度也降低。但是後來又被修補密閉，空氣也重灌進去。而且在溫度和其他狀況未恢復以前，並沒有人進入船室裡，所以他們絕沒有理由引起感冒或其他毛病的。我想這也許是……。」

唐忽然停止，睜大眼睛。

「不，絕對沒有這個道理的。主任，請問你，當隕石撞到的時候，我們的船在那個地方呢？」

克利加抽出另一張圖，指一個地方回答：

「大約在這裡，船長。」

「照理說那就是地球和火星間的黃道面上了。那麼，我再向你問一個重要問題。在這個黃道面上，還有其他東西沒有。」

「什麼也沒有了。」

「不要操之過急吧。阿司貼羅德，……小行星如何？」

克利加笑了笑，又敲打著圖表說：

「不是在這裡，船長。火星和木星之間……阿司貼羅德小行星的位置是在這裡吧。」

「如果我沒把天文學記錯的話，阿司貼羅德小行星群裡面，像阿波羅或愛羅絲等小顆星，它們不僅跑入火星軌道內，有時甚至於跑到地球軌道內來，不對嗎？」

克利加立刻收回他的笑臉，終於也承認了這一點。

「對了！我幾乎忘了它的存在。」

「那麼……這也是重要的問題了……假定阿司貼羅德群在這一帶。那麼撞到大約翰的可能是阿司貼的小破片。換句話說，那就是構成阿司貼羅德行星帶的岩石群中的一個了。我們能不能這樣假想？」

「這是很可能的，船長。不過這有什麼重要呢？」

「大家都知道，根據最有力的學說，阿司貼羅德是古時候夾在火星和木星間的某行星被撞碎而形成的。換句話說，最重要的一點是，撞到我們太空船的那塊岩石就是古代行星的一部分了。」

大家還聽得莫名其妙的時候，唯一勇凱的直覺好像猜測到唐的言外之意。勇凱馬上變了臉色大聲叫道：

「我明白了，你說這個病……這個熱病原來就是從隕石上傳來的是不是？從幾百萬年前被粉碎的行星上所傳染來的疾病。」

「對，我就是要指出這一點的。這種想法並不是怎麼離譜。我曾經在病人身上做過所有的檢驗了。血壓測定、細菌培養、驗痰、驗尿，什麼都試驗過。這個太空船裡也有小型電子顯微鏡，如果有細菌的話，一定可以發現出來的。可是使用電微鏡結果，也找不出病原來。我們拼命想防止的這種病，相信是由病原體而來的。不過究竟屬於何種病原體，仍然摸不着一點頭緒。

的確，病原體（原名叫：必濾絲）還有很多未知數。病原體是一種世界上最小的生命。幾乎位在生物與無生物的界點。事實上有些學者仍然相信「必濾絲」並不是生物。它可以在實驗室裡用中性化學藥品合成出來，而這些人工必濾絲也被證明跟自然必濾絲完全沒有差異。

有些必濾絲被乾燥後，能固守它的合成組織。在長久的貯藏後，仍能恢復它的原性。學者們也知道能保持幾百年的時間而不改變它的性質。由此推想，也許它在生死未辨的狀況下能生存幾千年，甚至幾百萬年都說不定的。

所以，我們對於這種疾病感到陌生也是難怪的。因為它是不曾存在地球上的完全新的病例了。或者萬一存在過，也是幾百萬年超古代的事情了。如果這個假設能證實的話，可以說我們就是外星球疾病的犧牲者了。換句話說，我們的體內沒有這種抗菌力，因此以我們人類的醫學技術是無法治療它！」

因為大家聽了之後都屏住吸息不敢作聲，所以勇凱的悄悄細語，聽得格外地響亮：

「這麼說，我們已經死路一條了……。」

「不，不對！」

唐毅然一聲大叫，他好像用這個驅魔似的聲音來振奮大家的精神，他接著便鎮定地說：

「我們也許還有機會。大約翰裡裝載著很多器材，足夠裝配分析器和培養器的。我們沒有早作菌的培養是因為不知道要培養那一類病菌。我們的血液裡面含有太多種製造熱病的必濾絲。要從其中選出一種必濾絲需要經過很長的時間以及麻煩的實驗手續。不過我相信我們現在可以來培養了。主任，撞到我們的那塊隕石是不是還停留在太空船裡面？」

「是的，記得還在太空船中央的無重力倉庫中吧。」

說著克利加便指出藍圖的某一點。

「太空船中央部有個能向船外打開的貨倉。裡面堆著船荷、貨櫃、或其他各種東西。隕石可能就夾在那裡面吧。」

「能不能找出來？」

「大概可以吧，不過找它做什麼呢？」

「為了採取必濾絲的乾燥標本。假定附在隕石上的乾燥必濾絲因撞擊而被散落，恢復原性以致造成這次感染的話，我想我也可以用同樣道理在實驗室裡把它培養出來。如果試驗成功，我們便有希望製造治療藥了。雖然試驗過程很複雜，可是這是目前最好的防禦方法了。」

克利加接著說：

「似乎有希望了。現在讓我來穿太空衣，去找隕石吧。如果找到，我就把它帶來。」

「請拿兩套太空衣來。我也想跟你一道去。我希望立刻調查隕石的工作。並且希望帶隕石進來時，不致再發生任何危險。」

「我希望你不要擔任這份危險的工作，因為你是船長。」

「現在與其說船長，不如說醫師較好。太空船現在航行得很順利。但是這種必濾絲……

假定它仍存在的話，除了我以外，就沒有人能夠處理它了。所以我決定一道去，主任。」

當兩人正在談論的時候，船室的門不聲不響地被打開，不過沒有一個人發覺。等聽到有人喊叫時，大家才回過頭。

「誰都不准離開現場！」

布立古將軍手裡拿著槍，站立在門旁。他還帶領卓衣爾和另外兩個蠻漢。他們都手持鐵棒把守在布立古的身後。

「從現在起，太空船的指揮權要歸於我了。先生，請你回到病房你的崗位上去。自從你指揮本船後，一切都被搞得亂七八糟。我向你聲明，乘客們都與我同感。而且他們都贊成我當船長。我是最適合指揮大家的。

去吧，回去執行你的任務吧！——然後要把你的愚策，及各種狂想都拋在腦後。

知道嗎，從今以後，你又恢復醫生的身份了。而我才是這個約翰·凱布拉號的指揮官。」

佔領

在這晴天霹靂的事變中，大家都啞口無聲，眼睜睜地看將軍和他的部下闖進來。可是克

利加主任卻立即採取行動，他對於叛徒的槍口一點也不怕，毅然挺身走出前面，他以命令口氣厲聲叱道：

「你們現在犯的是强佔行為，根據全世界會議法規，在太空中犯了强佔要比照海上强佔法來判刑。不，可能還要罰得更重。這種罪，最輕是無期徒刑，什麼人都不能倖免。所以我勸你們還是趁早放下武器吧！把你們的手槍交給我好了。」

克利加這種大膽的反擊似乎收到奇異效果。站在布立古後面的幾個人已經放下棍子，以困惑的眼神彼此相看。克利加更堅決地邁出幾步，伸手想接將軍的手槍。但將軍卻往後退，大聲喊叫：

「如果你要奪手槍，我就不得不開槍了！」

「你敢打就打吧！那麼你就變成殺人犯了。以後你就終身坐牢了。來，把槍交出來！」

布立古又退了一、兩步說：

「卓衣爾，把這傢伙幹掉！」

布立古一動也不動地命令著。說時遲那時快，卓衣爾狠狠地一擊便閃電般地落在主任的左肩，把他打昏在甲板上。布立古繼續狂叫：

「我們是不退縮的，誰也勸止不了我們。」

抵抗結束了。被打倒的克利加想要爬起來，他在甲板上拼命地掙扎。這時一群武裝乘客也從走廊衝進來。唐對叛徒們反駁說：

「你們這種暴行，其實一點用處也沒有啊！你們根本不知道太空船的操縱法，也不懂航行術。同時我們船員也決不幫助你們的。」

布立古歪著嘴邊發出冷笑說：

「你胡說什麼。我們之中至少有一個人懂得駕駛太空船的。不但如此，在每一個船員的身邊，我們都會派兩個監視員。他們無法拒絕自己的任務。如果不操縱太空船，那不僅是我們，你們也會受到生命的威脅。我不再嚕嗦了。因為我的副官會跟我並肩作戰的。你不認識宇加德博士嗎？」

宇加德帶著一把廚房用的菜刀，從乘客中走了出來。宇加德輕輕地點了頭以後便走到船長椅前，然後大大方方地坐下來。這一次唐所受到的打擊可真大了，他萬萬也想不到宇加德博士竟然做他的副官。這位墨西哥數學家也背叛了！唉！萬事休矣！唐看事情不可收拾了，便改變態度，面向將軍說：

「好，我明白了，布立古。那麼就請你好好操作太空船吧。雖然不知道你打算要怎麼做……。」

「我會使它安全到達火星啊！」

這時，克利加一面在甲板上掙扎，一面反駁著說：

「不管如何，你的『牢獄行』已成定局了。就只拿私運武器一罪，就可以判你徒刑了。」

「我不理那些無聊法規，我就偏要帶武器。」

唐憤怒地叱責說：

「手槍及造反的愚笨行為對於我並無所謂。我所擔心的只是太空船上所有人的生命。我非去找那塊隕石是不行的。」

「不行，你要回去病房，不許你再嚕嗦了。」

「你一點都不了解。我現在是無法治療病人的。不僅如此，連怎樣照顧他們都不知道。如果能找到隕石來調查，也許能發現治療的方法……。」

「帶走！」布立古用手命令兩個部下。

「包括其他瘋狂的計劃，我都已經聽膩了。我將來一定要向鑑定委員會提出申請，來鑑定你這個精神不正常的人。不過目前還是要你執行醫師的工作。如果你的精神還正常的話：：。」

受了打擊而喪志的唐，已經無力再抵抗，被兩名高大的乘客押出走廊。他們把唐押入病房以後，就站在門外繼續監視。

「究竟發生了什麼？」看到唐不尋常的表情，拉瑪很驚異地問。當唐把經過告訴了他以後，拉瑪更顯得驚動，他接著很憤慨地說：

「非抵抗不可，一定要戰鬥到底！你救了他們的生命，怎麼反而受到這種報應？世界上那有這種殘酷的道理呢！」說著拉瑪馬上打開壁櫥，很激動地找出一把大手術刀來。唐急忙勸止說：

「這樣做沒有用。他們都上了武裝，不過我相信他們心裡面是害怕的。不然，怎麼會輕易地加入這種明知造反的計謀呢？老實說，只要我們能平安到達火星，那麼這條太空船要誰來指揮，都無所謂。現在最主要的是能不能找出怪病的治療方法。可悲的是布立古禁止我去做這件事，但是不管如何，我一定要想辦法。」

可是事實上兩人都無法動手。因為門外的兩名叛徒輪流地監視他們，一點都沒有放鬆。最初幾小時，他們連電話也利用不到。因為將軍為了要控制全權，把所有的電話線都切斷。一直到自以為完成了太空船的佔領，確信控制了全船後才恢復通話。唐先用電話叫出輪機室，可是出來接電話的却是布立古的部下。空氣調節室以及其他區域情況都大致相同，所有船員都一個個被分開來。他們在執行任務的時候，最少都以一比二的比率嚴密被監視。看樣子要奪回太空船，恐怕已經沒有希望了。

唐雖然感到深沈的絕望，可是他仍然振作精神，想努力救活病人。患病的人數現在已經增加到十四名了，而且初期染患的人，病情愈形愈壞。唐抱著一線希望，他想也許會偶然地發現新治療法。因此他又努力嘗試配合各種抗生素。結果仍然失敗，因為藥效一點都沒有發揮出來。

因為緊張和疲勞，唐意志消沈，終於放棄了工作，他連衣服也不脫就躺下床。他想睡一下，因為在太空船上，這時候已經是深夜了。

從太空船上，可以不時地看到燦爛的太陽光，那個只有白天而沒有夜晚。為了要使船上的，過著有秩序的社會生活（例如吃飯、睡覺等），他們自動地把時間規劃，分成晝和夜，

來維護人類不可缺少的東西—健康。

原來人體的構造，無論是清醒或在睡眠，均有規律地循環。這些規律一旦被破壞了就會產生許許多多奇妙而不尋常的現象。搭乘在太空船上的人，到了他們所規定的晚上便開始睡覺了。唯有在工作崗位上執勤的人員還繼續工作。

唐已經入睡了。可是太空時間午前四時左右，被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吵醒，唐在暗中摸索了電話筒以後，看到將軍的秘書卓衣爾出現在螢幕上。

「快叫監視員來聽電話，我們有話要連絡。」

唐真想把電話筒摔掉置之不理……管他什麼連絡，去你的！我才不幫忙你們這些鼠輩呢！

可是，隨後又想回來，這樣做並不帶來什麼利益，寧可讓他們去說話，看看他們有什麼動靜？因此唐便走向門邊，告訴了他們。可是叛徒卻露出疑惑的態度，他們半信半疑的留下一人加強監視，另一人便拿起聽筒來聽。聽了一會兒後又把它放下來。

「他們叫我們帶這位大夫去控制室，我來帶他，你留在這裡就好了。」

「有沒有說理由？」另一個問道。

「好像有人生病了，來吧，大夫帶著你那小小皮包走哇！」

唐揉揉瞌睡的眼皮，從壁櫥上取下緊急用的黑色醫療皮包。

是不是又有人患熱病了？究竟是誰？然後唐突然異想天開，他希望那個新的病人就是將軍。雖然這是違背醫德的想法，不過他在想像如果將軍染上疾病，他的「造反」及「佔領」不就失敗了嗎？唐被監視員緊跟在身邊，走向控制室。控制室外的門衛看到兩人，就點了頭把門打開，一踏進裡面，唐首先看到司巴克斯躺臥在甲板上，他緊閉眼睛，手壓在腹部，不停地在那裡呻吟。宇加德博士雖然坐在船長的椅子上，可是卓衣爾卻握著手槍站在牆角。卓衣爾說：

「看吧，這個傢伙生病了，他一彎了身子，就很快地病倒了。他是我們不可缺少的通信員。」

「我摸過他的額部，他正在發高燒呢！」

宇加德也接卓衣爾的話補充著說。看起來跟先前的病狀不同了。是不是又一件新的病例呢？唐跪在司巴克斯身旁後便打開醫療皮包。他先拿出自動診察記錄器，再摸司巴克斯的額部。唐覺得他的皮膚冷冰冰，一點發燒的跡象都沒有。奇怪，體溫很正常呢？唐剛要開口說

話，司巴克斯忽地睜開了眼睛，故意眨眼，向唐作了一陣暗號後又把眼睛閉上去。剛好同時，走廊那邊的門也被打開。唐聽到克利加一口厲聲。

「把手槍放下來！卓衣爾，我是不希望傷害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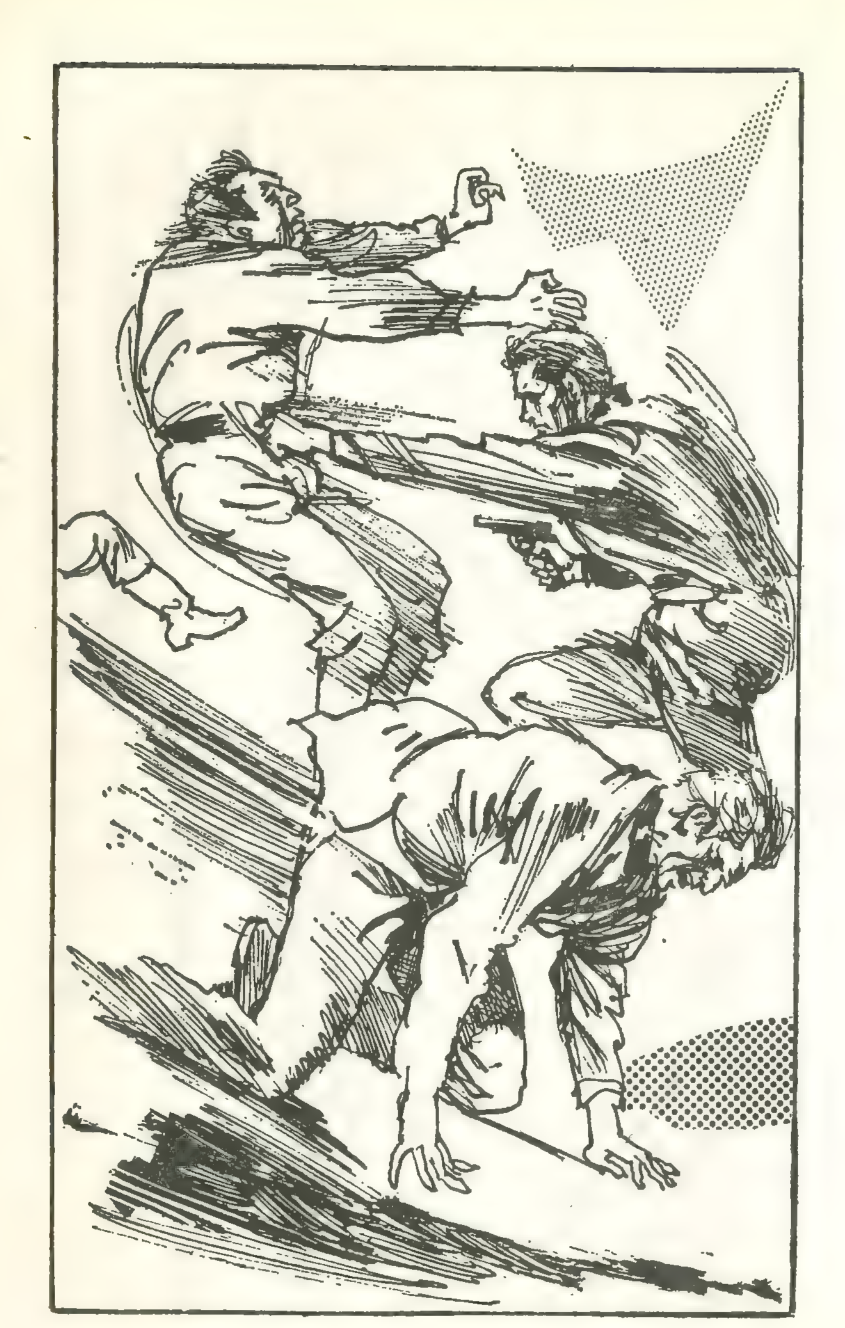
唐回頭一看，一幕戲劇般的場面，在眼前展開了！首先，克利加推著被解除武裝的兩名叛徒背部，巍然站立在門口。克利加的大型自動手槍，正確地瞄準卓衣爾。一方面宇加德博士也挨近另一個警衛的背後？把刀尖刺貼在他的脖子上。宇加德轉變一百八十度的態度厲聲叱道：

「放下武器，不然會白刀進去紅刀出來的噢！」

接著叛徒的棍子便掉落，然後在甲板上咔啦咔啦地滾動。卓衣爾看了看每一個人，猶豫了一下後想舉槍扣板機，但克利加的自動手槍搶先一步開火了。

「碰！」一聲槍聲中，只聽到卓衣爾痛苦的呻吟，手槍從他手中掉落。他左手抓緊了中彈的右腕，鮮血立刻從手指間滴下來。這時司巴克斯從甲板上站了起來。他一面歡呼一面拾起掉落的手槍。唐對於這個突如其來的局面變化目瞪口呆，更覺得莫名其妙？

「克利加，這是怎麼一回事啊？」



唐問了克利加，克利加主任露出會心之笑，放下了武器，然後說：

「是宇加德博士的功勞呀！這些計劃都是博士所策動的。」

宇加德似乎禁不住心裡湧上來的歡喜，他看大家敬佩的視線集中在自己身上後，便輕輕地鞠躬而說：

「在我的國家裡，會常常遇到這種事情的。那位奸詐的將軍知道我的祖國時常發生革命，便要求我協助他造反。當時我一口就答應了。可是他忽略了我國反革命的歷史。

要消滅壞的組織，最好的方法是滲透到該組織裡去。這就是所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了。我參加組織後，便成為將軍最高幹部。我就一直等待夜晚的來臨。因為我認為這種叛亂，在它未成功之前，要趁早把它消滅掉才行。所以當將軍臨睡前把手槍交給部下的時候，我就認為時機到了。於是我就打電話給克利加，道出我的計劃。幸虧主任也能馬上了解，並告訴我船長室藏有一把緊急用手槍。最後的場面就是剛才如你所見的。隨著一、二、三的暗號，首先司巴克斯假裝病倒；接著是叫你到場；然後克利加主任也緊跟著到達，戲劇就這樣很快地落幕了……。」

「不，還沒有落幕囉！還有剩下要跟我談判的一幕了！」

憤怒得滿面發青的將軍，忽然出現。他一步跨入房間後冷冰冰地向宇加德掃了一眼。

「這麼低賤的陰謀怎會成功？從這一位醫生走出病房後，我就馬上接到情報了。瘋狂而自暴自棄的醫生，始終虎視眈眈想要奪回太空船，難道我看不出來嗎？不，我是很清楚的。現在你們註定失敗了。」

布立古說著便指著他背後，那裡已經聚集了一群武裝叛徒。布立古奸笑一聲，故作媚態似地說：

「來，把武器丟下吧，我也不願訴之於暴力了。快點吧，這樣大家都不受報復，也不必流血了。快！把那把手槍交出來。」

布立古將軍一面伸手一面走近了克利加。但主任反而舉起槍，對準將軍的兩眉大聲叱道：

「你再走近來，我就要殺人了！」

將軍急忙停止了腳步。

「我不願意見血了。這是投降的最後機會。你也沒有那麼多子彈殺我們全部人員，何況我們都不怕死呢！」

控制室充滿著使人驚心的死寂。在一觸即發的火藥氣味中，沒有一人敢再動彈了。可是過了一會兒，唐便打破沈重的氣氛說：

「布立古，你這樣做一點用處也沒有。你真是個假冒鬼，自己心裡有數吧。不但如此，又是一位嫉妒心重而心地狹窄的糊塗海賊。像你這樣卑鄙自私，怎麼會有人為你犧牲生命呢？這個太空船的船長仍然是我。如果你現在放下武器投降，我可以保證不再問你的罪……。」

「大家不要聽這傢伙的話。攻擊！把他們打倒！」

布立古拼命的嚷叫，可是經過唐的一番勸導後，叛徒們心裡已經開始動搖了。也許他們另一方面害怕主任所對準來的槍口吧，他們只在那裡你看我，我看你，沒有一個敢發動攻擊。

「你們這些膽小鬼！」

布立古將軍拉高悲鳴似的怒聲，蹲下來拾起警衛所丟下的鐵棒。

「你們跟著我來吧。這傢伙是不會開槍的。他不會成為冷酷的殺人者，他根本是一個膽小鬼啊！」

布立古說著便向前推進。

「我如果是你，決不這樣做了。」

克利加一邊講一邊打開自動手槍的板機。「咔吱」板機聲響徹了寂靜室內。

「你打不了的。」

布立古冷笑著，把鐵棒舉高起來。

「對！如果是別人，我一定打。可是你嗎？我倒想要看看站在被告席上被判刑的表情呢？」

主任說完便把手槍放了下來，但將軍卻認為有機可乘，猛然往主任頭上鎚下了鐵棒！主任雖然是個大漢，卻像野貓般敏捷地閃開身子。一手擋禦鐵棒，另一手反抓手槍把柄，往將軍額面償還了一擊。

苦悶聲立刻從將軍嘴裡漏出來。鐵棒從他痲木的手裡滑下來。克利加順勢反轉在身旁的叛徒腹部抽他一拳。

只見將軍捻彎著身子向前傾跌，然而終於臥倒在甲板上。克利加看都不看地馬上又把槍口對準叛徒們。

「不放下武器的，不管是誰，我就開槍！把武器放下來！」

大家知道克利加這一下不是說著玩的。於是乖乖的放下棍棒。克利加默然俯看脚邊一動不動的將軍。他蒼白的臉上綻開了一絲微笑。這時唐走近卓衣爾身旁。檢查他手腕上的傷口。克利加開口說明：

「我曾經是全國手槍比賽的冠軍，所以絕對失敗不了的。」

唐把抗生物質藥粉散在卓衣爾的傷口，再用壓力式繃帶包紮起來。當他手剛碰到卓衣爾皮膚，立即板起嚴肅的面孔，他急忙拿自動診察記錄器貼在他的腕部。

「卓衣爾也染上了！體溫升到39度4分！」

宇加德博士回答著說：

「這沒有什麼驚奇的，我本不打算擴大騷亂，所以一直閉口未說。老實講，從幾小時前起我的體溫也開始在升高了，並且頭也疼得有些不舒服呢！」

唐聽了之後又堅決地表示：

「克利加，咱們無論如何一定要把隕石找出來，而且愈快愈好，不然一切都會徒然無功了。」

唐和克利加彼此相看似乎都看到對方的眼神裡反映出自己本身的恐怖像。

尋找隕石

「又是東湊西併的工具了，這樣會做得成嗎？」

司巴克斯發出了疑問。

「非作成不可了，可不是嗎？」

病房裡實驗台上放滿各地方拆下來的機器零件。唐一面檢點，一面給對方打氣似地反問：

「不但我們的理論是正確的，而且火星中心在醫院裡用同樣裝置同樣零件實驗結果也獲成功。根據那邊的指示，可以培養被發現的病原體來製造特效藥。」

如果能發現的話……。唐並沒有補上這句假定的話。要是找不出隕石來，那麼連續十小時努力準備的工作就歸於泡影了。又假定我們的理論錯誤的話，或者假定發現隕石和怪病之間並無什麼關連的話，那麼所作的都是徒勞的。我們的「假定」太多了。不過這是我們唯一的機會啊！當唐正在穿太空衣的時候，克利加走了進來。穿好太空衣的克利加手裡拿著一

隻鐵製的圓筒。

「如果能裝得進就好了。」

「一定能裝進吧。圓筒比隕石貫穿的洞還要大，所以不管形狀如何，應該是裝得下的。筒子裡還有什麼特殊裝置沒有？」

克利加把容器「拍」一聲打開。

「很簡單呀！從這裡裝入隕石。然後在蓋的內側塗上黏接劑，那麼，容器在二分鐘後便會緊緊密閉。以後嘛，可能要剪開罐皮才能取出隕石了，不過這是沒什麼問題的。」

「嗯，沒有問題了，只要找到隕石的話。我們去吧！」

「你現在有多少病人呢？」克利加問。

「超過了九十名以後，我就不再算了。已經占全乘客的一半以上了。其中有三名已經不治而死了。」

唐默默地走向通往中央幹道管的電梯處。電梯發出嗡嗡聲，升到太空船迴轉軸的中心部分。途中他們覺得重量越升越輕，等電梯停止門開了，兩人的身體已經漂浮起來了。在空中主任偶而觸摸誘導棒，颯颯地向前推進。比較落後一點的唐也緊跟著游過去。等唐好不容易

到達時，主任已經打開了船艙的空氣鎖在等候了。

「我們盡量從靠近隕石打穿處的船艙進去。我們曾經補修過離此約九公尺的C甲板。不過隕石並沒有打進船艙，所以我們不知道隕石究竟進了多深？來，咱們要進去了，請帶好頭盔吧。」

兩人把頭盔面罩「咔喳」一聲放下來。當門關了，空氣被排出的時候，他們都默不作聲。空氣抽光了，綠燈一亮，另一側的自動門便開了。

現在兩人正漂浮在船艙裡的一片黑暗中。這是由光和影所組成像惡夢般的一個場面。唐走不出兩公尺就已經搞不清方向了。雖然頭盔上掛有小探燈，可是唐沒把握使用它。乍看主任，好像浮得很正，頭盔燈也直照著前方。主任的大聲音嗡嗡地傳到唐的耳機裡來。

「也許開始有點困難，可是一會兒就會好了。」

「不知道那邊是上那邊是下？……動一動頭就會暈，全摸不着方向了。」

「不只是你，我們最初都會有這種感覺。第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一點上，其餘的你都不要理。請慢慢地跟我來吧！注意！要始終把我看在你的正前方。這樣你的燈光便反射出我的背。如果你想看什麼東西，不要只動眼球，要把整個頭部轉過去。這樣你的燈光才能夠

照射到所要看的東西了，好不好？」

船艙的兩側那些堆滿的貨櫃，在黑暗裡浮現出灰色影子。克利加一面用光探照，一面向前游過去。一會兒他摸到頭上粗粗的金屬板，便抬起頭來。

「哪，看那邊吧。隕石就是從那裡打進來的，那塊就是我們所修補的金屬板了。」

兩人便把頭盔轉過來。兩道頭盔探燈光線交叉的地方浮現了一個鋁製貨櫃。貨櫃上正開著一個圓形黑洞。

「是不是那裡呀！」

「是了，不過要開貨櫃以前，先查查隕石有沒有在裡面。請你在這裡等一下吧。」

不一會兒，主任的聲音又傳到耳機裡來。

「我找到出口的小洞了。現在帶你去看。」

隕石打穿了貨櫃，鑽進了貨櫃旁用玻璃纖維網捆綁的行李堆裡。主任看了標籤後便說：

「這些是衣類。我們還算幸運，因爲衣服有彈性，減低了隕石的速度，而終於使他停止下來。現在，用你的刀子來切開網子取出衣服吧。」

刀子才切斷了網，那些被束緊的許多衣服，頓時像活的動物蠢動、膨脹，而漂浮在兩人的



周圍來。他們好不容易排開擴散了的衣服群，抓住了所要的一包，克利加把它轉過來，用探燈一照，背面也有出口的洞。

「再找別包吧，隕石跑到更前面去了。」

衣物已經浮滿了空間，使他們寸步難行。第二個貨物包也綁得緊緊的。當克利加把探燈照進捆包上的小洞時，發現裡面有個粗粗的反光體。

「你看，在這裡了！」

唐再用刀子切開了包裹，大量衣物頓時又鬆開浮游起來，兩人活像穀倉裡的老鼠，拼命鑽進衣服堆裡，把衣服一件一件撥開。他們越鑽越深，最後終於鑽到目的物前。

「有了！」

唐很興奮地喊叫，可是因疲勞過度，聲音反而顯得微弱而空虛。隕石乍看之下只不過是一塊齷齪而普通的岩石而已。唐用刀尖輕輕敲它，岩石便馬上溜轉一圈浮游起來。這時唐清楚地看到隕石後面凹處鑲著白色結晶體，唐一面倒退，一面急急催促克利加。

「快拿筒子來！……注意，不要用你的手去碰它！」

「這個白色結晶，就是你所要的東西嗎？」

主任一面用刀尖動它，一面這樣問。

「是的，希望這就是我要找的東西。」

唐緊張得滿身大汗，頭也開始疼痛起來。

主任裝好隕石，把黏接劑塗在蓋子裡層蓋好筒子後，還用手壓它，檢查有沒有完全密閉。

「再過兩分鐘這個鐵皮筒子便堅硬如鋼了。」

「謝謝你！那把刀子恐怕已經被污染，最好留在這裡吧，脫太空衣時也請小心些。不能沾上污染物了。」

「OK！那麼請再跟我的後面來吧！等我們到達空氣鎖間，容器已經完全密閉了。」

克利加又像海龜似地排開著浮游物向前游去，唐便又緊跟在後面。他說：

「乾燥的病原體，到底的病原體，又是什麼形狀呢？」

「就是嘛，我也不太清楚了，話說回來，幾時才能脫下太空服呢？」

唐用手套擦拭著頭盔上的水膜。這些是由於空氣急劇流進來的時候所形成的水膜。

「綠燈沒有亮以前不能脫。而且還要走出空氣鎖間。這個金屬溫度很低，怕你會凍傷的。」

一會兒門開了，兩人又游回到中央幹道管。唐伸出手說：「你把容器交給我以後先走吧。脫太空衣時別碰到外層囉！對了，我幫你脫吧。走出這裡後，要直接回去控制室囉！我也馬上就去。」克利加不服氣地說：

「你也需要人來幫忙你脫衣服啊？」

「不，我不需要了。我本身當醫生，有什麼症狀會出現我都很清楚。我不必害怕這種病，因為我已經染上了。」

處在高熱病裡

一天前，發熱病患才佔全數的百分之五十，可是不到二十四小時，全船裡每五人竟然有四人病倒了。

我們還有兩天才能到達火星。火星軌道上，有另一艘太空船正在等候。船上有一批醫師、護士和最好的急救治療設備。儘管如此，我們恐怕沒有一人能獲准離開約翰·凱布拉號了。因為這艘船現在等於是一艘瘟疫船。它會完全被隔離，一直到熱病治療被發現為止。一切的人或東西只能進去不能出來。

唐再服一粒止痛劑，用濕毛巾擦去臉上的汗珠。他知道自己已經服用超量的藥劑。但是他在這個緊要關頭是決不能倒下去的。於是他非振作起來不可。眼前的實驗裝置又開始模糊了，唐揉揉眼睛，勉強調整玻璃栓。

「船長，讓我來幫你吧。」拉瑪說。

「你不能在這裡，因為你還沒有染上疾病。」

「我是無所謂的。因為除了我，就沒有人幫得上你忙的。細菌的培養結果如何呢？」

「還不知道啊！到底能不能培養。甚至連這個溶液裡有沒有病原體都不知道呢！再說要做動物實驗也沒有對象，故只好拿我們自己直接來實驗了。我現在把這個結晶用不同的溫度，不同的培養液來溶解。然後再把它混合、過濾等做各種實驗……。」

唐的聲音又沙啞了，他咳嗽了幾聲，又擦了擦汗。

「控制室的情況怎樣？」

「剛用電話連絡過了，克利加主任和管電腦的彭德都在那邊，因為兩人都還沒有染上病，所以他們很樂觀，保證一定能把太空船開到火星。唯一遺憾的是宇加德博士的病情已進入昏睡狀態，已經幫不了什麼忙。可是根據火星中心的指示，即使沒有人在控制室，船也能靠電腦操

作。再說剩餘燃料，可用於降低火星軌道。」

時鐘……時刻表示器響了之後，唐便想橫過船室走到超離心分析器前。就在這個時候，唐突然間倒了！好像腰骨脫臼般地倒臥在甲板上。拉瑪抱起了唐，把他扶坐在椅子上。

「我會好的，拉瑪。請你把遠心分離器的開關切掉吧。」

當分離器旋轉速度降低，嗡嗡的尖銳聲也轉變為粗重的低吼聲，唐抓著椅子背，想努力站起來。

「如果運氣好，必濾絲治療藥就可以製成了。」

「可以馬上拿出來用嗎？」

拉瑪興奮地說。唐搖著頭說：

「再等等吧。我想還得先請你幫忙分解裝在別瓶裡的溶液吧。」

唐拿起實驗瓶，觀察正在裡面起泡的混濁液體。

「這個培養液裡，溶解著更多的結晶。當第一次用遠心分離器製造溶液時，我就把結晶同時溶解在另一個液體裡，所以萬一第一溶液培養的必濾絲失敗，仍有第二溶液來培養，以增加成功的可能性。不過說起來，我們的實驗，好像在暗中摸索著進行。」

現在第二溶液也小心翼翼地被注入培養裝置裡面，等裝置調整好以後，電開關便被撥上，接著唐便到遠心分離器旁。他打開蓋子取出玻璃容器，又把它移到燈光下去查看。溶液底邊積了一層茶色沈澱物，而上方卻一片透明的液體。

「請給我拿針二O標準針的注射筒來。」

唐把針插入溶液，把藥抽滿注射筒，然後把注射筒交給拉瑪。

「請拿這個去注射最嚴重的病人吧。」

「一次要打多少量呢？」

「不曉得，大概三、五CC左右就行了，要打靜脈。記住！首先打重病患，然後逐步注射其餘的全部病人。遠心分離器裡有足夠藥量分配給每一個病人的。我須要留下來看看第二次的培養液。」

自動鳴鈴聲響了。體溫四十度。開始做過濾工作。要小心囉！如果失手漏掉，就沒有培養液了。要是手不這麼抖，我一定能做得更隨心應手了。可是發抖仍然不停。要好好兒注入藥液囉，不能漏掉囉！

又是自動鳴鈴聲。這一次要作什麼呢？忘記了。把頭低到水龍頭下，打開冷水……這樣

每次都可以提起精神。嗯？照在鏡子裡的是不是我呀？多麼醜的臉兒，這副怪模樣，不把病人嚇倒才怪呢！哎呀！我想想下面到底要做什麼工作呢……？

唐覺得好像自己是躺在甲板上，嘴裡有些鹹鹹的血味，脖子上好像有刺痛的東西……模糊的影子漸漸形成一個人的輪廓來。

「你是……拉瑪嗎？……。」

「你暈倒在甲板上了，而且劃破了傷。我正在替你包傷口呢？……。」

糟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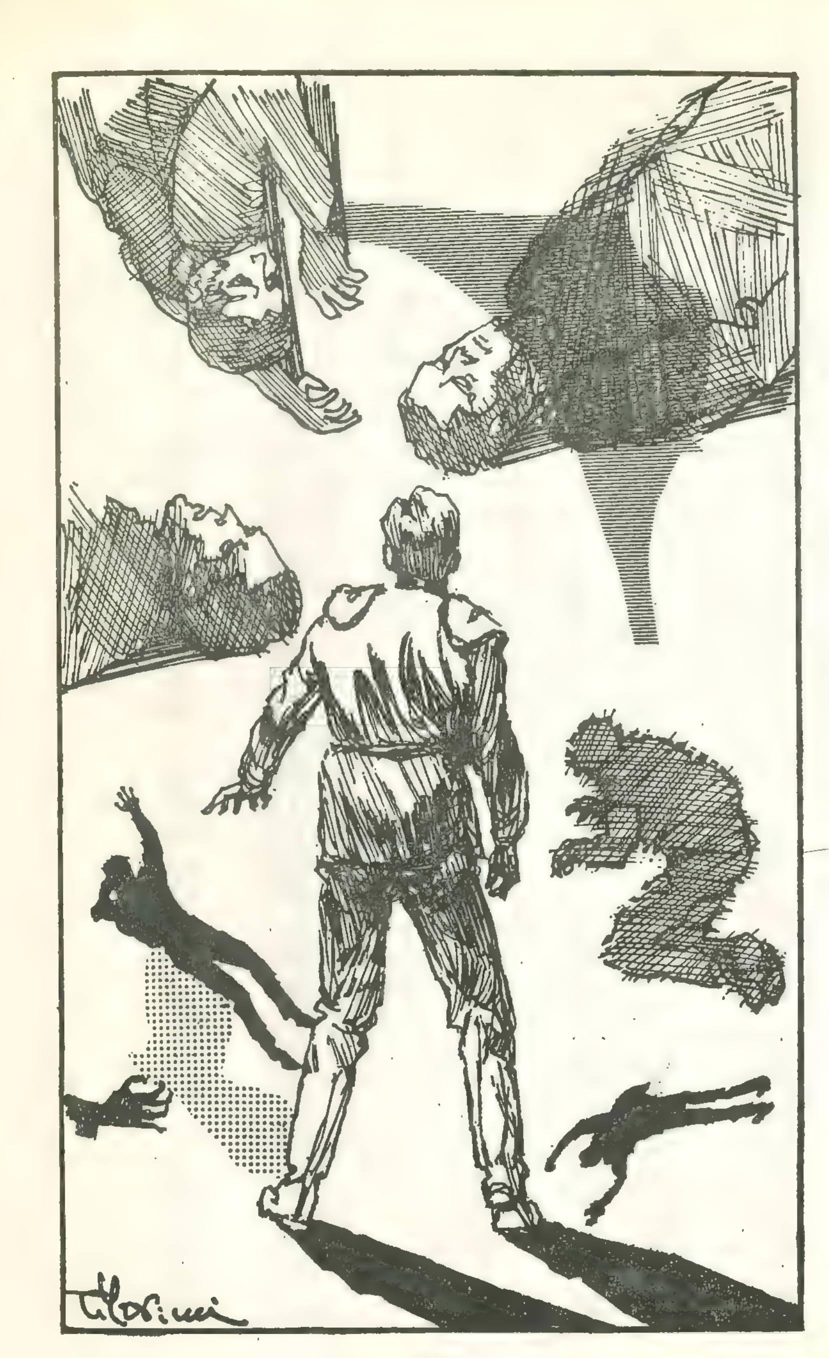
「裝置呢？被我打破了是不是？」

「沒有，沒有打破，船長。你不知不覺地往後倒了，我是因爲聽到電鈴響個不停才過來看個究竟的。現在有什麼事要我做嗎？」

「把我扶起來吧！讓我說明一下。」

現要思考已感到很吃力。腦子裡好像有些朦朧的灰霧慢慢擴散到眼前，現在連看都覺得很難，何況要想呢！可是，我的病人呢？

「注射了多久了？」



「已經有八小時了。」

「病情如何？」

沈默的長幕又低垂下來。唐想要看清拉瑪的臉，但那裡已經塗上一層灰霧，模糊得看不清楚。拉瑪終於開口回答：

「沒有變，一點都沒有起色。相反的又出去了兩個了。克利加主任也病倒在控制室，而被抬到這兒來了。」

「難道我們都是白費心血？我們都會死去嗎？這種結局豈有此理!?」

唐幾乎自暴自棄地自言自語，也許已經該認輸的時候了。人一個個地病倒，一個個地死去。雖然如此，唐眞不甘願面對著現實承認自己的失敗。

唐靠他堅強不屈的意志站了起來。我還可以用眼睛看呀！不，非看到不可。唐用雙手憤怒地揉擦自己的眼睛，眼淚接著便奪眶而出。這麼一下，視力又恢復了一點。唐踉踉蹌蹌走到工作台說：

「給我關掉自動鳴鈴器。看，要把這些溶液小心注入試驗管裡了啊！把它好好兒冷却，再裝入遠心分離器。大約轉四分鐘，然後就可以拿出來用了。」

「這是最後一批治療藥了！」

唐已病得如負傷的大熊，兩頰抽筋，嘴唇向上翻捲，露出整排牙齒在那裡呻吟。對於他來說，講話需要費九牛二虎之力了。

「那會……變成透明液體……一定的。是我們最後的……我們……唯一的……。」

突然眼前一片黑暗……唐快暈過去了……。死神一步一步地挨近他的身邊來。

眞正的船長

一片漆黑的太空中聳立著黑黝黝兩座地球般大的高山。可是明明是山，爲什麼一會左一會兒右地在動呢？不僅如此，它還會說話呢！用陌生語言說話……。可是陌生的語言裡，好像偶而夾含著某些意義。

「……可以開始……。」

「……也許……。」

「……然後再做一次……。」

奇怪？那些沒有連貫的語言片段，是不是從兩座山裡傳出來的？不，那不是山，是人了，是人在講話！一段，似乎很長的時間，唐急著要了解他們的話。可是話聲又像雲霧，忽遠忽近，捉摸不定。他想要忘記它，可是它卻在耳邊細語。

忽然唐發現自己的眼睛是閉著的。記憶雖然是混沌得如在灰霧裡，但身上卻沒有一點感覺。身體和思想好像脫了節湊不上一塊兒。他第一個念頭是想看看那些山究竟是誰？唐傾出全身之力，很久，很久，好不容易才睜開了眼睛，一個模糊影像映入他的眼睛，是一個白茫茫的影像。

「大夫，你醒過來了。」

藉著聲音的鼓勵，他的焦點也慢慢兒恢復了。他第一個看到的是一個年青女子的臉跟潔白的護士制服，是一位他從未見過的人。從未見過的人爲什麼會在這個太空船呢？而且另一個人也同樣穿著白衣。啊！是醫生！他發現除了自己以外竟然還有一個醫生！也是沒見過的人！

當唐抬頭看他倆完的時候，那位醫生便開口了：

「情形還不大好呢！不過已經沒有生命的危險了。你一定會恢復的，請放下心再睡吧！」

唐好像聽話的孩子，閉了眼睛又進入一場無夢的熟睡裡。

從睡眠中再度醒來時，唐已經恢復知覺了。不過身體仍像一塊破布般軟而無彈性。唯有思考力確實恢復了。現在那些陌生人也不在了，床邊換上一副熟面孔—拉瑪．庫森。他在床腳邊一來一往地踱步。當他看到唐醒過來，瞪大眼睛，興奮地高舉雙手嚷叫：

「主任，克利加主任，趕快來吧！醒過來囉！」

喀，喀，克利加邁著大聲的腳步出現了。他莞爾地說：

「船長，由於您的努力！我們終於成功了！」

千言萬語中，唐就是最期待這句話了，這句話給唐的感受，主任也是最了解的。是啊！終於成功了！難道還有比這個更興奮的事嗎？唐想急急開口，可是聲音卻沙啞且咳嗽起來。拉瑪急忙端來水，把吸管貼在唐的嘴邊。一股冷冰舒適的感覺隨水流到肚裡去，這一下咳嗽停止，聲音也不啞了。

「發生了什麼嗎？全講給我聽好不好？」

「眞是，危險得很，船長。就差那一刻，不然後果眞不堪設想了！」

拉瑪對於克利加主任的敍述，也認眞地一個個點頭示意。克利加繼續說：

「當你昏過去的時候，拉瑪馬上來叫我。我也剛好在病房。當時我身體也不舒服。那個時

候，太空船裡的人已都全生病了。我們把你安置在棚床上，然後拉瑪拿出你製造的第二溶液。我幫他一個個給病人注射，病患又死了一人，不過這是我記得的最後一個犧牲者了。他就是卓衣爾，所以將來裁判日來臨時，我們再看不到他跟將軍並坐在被告席上了。」

「那麼將軍呢？」

克利加冷冷地笑著：

「很好呀！他的身體好得足夠受裁判。現在這些都是無關緊要的事。我們日日夜夜一直在擔心的人就是你，所以當你的熱開始減退時……。」

拉瑪途中搶話說：

「等等，留點給我說吧。你第二次製造的溶液，真是一針見效。雖然不像仙藥馬上治癒，不過確實高熱減低了。染患該病的人，打了針後幾乎都能全部離床，我們完全封鎖了病的蔓延。船內的人員都打過針。第二天，當我們抵達火星軌道時，輪機室和控制室等各地方都已有人操縱。我們不用再靠火星中心的誘導，而是大約翰自己駕駛的。」

這時，又有另一個聲音說：

「不要使他太疲勞吧。兩位，你們該離開了。」

唐笑著對站在門口的醫生搖頭說：

「不，大夫，這個比吃藥還有效哩！」

「這我也很了解，不過現在時間已差不多了。好好地睡一覺後，大家還能來看你呀！」

等大家出去後，醫生從床邊小桌上拿起注射器。這時唐迴看了四周才發現，自己已經不睡在原先的棚床上。他現在睡在更大更舒服的平床上。病房也顯得很寬敞。以掛在牆壁的大約翰巨幅像及控制轉播裝置推測，這裡可能是船長室了。

「我臨睡前，請教你兩三個問題好嗎？」

唐問醫師，醫師點了頭。

「關於我的病人，他們的情形怎麼樣？」

「比你更有進步了。大家仍在這個太空船裡。雖然你的治療藥發揮了奇蹟般地的作用，但沒經過徹底檢查，認爲確實安全以前，本船仍要繼續被隔離。病人中算你是最嚴重了。因爲你服了太多的刺激劑，很多組織比較衰弱。老實說有一段時期，你是在生死邊緣徘徊的呢？」

「可是，我是不得不吃那些藥的，可不是嗎？」

醫生笑了笑說：

「是，我了解你的意思。我真高興你搭在這艘太空船。如果是我，我真懷疑能否勝任。好了，我們打針吧。」

「請稍等一下！那個所謂造反事件，政府打算如何處理呢？我希望政府能瞭解當時的情況，因爲那些人只是受別人唆使而已……。」

「政府也知道這一點了。所以我想布立古將軍以外的人是不會被判罪的。造反已經失敗，現在你仍然是太空船的士官。當時你在指揮全船。現在新指揮官尚未決定以前，你還是指揮官。所以我不知道究竟稱呼你大夫好呢？還是船長好？……話說回來，你的睡覺時間已經到了。」

唐這一下子放心多了，他臉上一笑便舒舒服服地進入夢鄉。

第二天早上，用過早餐之後，護士拿脫毛面霜給唐刮臉。另外拿一個枕頭墊高他的頭部。

「這是爲了什麼？」

「客人要來訪呀！我要你以最優美的姿勢迎接客人。」

「噢，客人？你不是謝絕訪客嗎？起碼你是這麼說的。其實我的病，從很早以前就覺得已經……。」

護士要個脾氣走了。這使被留下的唐覺得莫名其妙，只在那裏發癡發呆地目送著美人的背影了。

「報告！可以進去嗎？」

克利加主任下士官在入口處喊叫。唐如春夢初醒：

「噢，主任，是你？……當然請進啊！可是，你，爲什麼……。」

唐停住了嘴，他看到主任穿上一套筆挺的灰色太空飛行士正裝！他的勳功袖章繡有金色鑲邊，高高的筒領緊貼在脖子。記得當時，主任已經把衣服全部丟棄了，那麼這一套漂亮的制服可能是借來的吧。主任先以緊張的步伐走進來，其他的人也陸續地跟著走了進來。個個都穿上新的灰色制服，顯得整齊又美觀。他們依次是輪機助手兼醫生的拉瑪，庫森，事務長的勇凱，電腦技士彭德、司巴克斯、輪機士朱不佈斯基、空氣調節士范先，然而最後就是，同樣穿著制服，硬弸弸顯得不自在的宇加德博士了。

當全員站好了之後，一聲口令，宇加德便舉起手貼在胸前，其餘的人也同時向唐行舉手禮，敬禮完了，克利加便說：

「船長，抱歉，我們不能集全部船員來此慰問，可是我們仍然是代表全體的。尤其是宇

加德也已經正式成為本船船員來這裡了。」

「的確如此！」

回想航線修正、反革命等一連串事實以後，唐也更為肯定。

「我們完全同意。所以我，不，我們決定代表全體來慰問你時，博士也跟著我們來，船長。博士現在也是你的船員了。」

說到這裡，克利加才把硬弸弸的禮儀放鬆，他看看躺在床上的唐說：

「你看，我很會主持正式儀式對不對，就如書本上記載。當然這也不能說非正式，只是書本上沒提過這一項而已。本船的隔離狀態再過兩三天就會結束，然後就把你移到火星中心醫院。聽說杜布拉巴船長要駕駛大約翰回到地球去修理。可是我所要說的是杜布拉巴船長還沒有正式指揮本船以前，你仍然是本船的船長。」

克利加撥鳴指頭發出訊號，接著一個紙盒子便被端了進來。「誰也無法剝奪你的船長地位。我們對於太空船船長─真正的勇者，致上崇高的敬意。能被大家如此尊敬的人是少之又少了。而你却挑起了船長的重責，指揮著我們，終於把任務完成了。」

克利加說著，打開盒子，拿出一頂鑲有金色火箭徽章的帽子。

「這是一頂太空船船長的帽子。是我們向某位船長買下來準備贈送給你的。也是大家獻給你的禮物。船長，請你接受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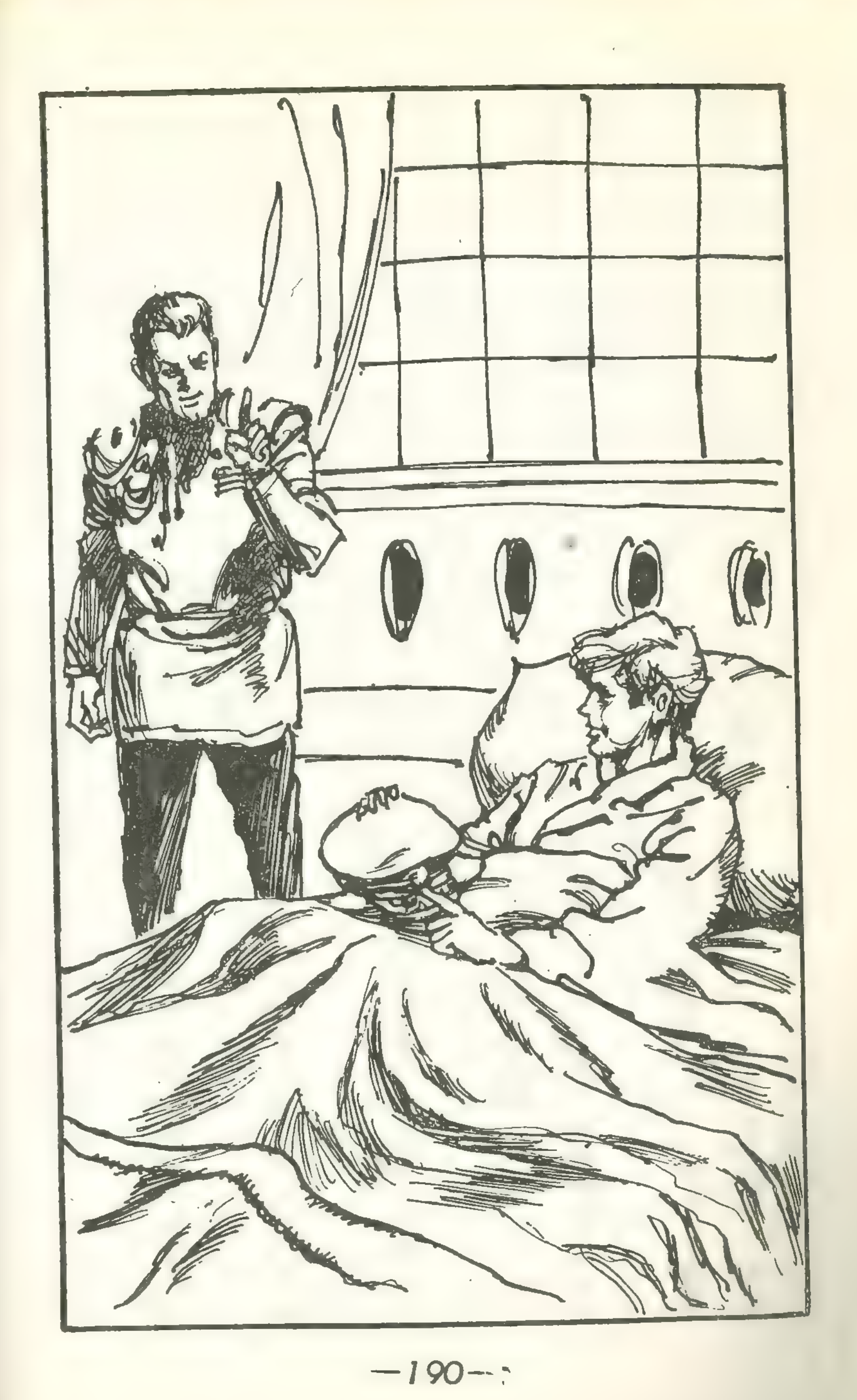
唐雙手捧過來，便默默地把它轉了一圈欣賞。這時大家又舉手齊向船長敬禮！唐忽然心底湧出一股強烈的感情，他一言不發地還了禮。

唐已經無法用語言表達自己的感受，而大家也從他的表情中清楚地看出來。就在這一瞬間，兩邊的心已經牢牢地連結住，分也分不開了。

在和平安祥的氣氛中，船員們一個接一個地離開了房間，最後便剩下了克利加主任。克利加走到門口猶豫了一下，然後終於打定了主意似地開口問：

「船長，能不能告訴我，你今後的計劃呢？就是說，你出院後如何打算？一般說，經過短暫的太空船實習後，極大多數的醫生都重回污染的大地去開業。他們總不喜歡繼續留在太空中服務。我們不曉得船長的計劃是如何？……換句話說……。」

老實說，唐很久以前就有計劃，希望能在別的行星上服務。他對於自己的計劃，一直沒有發生過什麼疑問。可是現在這一刻，他的計劃開始動搖了。尤其是「污染的大地」一句話。使他的計劃不能再實現了。離開了這一片清澈得一塵不染的太空，再回到蓋滿塵埃的行星



，究竟能獲得些什麼，相反的，「遠距離太空船」、「衛星調查站」等等……太空中可供工作的地方可多得很呢？

當他思考尚未穩定之前，一陣無形的衝動，忽然從他的嘴裡禁不住地衝出來。

「克利加主任，希望你不要相信我從前的無聊計劃吧。我現在對於污染的大地，絲毫留戀都沒有了！這個決心恐怕要比你的還強囉！」

「是，我也一直堅信，船長。你絕對會如此做的。」

主任大笑一聲，再輕輕行個禮後便走了出去。

門一關上，唐又變爲獨個兒了，他輕輕地撫摸著帽邊，指頭擦拭著閃亮的金帽徽，心中眞有說不出的感慨！太空旅行已經結束了，可是他反而覺得留戀不捨。回到醫生的工作，可能還需要一段時間呢！

他靜靜地告訴自己：

「我雖然歷盡滄桑，不過旅行已經結束了。很高興地終能安全抵達港口。現在，我的手裡有一頂帽子當紀念，我要隨時帶在身邊直到永遠、永遠。」

完

解說

行星間太空旅行

地球的伙伴

太陽的周圍共有大小九顆行星，它們各畫著近乎圓形的軌道，不停地繞轉。除此之外還有像神秘的掃帚星、彗星等也畫橢圓形繞行太陽。這些星球總括起來稱爲太陽系。相信各位都懂了這些常識吧。從靠近太陽那邊叫起，依次是：水星、金星、我們的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和冥王星。然而天王星以後的，是最近一七八一年後才被發現的行星。

一七七二年德國天文學家勃地發現這些行星和太陽之間有個簡單的法則。首先，請你在腦子裡準備如左邊以二倍順序逐步增加的一系列數目字：

0　3　6　12　24　48　96

再在每一個數字加上4，即得

4　7　10　16　28　52　100

現在，如果把地球和太陽間的距離定爲一個天文單位，那麼各行星與太陽間的距離，可用下列方法表示出來。

0.4	0.7	1.0	1.5	5.2	9.5
水星	金星	地球	火星	木星	土星

顯然火星和木星之間，缺少了一個數，而其餘的全部跟原先的數目除以十後所得的數值，巧妙地符合！也許我們還不能揭開天地創造的秘密。可是起碼我們知道這些星球之間一定有重要的關係。

如果土星的後面還有行星的話？根據法則來計算是：

$$\frac{96\times2+4}{10}=19.6$$

換句話說，新的行星是位在一九・六天文單位的地方了。後來果然在該處發現了天王星。

但是，天王星以後的海王星、冥王星並沒有依照勃地法則

。不僅如此，海王星更繞行在一個極為特殊的圓形軌道上，天文學家說：冥王星原是海王星的衛星。後來因為發生某種變故，才分離而繞行太陽。所以海王星和冥王星便不在法則上的位置了。

小行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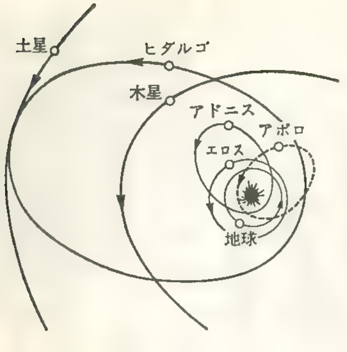
讓我們再回到數字上吧！火星和木星之間，即二八天文單位上，照道理應該有顆行星才對。天文學家依據這個疑問去探求，結果所發現出來的，便是本小說上也提過的小行星群了。

發現了小行星，知道它的軌道後，通常都給加附編號跟名字。目前的編號已經超過一六三〇。當然小行星的數目不止於這些。根據學者估計包括大小行星在內，其總數約三萬到五萬之間。

這些小行星群中百分之九九都夾在火星與木星之間。也有不少的行星繞行一種特殊的變異軌道。比方說，愛羅斯是繞著如圖（1）般的軌道。除此之外，阿波羅和阿多尼斯也很特殊。

所以，正如本小說描述，小行星會偶而離群跑到地球和火星間的軌道上，是不算什麼奇異現象了。

小行星中最大的叫凱羅斯，直徑有七八〇公里。可是最小的太微小了，微小得與其說星球不如說是一座岩石山。而且絕大多數均是這樣的岩石小行星了。根據本小說的描述，撞擊太空船大約翰的便是其中的一個小岩石了。唐這種推論是有根據的。可能凱羅斯也是一塊不怎麼圓的大岩塊吧。這些小行星恐怕都是一顆大行星—曾經位在火星與木星間——的殘體吧。它可能在超古代發生了變故——自己爆發或是跟別的星球相撞—後分解成破碎的小塊群。



到行星去

總而言之，太陽系裡的九顆行星是分佈在一個廣大無邊的宇宙空間。

位在最外圍的冥王星，距離太陽竟有五十九億公里之遠。這種距離，我們一下子是無法想像得到的。舉例說一秒鐘行三十萬公里的光，從太陽到冥王星也需費時五小時三十分

。太陽光到達地球是八分鐘。這樣推想也許能幫你了解太陽系的大小了吧。

阿波羅十一號已經在月球上留下史上第一次人類的脚印。因此我們很自然的想到下一步便是人類的行星間旅行了。的確，美國和蘇俄均開始向金星和火星發射無人太空船。將來，除非有重大的變故，不然人類要像本小說般做火星旅行，是不會有什麼困難了。也許當各位讀者你們長大的時候，這個理想便會實現。英國著名的SF作家A・C克拉克甚至於預言人類在西元二千年便會開始向行星移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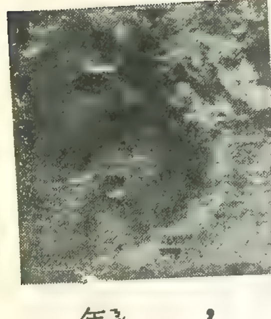
不過，這可能只限於火星和金星了。雖說是行星間旅行，像天王星、冥王星等遠處星球，目前恐怕尚無法到達。甚至於連木星、土星等位在中距離的行星旅行。也不會在本世紀內實現的。

再說我們對於火星從很久以前便抱著各種幻想。在HG威爾斯描述小說中的火星人以前，我們就議論火星上是否有生物。現在雖然證實沒有像人類那樣的生物。可是却仍不能放棄人類對該星球所寄托的夢。火星到底還是一顆與地球相似的星球。因此每當談起行星間太空旅行，人類的目標還是離不開火星的。

如何去火星？

那麼，我們究竟如何才能到火星呢？用H・G・威爾斯在書裡寫「當地球和火星最接近的時候，火星人便是從火星對準地球發射了太空火箭。但是我們說這是不可能的事了。因爲兩個星球都不停地運行移動呢，我們還是要考慮到星球的運行和火箭的速度才行。換句話說要計算有脫離星球引力速度的火箭，預測在幾個月後，火星和地球能走到最近而最恰當的位置時，才把火箭發射升空，使它劃著一個長圓形軌道來追逐火星才可以。

發現這個理論的是德國的華德・霍夫曼。他曾經在一九二五年寫了名叫『到達天體的可能性』一本書。（請看第199頁的圖2）



依照霍夫曼的計算，到達火星以後能再獲得回程最恰當的位置，必需要在火星上停留四五五日。所以，

258日＋455日＋258日＝971日

就是說，來回火星一趟就要費二年七個月以上的時間了。

當然這些都是五十年前火箭尚未發達時所推算出來的數字。不

過大家要記住，這些數字仍舊可以做爲行星間旅行的一個基準。

事實上一九六五年初次飛近火星的瑪麗納四號也依照這條軌道，費了二二八天的時間飛到火星的。這些數目上的差距可能是歸於瑪麗納四號良好的發射系統、加速度、以及途中可以修正軌道等原因所導致。

最近又有人說，如果在火星和地球能更爲接近的年來發射火箭的話，去一五〇天，停留火星一〇天，回來二七〇天，共計四三〇日就能來回火星。儘管不走直線而沿霍夫曼的長圓形軌道運行，只要火箭速度跟修正軌道兩技術繼續進步，來回的日數就能再減少了。

白朗的計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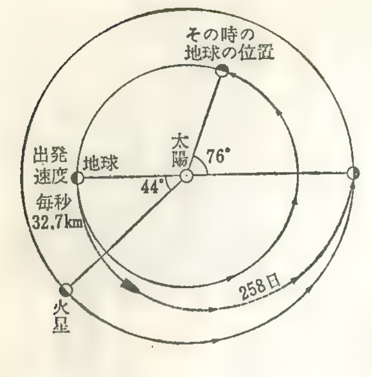
美國火箭之父馮・白朗在一九五三年訂定了如下的火星旅行計劃：

根據他的理論，探險隊員要十二人，用這些人和一艘載有登陸艇的客船以及兩艘專載燃料、各種物質的貨船，就可以探險火星了。因爲仍然採用霍夫曼路線，所以白朗便計算出二年又二三九天的日程。

又因爲他們要在火星上停留四〇〇天，因此所攜帶的必需品非常龐大。他們不得不多帶

一整條船也是這個道理的。首先我們要在地球上空一七〇〇公里處組合太空船。像本小說裡的「大約翰」也是用這種方法組合的。白朗計劃中的太空船全重（包括載重量）竟有一八七〇〇公噸！

雖然那麼重，但因爲本身就是地球的人造衛星，而且擁有秒速七・九公里的速度，所以想要達到「脫離速度」並不怎麼困難。它可以使用全船七三%的燃料，然後把引擎分離掉，以剩下五〇〇公噸的輕裝可奔向火星。



根據計劃，出發地球後二六〇天便能到達火星上空。在那裡，要先把客船和貨船連結起來，把貨船裡的貨物移運到客船去。然後再把貨船分離掉。

最後便是登陸火星的作業了。白朗的登陸艇是滑翔式火箭，重有一七七噸。它是依據火星上的大氣（地球的十分之一到十二分之一的假設）而製造的，後來瑪麗納的最新報告證實火星大氣爲地球的百分之一。所以登陸艇必須採用阿波羅式的逆向噴射裝置，或者在着陸前利用氫氣球

做緩慢着陸才行。

十二人中，九人搭乘登陸艇，另外三人便留在母船繼續環繞火星。總之探險隊員登陸後還要在火星上停留四〇〇天，在這一段漫長的時間裡，相信他們能揭開火星的全部秘密了。

然而四〇〇天過後，他們便開始準備回程。首先要把滑翔部份拆除掉，再把火箭直立起來。以後的程序就跟阿波羅太空船相同了。火箭再跟母船會合連結後，探險隊員和採集物質都移進母船裡。

最後他們便以二七三·二噸的重量搭上回程的霍夫曼軌道。途中他們繼續拋棄各種無用的物品，同時燃料也逐漸消耗。所以等回到地球時，原來一八七〇噸的大胖子，已經減肥到只剩三八·四噸的瘦皮猴了！

未來的太空旅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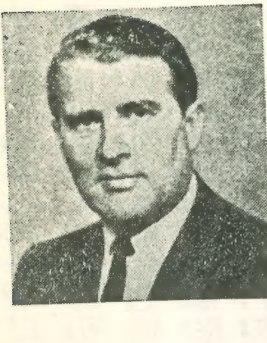
這個白朗計劃，也許會隨著今後無人船的繼續探測多少會被修正。不過大體來說，火星的探險可能會依照他的計劃進行的。而且據說探險的實現性，可能近在一九八〇年代就會露出曙光了。

不過這種太空旅行，還不能像小說敘述般載運普通乘客。那麼理想的旅行，要如何才能實現呢？

首先，太空船本身必需靠核子能或像電極火箭的電動力來推動才行。將來推動力經過改良而加大後，我們就不必再沿用霍夫曼軌道。我們可以逐漸改用半圓軌道、長圓軌道、拋物線軌道，甚至可用雙曲線軌道（距離較短）。因此飛行所需時間也愈能縮短。

如果採用拋物線軌道來航行，去火星是二、三個月，木星是一年一個月（如果用霍夫曼軌道就要二年九個月），到土星的話，只要二年半（用霍夫曼線即六年）就可以了。而且如果使用電極火箭來推動，時間便更能減少。

再說，用核能或電極火箭時，可以使太空船大型化。在長期旅程中，提供旅客更寬敞舒適的娛樂設備。這些太空船正如本小說描述般，一開始就在空中，即地球的衛星軌道上組合，引擎部分改用固定式而不像舊式的在飛行中被分離丟棄。因此它很可能不直接着陸地球或其他目的地的星球。旅客上下船，可另用普通化學火箭給予做渡船式的接送。如果要着陸地上空有空氣的話，也可以用滑翔式



火箭接送船，這樣上下船的工作就更容易了。

關於乘船問題，將來也可以僅用二G或三G的加速度來處理就夠了。因此相信將來差不多每一個人都可以去做太空旅行了。話雖這麼說，不過有少數人，如心臟、消化器有毛病的人以及懼高症、狹窄處恐懼症者等，可能不會被允許參加的，也有人說，五名中差不多有兩名會從適應測驗中被淘汰下來。

爲了免被淘汰，爲了免一輩子被束縛在地球上，希望各位趁早好好鍛鍊你的身體吧。

以兒童文學觀點而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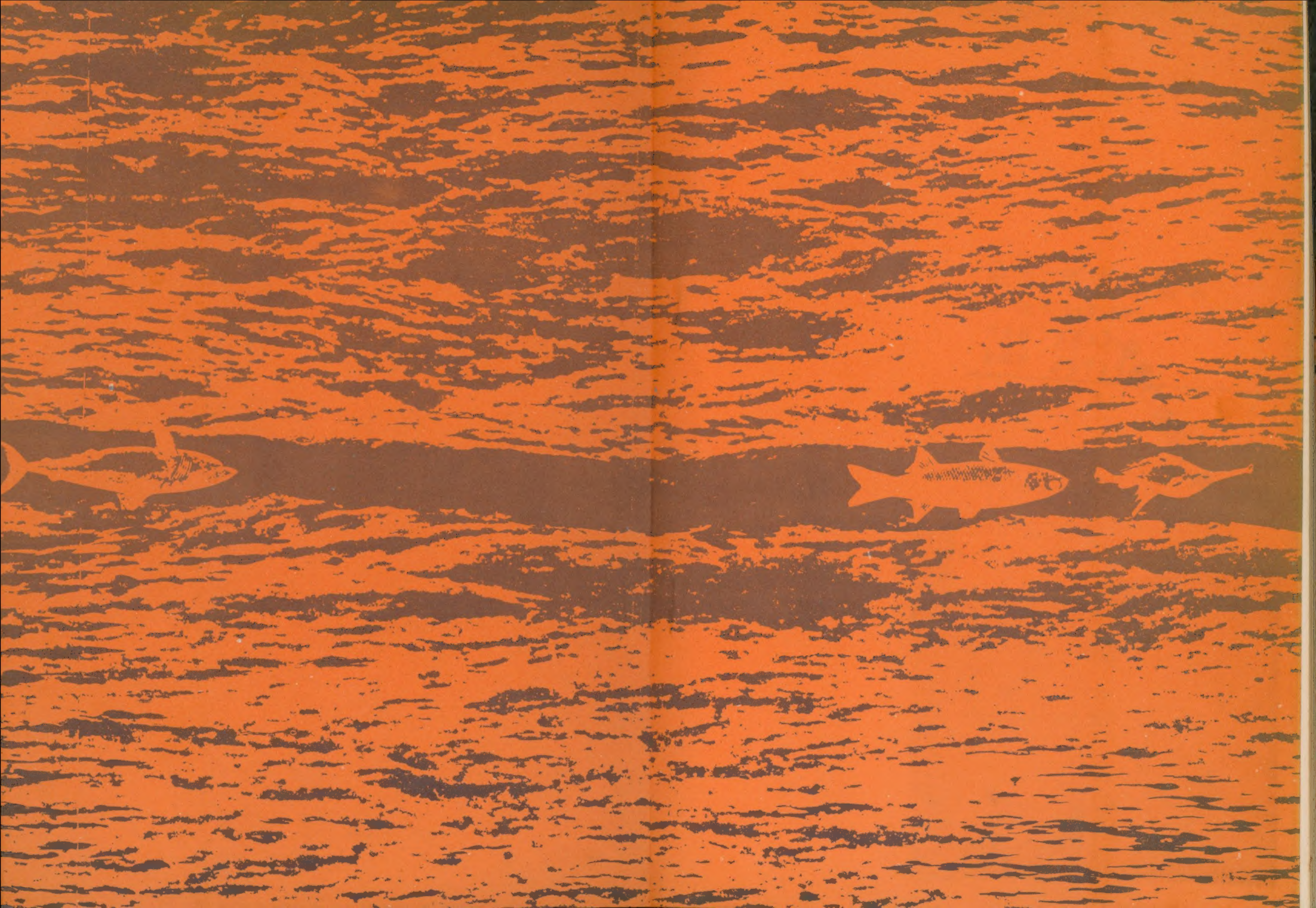
本書作者赫里‧哈利遜一九二五年出生於美國康涅其卡德州。他素以SF作家而出名。不過在編輯和詩歌方面也非常有名。他不但編輯青少年方面的SF詩歌，甚至在大學、高中也執教了SF文學，由此可見，他不僅把SF只限於SF領域內，而更進一步地提高它的密度，使它成爲一個相當水準的青少年文學。

作者很成功地應用太空船裡的對話，來當作劇情的發展。這全靠他那高度的發揮能力。偶發事件雖然接踵而來，不過它也並不是像一般波瀾萬丈型的武俠鬥劇，而大部分是當事件

發生時，其發展和收場都是讓人想像得到的。

儘管他都是描述未來的幻想以及太空科學時代的種種假設，卻能給人一種眞實感。那種平淡而自然的結局場面，使讀者無限的感動。相信各位讀完本書後，對於正確的人生觀，一定有自己獨特的心得了！

全書完



小朋友
百科全書

家長難以解答的問題
本書都有詳細的說明
爲優良兒童必備讀物
滿足富有求智慾良書

科學圖書館

1 動物篇
2 植物篇
3 昆蟲篇
4 交通篇
5 恐龍篇
6 公害篇
7 食物篇
8 能源篇
9 宇宙篇
10 聲光篇

自然圖書館

1 身體的秘密
2 自然的秘密
3 天氣的秘密
4 鳥的秘密
5 植物的秘密
6 地球的秘密
7 海的秘密
8 動物的秘密
9 化石的秘密
10 宇宙的秘密

二十五開本
重磅道林紙
七彩精美插圖
大衆書局印行

